

名劇 | 德國

強盜

北新書局

192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566B

F. Schiller,  
Die Rauber,

Zum ersten Mal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v o n

Prof. D. W. Yang.

1 9 2 6

藥不治者，鐵治之；  
鐵不治者，火治之。

錄希波克拉特斯(Hippokrates)語。



~~1609219~~

上海圖書館藏書

討暴虐者！

## 譯者自序

德國千餘年來的文學史裏僅有兩個最優秀卓絕，百世千世不朽的偉大詩人，就是葛德 (Y. w. v. Goethe) 和釋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他們二人所生的時代相同，文學地位相同，在一切文學種類上的充分的空前絕後的供獻又相同，但是他們的性情才思却適相背馳，而不能相同。葛德的才思是客觀的，寫實的，趨外的 (Objektiv und realistisch)，八方面的伴奐全備的，釋勒的才思是主觀的，趨心的，趨內的 (Subjektiv und idealistisch)，深不可識，高不可攀的，葛德是富有淵若大海，一望無際的情感 (Gemüth) 的，釋勒是富有燦若日月的哲識理想 (Idee) 和奮鬥向上的精神的。因此葛德就是一個天生的抒情詩人 (Lyriker)，釋勒就是一個天生的戲劇家 (Dramatiker)，而葛德一生最精純最出色的作品，就是他的抒情詩，釋勒一生的最出色傑作却是他的戲劇。

釋勒一生所著的偉大戲劇僅有十數部。這十數部戲劇之中有一半是他在幼年的時代作的，有一半是他在晚年的時代作的。他這十數部戲劇之中所透露他對於戲劇上的見解的發展系統，亦是隨着他幼年和晚年兩個大時期的順序顯然都各含有一種不同的共通趨向可供追尋的。他幼年所著的戲劇的共通趨向在感覺的熱烈和思想的洶涌。他晚年所著的戲劇的共通趨向在形式和內容的和諧。因此他幼年的幾部戲劇都是激昂慷慨，深帶革命的精神的，而他晚年的幾部戲劇却都一反這宗情形，而為冷靜的，優美的，和成熟的；前者是他受了專重感覺而不重形式的「暴風和切迫 (Sturm und Drang)」潮的流影響之所致，後者是他受了希拉和羅瑪文學的影響之所致。

我翻譯的這部「強盜 (Die Räuber)」，是釋勒在幼年的時代最初所著的一部最偉大的悲劇。他著這部戲劇時正是他血氣最蓬勃，並且受「暴風和切迫」潮流的影響最濃厚的時期，所以他這一部戲劇裏所表現的思想和感覺也是最沸騰和最火烈

的。關於這一點，不僅是他的後此的一切作品所敵不上，就是當時的一切著作，連葛德的兩種有同一趨向的大名著「歌德封柏理與根 (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少年維爾德的苦痛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郭沫若譯作：少年維德之煩惱。)也是敵不上的。因此後來的文學批評家都稱這一部戲劇為「德國最革命的戲劇 (Das revolutionärste Drama der deutschen Literatur)」，為集「暴風和切迫」潮流的大成的著作。然而正因為他這一部戲劇裏處處都是這樣的如同火山一般爆發的，趨極端的，所以竟有一少部分的文學批評家深致不滿，以謂寫得太的深刻過火，心理上不忠實 (Psychologisch unrwahr)。但是就在這一部分的文學批評家，也都是<sup>一方面</sup>為這部戲劇宗旨的高尚，筆力的雄厚，劇情的豪放沈痛，劇語的淋漓痛快，以及<sup>釋勤</sup>對於歷代所積累的一切傳統，和對於社會上的一切惡劣現象所起的胆大的反抗，種種精彩所震懾，而不能不承認這部戲劇的確不是死板板的紙上戲劇，乃是活潑的生動於我們的眼前，燃燒劫奪我們的性靈的一部異軍突起，獨樹

一奇特新穎旗幟的真正偉大作品。爲這個緣故英國的大詩人查禮賴 (Carlyle) 在他所著的釋勒傳中曾說：「強盜」的發表不僅是釋勒歷史中的一章一段，亦且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個段落的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r „Räuber“ bedeutet einen Abschnitt nicht nur in der Geschichte Schillers, sondern in der Literatur-der Welt.)。除了這種文藝方面的價值之外，釋勒這部戲劇在歐洲的文化史 (kulturliterarisch) 上還占有重大的價值，因爲他這一部戲劇是以描寫「唯物主義 (Materialismus) 與「惟心主義 (Idealismus)」的衝突爲目的的，所以對於歐洲十八世紀末葉受有唯物主義的影響深的文化狀況，并當時一般人的「唯物心理」就寫得比當時一切的著作都特別的詳盡深刻了。

我翻譯這部戲劇開始着筆的時候，係在兩年前我把「費德利克小姐」一劇譯完之後。那時我已經把這一部戲劇的第一齣完全譯出，但是後來我受了胡適之先生的德適，就把這一部戲劇擱置了起來，接連着翻譯了格爾哈德豪布陀曼 (Gerhart



Hauptmann)的「獼皮(Der Biberpelz)」和「火焰(Der rote Hahn)」兩部趣劇。一直到去年暑假，我把這兩部戲劇譯完之後，纔又繼續着翻譯釋勒的這部「強盜」。不過我因爲工課過忙，時譯時輟，所以陸陸續續竟延至今年一月十八日方得全稿告竣。此後修改膽抄等等事情又陸陸續續的費了半年的工夫，所以竟延遲到現在，方到出版成熟的時期。

我翻譯這部戲劇的方法，仍是同我翻譯「獼皮」和「火焰」時一樣的採取直譯的方法，把原文一字一句的直接譯了出來，并不妄行加減原文裏的意思。我這次仍是同前次一樣更進了一步，把原文裏的格言成語(Sprichwörter und Redensarten)，等等句子，都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譯成了漢文。我很知道，這樣的句子這樣翻譯，必定有許多，是使讀者難以了然的，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翻譯是能保存原句裏所表現的民族心理和人情風俗等方面的情形的，因此我打算着仍照前次的方法於這部譯文出版後，另作一篇註釋，把難解的地方詳細加以說明。此外我自己還想作幾篇長

文詳細發揮這部戲劇在文藝方面的長處，並且還想把釋勒對於這部戲劇作的批評和序文都譯了出來，以便作爲研究這部戲劇者的參考。這部戲劇是曾經譯爲英法各國文字的，所以除了通德文的讀者之外，我深願通英法文的讀者和英法文的譯本參照一參照，遇有不妥當的地方，切實加以指正，俾可成爲一種最完善的譯本。這樣我很希望這部偉大的戲劇可以在我們這缺乏真正戲劇的中國裏發生一點良好的影響和效果！

民國十四年八月八日於北京

楊丙辰

劇中人物：

伯爵馬克西彌良封穆爾 伯爵國之執政元首

嘉爾 伯爵之長子

弗郎刺 伯爵之次子

姆瑪麗雅封愛德勒 伯爵之姪女

斯痞概備 流氓後爲強盜

稅彩兒 全

格利木 全

拉刺曼 全

叔夫得勒 全

羅萊 全

柯沁斯奇 全

稅奇 全

海爾曼 一貴族之私生子

達尼謫爾 伯爵邸中之老僕

莫賽爾 宣教士

又宣教士 一人

盜羣

雜角

地點： 德國

時代： 十八世紀之中葉

劇中所演之事實約占兩年之時間

# 第一齣

## 第一幕

弗郎克邦。

穆爾伯爵邸內之大廳。

出場人物……弗郎刺。老伯爵穆爾。

弗郎刺 你到底也覺得身上好麼，父親！你的臉上這麼蒼白。

穆爾伯爵 很好，我兒——你有甚麼話要向我說呢？

弗郎刺 郵差來了——我們駐來布其的通信員有一封信來——

穆爾伯爵（作急切狀）是關於我兒嘉爾的報告麼？

弗郎刺 嚶！嚶！——正是的。但是我怕——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與你的

康健有——？——你果然覺得身上完全的好麼？

穆爾伯爵 如同魚在水裏一般！他寫的是我兒的事情麼？——你怎麼這樣的操起心

來了呢？你已經問了我兩次啦。

弗郎刺 如果你的身體不爽快——或只有一點覺得要不爽快的意思，——那麼就容易的人聽得的。

穆爾伯爵 上帝！上帝！這可叫我聽點甚麼消息哩？

弗郎刺 讓我先到一邊去，爲我那位墮落的哥哥滴一滴悲憫的眼淚吧——我本應閉口，永遠不言——因爲他是你的兒子；我本應隱埋他的耻辱，永不吐露——因爲他是我的哥哥。——但是遵你的命，是我爲兒子的當先的，憂悲的義務——

因此請你寬恕我。

穆爾伯爵 哎，嘉爾！嘉爾！巴不得你知道，你的行爲使你老父的心內怎樣的難受啊！只要有一個關於你可喜的消息，就能增加我十年的壽命——就能使我反老爲少——因爲無論那一次的，唉！——都是使我向墳墓更近一步的！

弗郎刺 既是這樣，老人家，我可要告辭了——你老人家一有個好歹，我們就在今天也都要個個扶在你的棺材上擢髮號痛。

穆爾伯爵 不要走開！——只還有最短小的一步了——讓他由着他的意思去吧！  
(言時向廳內一椅上坐下。)[若祖若父之罪惡，禍及三世四世之子孫。]——讓他去完成這個果報去罷。

弗郎刺 (由衣袋內將信取出)。我們的通信員你是認識的！你瞧！我右手的指頭我情願犧牲了，若是我可以說：他是個扯謊的人，是個黑心的，短壽的扯謊的人——父親快鎮定鎮定，不要難受！你寬恕我，若是我令你親自讀這封信——還不可叫你把全盤的事情都聽到耳內。

穆爾伯爵 全盤的，全盤的——我兒，你給我省了拐杖吧。

弗郎刺 (讀信) 「來布其，五月一日。——若不是我前者會允許你，把我對於你哥哥的種種行爲，凡我所能知道的，一概向你報告，絲毫不許隱瞞，不許爽約，

那麼至愛的朋友，我這管潔白無辜的筆就絕不能寫這封信來，使你難受了。我由你給我寫來那成百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像我這次一類的報告要怎樣同刀子一般洞穿你爲弟弟的心哩；我覺得，我髮髻已經看見你爲你這位兇暴淫惡，人天共棄的哥哥——（伯爵以手掩面。）你瞧，父親！我只給你念這信中說得最輕的地方哩——「爲你這位兇暴淫惡，人天共棄的哥哥滿面流淚，大哭特哭起來了；」——唉，我的眼淚實在流了不知多少了——簡直的同江水一般由我這悲憫的面孔上湧了下來——「我覺得，我好似已經看見你的良善的老父面色死屍一般的蒼白」——耶蘇瑪麗亞！你連一點還未聽到耳內，可就支撐不住了麼？

穆爾伯爵 向下念！向下念！

弗郎刺 ——「面色死屍一般的蒼白倒入椅中，很很的去咒罵他第一次被呼爲「父親」的那一天哩。人家都不忍把你哥哥的不法行爲，全行向我揭破，而現在我



所報告於你的，也還是所知道的一小部份。你的哥哥似乎已經把他的耻辱作到了最高的程度；因為至少從我一方面說，也未曾見過他所達到的這種作惡的程度更高的了，若不是他的天才在這樣的事情之中超過了我的。昨天正半夜裏他可下了個大決心，撇下四萬喚咖的債務——不小的一筆零錢，父親——他又先污辱了此地某富銀行家的女兒，並且還把他的情人，一個上流社會的忠厚青年，在決鬪時重傷致死，這纔同着七個其他素來爲他所誘惑的人們暗自逃脫了法律的鐵腕。」——父親！天哪，父親！你覺得怎樣了？

穆爾伯爵 噫了！噫了！不要再念了，我兒！

弗郎刺 我體恤你老人家——「此地法庭已向他下了逮捕狀，被污辱的方面一個勁的大聲喧嚷着要求痛痛的懲辦，並且還出了捉拿他的賞格——穆爾之族姓」——不！我這兩片可憐的嘴唇永不念這句語出來殺了父親！（將信扯碎。）這信內的話你不要相信，父親！連一個字你也別信他的！

穆爾伯爵（作極悲切之慟哭狀。）我的姓名！我的正直潔白的姓名！

弗郎刺（伸臂抱其父之頸項。）無耻的，加三倍無耻的嘉爾！這不是我早就覺了出來的麼，因為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代，就好尾隨女郎們，就好同那些街市上的頑童和那些無業的匪徒們滿山遍野的胡亂遨遊，一看見教堂，就同罪犯看見牢獄一樣，老遠的就躲開了，並且他死皮賴臉向父親要了去的零錢，一出門順手就扔給街上的乞丐，但是我們在家中的一切人們，那一個不是朝夕虔誠禱告，誦聖經，修心性啊？——我不是早就覺出來了麼，因為他更好讀那些尤流采撒或亞力山大大帝及其他黑暗外教人物的野史小說比那懺悔的多比亞的聖史？——成百的次數我曾向你預言（因為我對於他的愛總是常常不能超過孝親的範圍的）：這個孩子將來必是要使我們家破名裂的！——哎，恨不得他不是頂戴穆爾的族姓的！恨不得我的心不是這麼熱烈的向着他的！我這份罪過的情義，我拔除不了牠，將來總不免要控訴我到上帝的裁判座前哩。

穆爾伯爵 哎——我的希望！我的黃金夢想！

弗郎刺 這可是我所熟知的。這正是我方纔所說的呀。父親不是常說：像這個孩子這份火烈的性質，使他這麼容易感受偉大優美的激刺，——像他這份的直率誠懇，滿盤的都把他的心性反映在他的眼波裏，——像他這份性情的柔和，使他看見一點的苦痛，就要落淚，深感同情，——像他這份果敢的膽識，使他爬到百年橡樹的絕頂，使他竄溝，使他跳柵欄，使他赴急流，絲毫不畏怯，——像他這份小孩子式的好勝心，這份百折不屈的剛強心，種種美德俱在父親的愛子的心中已經伏根，將來必要使他為義友，為優秀的國民，為英雄，為「偉大，偉大的」人物哩——現在你可看哪，父親！——他那份火烈的性質，不錯，已經發展了，擴充了，可收了美滿的效果了。你看他那份的直率誠懇，是怎樣的轉成兇橫無耻了啊！你看他那份的性情柔和，是怎樣的去溫存體貼那些蕩婦，是怎樣的去向那些淫娃身上用情啊！你看他那份飛揚騰達的天才，是怎樣

的僅只小小六年的工夫，已經把他那生命的油熬得這樣淨乾，竟致成了個皮骨僅存的走尸，讓那些不要臉的人們瞧見，還要說上句甚麼：這是貪歡過甚的報應！的話啊！啊！你可瞧他這份果敢有膽識的頭腦罷，是怎樣的會出主意，是怎樣的會去實施，就是讓那兩位最著名的加圖色及何維得見了也要自愧弗如，退避三舍了！——並且如果這種種美德的根芽要再發展到了十足成熟的地步——

——那麼對於一個這樣小小年紀的人還更有甚麼美滿的德行可以再令人期望呢？——或者父親你還要領略領略目睹他身先士卒的快樂哩，但是他的軍隊可不是那光天化日之下的軍隊，是那藏在森林中最幽邃的地方的軍隊，是那遇見了疲憊的行人，就要把他們的行囊減輕一半的軍隊——或者你還能在生前去瞻仰瞻仰他與他自己所樹立於天地之間的那座光彩的紀念碑哩——或者嗷父親，父親，父親——你趕快設法更換更換你的名姓吧，要不然，那些作買賣的，並那些街上的頑童們都要拿手指頭指着你，說是在來布其的街市上看見了你那位

令郎寶貝懸掛着的像片哩。

穆爾伯爵 那麼連你，我的弗郎刺，連你也這麼？——咳，我的些孩子們！他們個

個都怎樣向我的心裏集矢啊！

弗郎刺 你瞧，我也是會說趣話的，但是我的趣話却是蠍子的毒刺。——我是個無趣的俗物，我是涼血的拙劣的弗郎刺，我是，誰知道，我還是些甚麼東西，都是你老人家拿着我同他對比起來，賞賜我的些美號，當在他坐在你的懷中，或擰着你的臉，與你開心時，說了出來的——我是不會發藉，要死在我的界石之間，死了，爛了，被人家忘了的，他是個萬能的天才，聲望要轟轟烈烈的自北極飛到南極的——哈！你合着手兒感謝上天罷！這個涼血的，無趣的，拙劣的弗郎刺——可不是你這位不爭氣的嘉爾！

穆爾伯爵 你怨我無識，分不出好歹來，我兒；你不要生你在他的希望中傷了心的父親的氣吧。使嘉爾送給我眼淚的上帝要使你，我的弗郎刺，再把這些眼淚自

我的眼中收了去的。

弗郎刺 是的，父親，由你的眼中他要把這些眼淚給你再收了去。你的弗郎刺要犧牲他的生命來延長你的壽命。你的生命是位預言的神，我無論作甚麼事情都要來諮訊的；是一面鏡子，我無論甚麼事情都要拿他來觀察的——無論甚麼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如果與你老人家的珍貴生命有碍，我馬上就要把他推翻的。

——你相信我這話麼？

穆爾伯爵 你還負有種種重大的責任哩，我兒——上帝降福和報答你爲你對於你的老父從前的並將來的孝順！

弗郎刺 那麼請父親告訴我——如果你老人家不得不說：他不是你的兒子時，那麼你還覺得你是個有幸福的人麼？

穆爾伯爵 別作聲！噉別作聲了！（作回憶狀。）產婆那時把他給我抱了過來，我將他朝天舉起歡呼：我不是個有幸福的人麼？

弗郎刺 這是你說了的。但是這話應驗了沒有啊？你羨慕你農夫的隊中最惡劣的，因為他不是這個兒子的父親——你有這個兒子，你就有苦惱。這個苦惱是與嘉爾相始終的。這個苦惱是要斷送你的老命的。

穆爾伯爵 哎！他已經把我弄成八十歲的老人了。

弗郎刺 所以是啊——若是你肯把這個兒子來擺脫了，簡直的不要他？

穆爾伯爵（作激怒狀）弗郎刺！弗郎刺！你說的甚麼話？

弗郎刺 哪，不是你這份愛他的心，纔使你受這大的苦惱麼？你若無這份慈愛，他便於你無關。你若無這份罪過的，該下地獄的慈愛，他就算是死了——你就算是不會生過這麼一個兒子。不是骨肉，不是精血，是我們的心，纔是使我們爲父，爲子的事物哩。你要是不愛他了，即便他是拿你身上的肉彫刻成的，那這個壞種也不能是你的兒子了。直到如今他還是你的個活寶貝，你的眼中的珠子；聖經上到是說得好：若是你的眼睛惹你煩腦，你就可以把牠搽了去。有一

支眼睛能上天堂，總比有兩支眼睛下地獄好。不要兒子能上天堂，總比父子倆個一齊下地獄好。這是上帝的訓言哪，父親！

穆爾伯爵 那麼你的意思是要我詛咒我的兒子麼？

弗郎刺 不是！不是！——你的兒子你可不當詛咒。你叫的甚麼你的兒子呀？——你給了他的性命，他却來使盡了方法，促你的壽命，這能是你的兒子麼？

穆爾伯爵 哎，這話可是過於的實在了！這是我的審判。是上帝要他來審判我的。

弗郎刺 你可瞧瞧吧，你的嬌兒是怎樣的孝順你。拿你爲父的關切來掐死你，拿你爲父的慈愛來殺害你，他厚賂你爲父的心腸，以便結果了你的老命。你一世，他就是你的遺產的主人，他的情慾的王子。河堤決了，他的情慾的怒潮，這可要無拘無束的大瀉特瀉起來了。你只用代他設身處地的一想！似他這等的個兒子一定要多少次數的詛咒他的父親早死——詛咒他的兄弟早死哩——因爲只有他們兩個碍他的眼，橫來干涉他的轍外行動。這難道說也是以愛還愛麼？



這難道說也是兒子對於父親的慈愛的感恩心麼，若是他爲貪轉瞬之間的愉快，犧牲你老人家十年的壽命？若是他爲貪「一分鐘的」淫樂，就要把我們七百年來的清白家風破上不要？這你說是你的兒子麼？你答覆我！這你能說是一個兒子麼？

穆爾伯爵 一個蠻橫不肖的兒子！哎！但是仍是我的兒子呀！總不能說不是我的兒子吧！

弗郎刺 可是個極可愛，極有趣的兒子哩，他生生世世的研究，都是怎樣可以不要父親——哎，巴不得你快明白過來了！巴不得你眼中的雲翳快吊下來了！你要知道，你的寬恕，必要更鞏固他的淫蕩心理，你的縱容，必要使他反道更覺得有了理由哩。你自然是將要搬開了他頭上的天殃；但是可要搬到你自己的頭上來了，他頭上永劫的天殃可要向你的頭上落下了，父親。

穆爾伯爵 這是我分所應得的！很是我分所應得的！——一切的罪過都是我的，都

是我的！

弗郎刺 多少上千上萬飽饜肉慾的人物們都因吃了苦子，纔肯回頭。況且伴隨一切過度事情的肉體苦痛，不是上帝罰惡的顯示麼？難道必得用我們慘酷的柔情去把他感化過來不成麼？難道作父親的必得縱容上天所付託於他的押品的墮落，永不去用點辣手段制止麼？——你仔細想一想，父親，若是你暫且屏絕了他，無論如何不去理他，令他痛痛的吃一番苦，那他還能不悔過學好麼？或者他雖經苦痛的大教訓，仍甘自居下流，不肯回頭，那麼這是個不可救藥的人了，吃苦就是他分所應得的，那時作父親的再去柔心柔腸的破壞上天的處置，可要——該死的了！那麼，父親？

穆爾伯爵 我要寫信告訴他說：我不管他了。

弗郎刺 能這樣，纔是個正當的，聰明的辦法哩。

穆爾伯爵 永遠不許他到我的眼前來。

弗郎刺 這麼一來，可要發生點良好的效果哩。

穆爾伯爵（作心軟狀）。等到他回頭的日子爲止！

弗郎刺 也好，也好——但是如果他戴起假好人的鬼臉來，哀懇你的悲憫，媚求你的寬恕，到了明天他又去躺在他那娼妓的膀臂中，嘲笑你的愚痴呢？——不行，父親！他一定情願回來的，若是到了他的良心恕他無罪時。

穆爾伯爵 那麼我這就給他寫這封信吧。

弗郎刺 且等等！還有一句話哩，父親！我怕你的義忿要使過激的言語流露你的筆端，傷他的心——並且那麼——你不相信麼，他一定要視之爲你的寬恕的，若是你還覺得，他有你親筆給他寫信的價值？因此最好是你讓我來寫這封信罷。

穆爾伯爵 你去寫去罷，我兒！哦！我若寫這封信，我的心要碎了！你向他寫——

弗郎刺（急插言）那麼就是這樣的辦了？

穆爾伯爵 你向他寫，我上千的血淚，上千合不着眼的長夜——你千萬不要使我的

兒子失望。

弗郎刺 你不要到床舖上躺着去麼，父親？這太戟刺你的神經了。

穆爾伯爵 你向他寫，作父親的胸懷——我囑咐你，千萬不要使我的兒子失望。

（作悲痛狀下）

弗郎刺（作醜笑狀目送其父獨白）你放心罷，老頭子，永不能教你再把他按到你這胸脯上頭來了；這條路給他截斷了，如同天堂和地獄的截斷——自你的胸懷中他被扯走了，還未等到你知道，是否能同意之前——那我可是個拙劣得可憐的人哩，若是我辦不到這一步：活活的把個愛子自慈父的心窩裏給離間了，即使他是用鐵鏈子在這個心頭上拴着的——我在你的周圍畫下了一個具有魔力的圈子，不讓他跳進來——那麼乘幸急進罷，弗郎刺！愛子已除——林中更亮了。我得把這些紙片盡行拾起，多容易令人家認出我的筆跡來呀？（將地上扯碎之紙片逐塊拾起。）這一場的悲傷眼看把這個老頭子也要除掉了——並且自

那個美人的心中我再把這個嘉爾來扯開，即使她一半的生命是在這個嘉爾的身上連繫着的。

我是有怨恨「自然」的大理由的，當着我的榮譽的！我可要一伸展我這些理由了。——爲甚麼我不是第一個自母腹中爬了出來的呢？爲甚麼父母不獨生我一人呢？爲甚麼「自然」把這一擔的醜陋都給我裝戴上了呢？爲甚麼恰恰的都給了我？真髒髒我降生時，盡把剩下的貨底子交我一人帶了來似的？爲甚麼恰恰的給了我這個拉普蘭人的鼻子？恰恰的給了我這個黑種人的嘴？這雙胡頓陶頓民族的眼睛？果真的，我相信這是天公把一切人種中最醜陋的肢體都檢了來，特特的造成我這一個人形。真真的可惡！這是誰給了他這個全權，恰恰的把好的都給了人家，獨對於我就保留了呢？難道說還能是他們在未生之前已經向他獻了甚麼慇懃了麼？或者是我在未生之前已經得罪了他老人家呢？爲甚麼他的行動總是這麼偏頗不公的呢？

否！否！我這個樣子的懣怨？冤屈了「自然」。牠不是賦與了我們創造的天才，都一律把我們赤裸裸的，赤貧的放在這個汪洋大海所稱之為「世界」的邊岸之上麼——會涸水的，涸水，不會涸水的，只可沈底淹死！牠一物不會與我；我要使我為一個甚麼樣的人物，是我自己的事情。個個人都有為極大的人物並極小的人物的平等權利；權利在權利上破壞，欲望在欲望上破壞，能力在能力上破壞。理是與力強者同居的，我們能力的界限，就是我們的法律。

固然是有些公共的契約，人們結了來衝動這個寰宇的脈絡。但是「正真的名譽」麼！——骨子裏實在不過是塊含量富饒的貨幣，是那用錢在行的人們可以拿着去神出鬼沒的發賣收買哩。「良心」麼——噉是的，固然不錯！一個破布作的能幹人，只可去嚇走櫻桃樹上的那些小麻雀！——這也是一張填妥的匯兌票，可以供那破產的人們遇萬分不得已時，好拿出來向人家炫示哩。

實在的，都是些很可頌讚的，專為拴束那些狂妄的人們，愚弄那些平民的方

法，以便那些聰明的分子行動起來，更便當。老老實實的說：到是些很有趣味的制度！以我看起來，却好似我的農夫們狡狡猾猾的圍繞他們的田地所栽植的叢籬，阻碍野兔跳不進來，可是絕對的不能叫野兔跳了進來！——但是那田地的主人來了，催催坐下的馬，徑直的越過那層叢籬，任意在那毀壞了的稼禾上頭奔馳起來了。

那麼放心大膽的擺脫了這一切的顧慮罷！一無所怕的人的能力，是不亞於那人人都怕的人的能力的。對於一種所稱之爲「血統的情義的事物」我會聽他們說長道短的，說得這麼利害，令一個庸常的家人聽到耳內，到要毛髮悚然的哩——這是你的哥哥呀！——這翻譯過來說：他恰好也是由你所竄了出來的那個爐子中竄出來的——所以你應當神聖視之啊！——你們只用暫且記下了這段紛糾錯雜的道理，這段可笑的由肉體的比隣推論到精神的同一的推斷罷，說是甚麼出身於同一的家鄉的，有同一的感覺，喜吃一樣的食物，有同一的傾

向。但是還有哩——這是你的父親呀！你的性命是他給你的，你是他的骨肉，他的精血——所以你更應當神聖視之啊！又是一段詭詐的道理！我到要問問他「爲甚麼」要生了我？總不能是出於愛我這個還未成的「我」吧？那麼他未生我之前，認識我麼？那麼他生我時，也會想到了我麼？那麼他生我時，也願意要我麼？他會知道，我將來要成個甚麼東西麼？那我可不要給他出這個主意，若不然，我就要罰他了，因爲他終究是生了我！他把我弄成個男子，我就能感激他了麼？這樣的不能，一如我不能去抱怨他，若是他把我弄成個女子。這一種不是根基於敬重我的「自身」的情義，我能認之爲一種情義麼？那難道對於我的自身還能有甚麼敬重麼，這是須先有了爲這個敬重的前提的我的自身，纔能會發生的呀？他愛我，我就應當爲這個緣故去給他好話說麼？這是他的一種虛驕，一切創作家的慣癖，拿着自己的作品當作寶貝，雖然他這個作品是這樣的醜陋的。——你們這可瞧啊，這就是那全盤的神妙了，你們把牠隱藏於一種神



聖的濛霧之中，來濫用我們的敬畏心。難道我還能叫他們這樣的牽引着我，如同牽引着一個小孩子一樣麼？

那麼鼓勇罷！勇猛的下手罷！——我要剷除了我周圍一切阻我操不了「主權」的阻力。我要操定了「主權」，雖然我無這份幸運，我却是會去用強力硬給他扭轉過來的（下。）

## 第二幕

撒克遜國邊界之酒店。

出場人物：

嘉爾封穆爾

（作潛心誦讀手中所執之書狀。）

斯痞概備（作據案

豪飲狀。）

穆爾（將手中所執之書置放一傍）我真厭惡這個墨汁塗抹的時代，若是我讀了普魯

達禧書中的偉人事略。

斯痞概備（將一酒杯置放其眼前，且舉手中之杯自飲）你應當一讀若瑟夫斯所著的書。

穆爾 普羅默多餘斯的熊熊烈炎已經灼盡了，現在都用起松香粉的火燄來了——戲台上的火彩，連一袋煙也點不着。他們同一羣老鼠一般在那赫古來斯的大腿股上爬來爬去，費盡了腦髓去研究他那腎囊中的玩意是件甚麼東西。一個法國的教士講演說：亞力山大是個小膽子的人；一個肺癆瘠瘦的大學教授，說一句話把礮砂瓶子擱在鼻子前聞一聞，反道講起「力」的講演來了。生了一個兒子，就弄得力疲精竭，頭暈眼花的人，反要非難漢尼羈的戰術。胎毛未乾的頑童撫拾康奈戰爭中的詞句，並且撇着嘴哭斯齊漂打的勝仗，因為他們應該解釋他的這些勝仗。

斯痞概備 這纔真是一片亞力山得林式的唏噓聲哩。

穆爾 爲你們殺場上血汗的好報酬，是你們現在在中等學校中的存在，你們不朽的

榮譽被裹在縛書的皮帶中，辛辛苦苦的來回拖曳。你們流的熱血的珍貴代價，給那雲北城的點心舖包了當點心用——或者碰着好運氣，就被一個法國的悲劇作者擀在高蹺上頭，用鐵絲拴着，來回的撥弄着玩。哈哈！

斯痞概備（舉杯飲酒）你讀若瑟夫斯所著的書罷，我求你。

穆爾 呸！呸！你這個驚弱的太監時代，一點作爲也無，只會咀嚼往古的勳業，只會拿他們那調話講解的文章，和他們那悲劇來虐待和殘傷古代的偉人英雄。他們拿那種種無味的禮俗來阻塞人種的康健天性，連乾一杯酒的心腸都無，因爲他們該向人家去祝康健——他們去巴結那擦皮鞋的下等僕人，希望他在他的主人跟前替他們說句好話，但是遇見了他們不怕的，可憐的人們，他們却要擺架子，施威風，盡量的炮炙人家了。他們叱責聖經上說的那個撒都采人，因爲他不勤進教堂禱告，但是他們却在教堂裡的神壇前，心中暗自記算他們那猶太利息——他們登時就要暈倒地上，若是他們看見一支鵝流血，但是他們却喜歡得

拍巴掌，若是他們瞧見他們的對頭在他燒場了的宅第的廢場上擻髮悲號——我無論多麼熱誠握他們的手——「請你只再寬我一天的限吧」——枉費事！——把這支狗給我扔到獄裡去！——求告！起誓！眼淚！（頓足忿恨）。地獄與魔鬼！

斯痞概備 那麼爲這幾千塊卑污不堪的啖咖的緣故——

穆爾 不，我不願意向這件事情上頭思想了。我是應當把我的身體向一個縛胸器中去擠塞的，並且還要我束縛我的意志入法律的範圍。法律能算的了甚麼，若不是他那蝸牛的步驟，人類的進化早已都成了鵬鳥的飛程了。法律不會造出甚麼偉大的人物，但是自由却是贖育巨人及非常的人物的。他們去把身體牢牢的藏在一個暴君的肚皮中，奉迎他那脾胃中的浮薄興趣，甘心令他放的臭屁來把他們壓倒。——啊！巴不得那海爾曼的精神還在灰燼中灼着哩！——只用把我置入像我這樣漢子的軍隊中，把我們的德國變成了個民主國，那羅瑪及斯巴達對

於他都要成了尼姑菴了。（將佩劍擲案上立起。）

斯痞概備（跳起）好！真好！你這句話恰切的引我到正題目上頭來了。我要向你耳語，穆爾，我懷了許久的一種計劃，你正是切合我這個計劃的人物——喝啊，兄弟，喝啊——那怎麼樣，若是我們去充猶太人，把那建立猶太王國的問題重復提起？

穆爾（作失聲大笑狀）啊！這我可知道了——我可知道了——你不是想要普及那猶太教割陰莖包皮的風尚的麼，因為你的那個已經被理髮匠弄到手裡了？

斯痞概備 可惡，惡魔撲你，癩癩的人物！我的陰莖包皮固然是很神奇的先被割了去了。但是請你自己說，這不是個奇妙的，有趣味的計劃麼？我們出一張宣言，布告天下萬國，並且把那一切不吃豬肉的人們都招集到拔來斯啼哪去。我再用有力的文據來證明當時猶太的四分領國王黑羅得是我的祖先，以及這類的事情。這可一定要發生一陣大歡騰聲哩，漢子，若是他們猶太人們現在能脫

離那無國可歸的苦況，再去建築耶露撒冷都城。現在可以乘鐵正熱的時候，竟要把那土爾其人們驅逐出亞洲之外了，現在可以到利巴龍的森林中去伐林木造船了，現在全猶太的國民都可以作那利錢最厚的舊緣條，破紐結的小販賣了。

這其間——

穆爾（作微笑狀執其手）朋友！這宗瘋狂的行動可要到盡頭了。

斯痞概備（作驚愕狀）呸，你總還不致要去學聖經上說的那個要回頭的浪子吧！像你這等的個漢子，終日拿劍去亂劈畫人家的臉面，簡直比三個書記官在一個整個的潤年裡向那命令簿中書寫的次數還要加多，能會去做擧起這樣的個人來了！去罷，去罷！你不是穆爾了。你還記得麼，你那上千的次數，手裡執着酒瓶，嘲弄那位吝嗇的老骨頭說：他只用沒命的去剝削及慳吝他的去吧，你可是要很命的喝你的酒把隣窟窿眼都要喝了去的。——這你還記得麼？嗜？你還記得麼？噉，你這個無信義的，卑劣的吹牛皮的！你這話當時說得多樣雄壯，多

樣高尚，但是——

穆爾 你該詛呪，你使我回憶這句話！我該詛呪！我說了這句話！這只是酒力湧上我的心頭，纔說的，我的心未曾聽見我的舌頭的狂妄大言。

斯宓概備（連連搖頭）不！不！不！這不能是這樣的。絕對不能，兄弟，這絕對不能是你的真心。你說是不是，小兄弟，這是你的煩惱使你纔發這脾氣的？你來，聽我向你述說我幼稚時代的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吧。那時我們的房屋旁邊有一道溝，雖然爲數有限，然而亦足有八尺來寬，我們童子們費盡氣力競賽着跳越。但是都是枉然的。撲咚一聲！跌到溝裡去了，頭上一陣亂叱亂笑的聲音，被那雪球沒頭沒腦的打了。我們的住宅旁邊有一家獵戶的一支獵犬，拴在鐵鏈子上頭，纔是個好咬人的兇獸哩，那過來過去的女孩子們，一不留神，走得離牠太近了，牠就同疾電一般奔了過來，死咬着他們的衣角不放鬆。我當時最襯心的一件事，就是一得到機會，就去鬪惹這支獵犬，我瞧着牠那份向我

怒目毒視，要想奔來咬我，又不能，又着急的神情，真使我心內痛快狂樂。——但是究竟怎樣了呢？有一天我又去這麼圍牠，拿一塊石頭把牠的筋骨打得這樣的痛疼，竟使牠一怒扯斷了那根鏈條，照着我就奔了來，我吃了一大驚，撒開腿，拼命的逃跑——可了不得了！眼前正是那條可惡的溝橫阻着我的去路。這可怎好？後面的狗已經緊緊的追到腳跟下了，並且那麼兇惡個樣子，所以我就直截了當的決定——向後退數步，儲足氣力，向前飛跑，猛力一跳——居然跳過去了。這一跳，竟保全了我的性命；要不然，定是被這個兇惡的東西把我給撕得粉碎了的。

穆爾 但是你現在說這話有甚麼意思呢？

斯痞概備 有什麼意思——爲的是令你明白，我們的能力到不得已時，是怎樣的能增長的。因此我絕不恐懼，若是我到了時急勢迫，無可如何的地步。膽力與危險並進；能力生自危迫中。時運必是要反激我的膽力，使我爲一個偉大的人物



的，因為他這樣的阻難我，橫塞我的去路。

穆爾（作厭煩狀）我並不知道，我們要膽力應當作甚麼用，並且也不知道，作甚麼事未曾有膽力。

斯痞概備 真的麼？——那麼你情願把你的才智糟踏了，置之於無用之地了？要把你的聰明能幹埋沒了，不用了？難道你以為你在這來布其的臭行爲已經達到人類詭趣的極點了麼？那我們可以挪一挪窩子，到個大的地方去。巴黎及倫敦！

——這兩個地方若拿正人的名義向人家問安，就要挨嘴巴。那纔真有樂子哩，若是把這個手藝的使用範圍向大處去擴充了起來。——那你要張口結舌的納罕哩！你要瞠目愕視哩！你等着吧，我們怎樣做造假筆跡，怎樣擲骰子，倒轉點數，怎樣扭鎖，並且怎樣傾臺倒匣——這一切不要本錢的手藝，你都還得向我斯痞概備好好的學習學習哩！十個指頭硬要直着。餓死的笨漢，儘管讓他們把他在絞臺上吊死去吧，他是最無用的。

穆爾（作心不在焉狀）怎麼？你的本領大概總還不止如此吧？

斯痞概備 我甚至要相信，你狐疑起我來了。你等等，先讓我熱烈起來，給你瞧瞧吧；那你可要領略點奇事怪事哩，你那滴點的腦髓可要在你的腦袋中倒轉過來的，若是我的感產痛的逸趣到了臨產的時候——（自座上站起，面露激昂狀。）我的腦中多樣的明亮了啊！偉大的思想在我的靈魂中透露出來了。巨大的計劃在我那天才無邊的腦殼裡氳釀起來了。該阻呪的昏睡癖！（以拳擊頭之額部。）直到如今牠幽囚了我的能力，閉塞了我的識見！我現在醒了，我徹悟，我是誰——並且我應當爲誰！

穆爾 你是個瘋子。這是那酒的兇勁在你的腦袋裡向外噴大氣哩。

斯痞概備（愈形激昂）斯痞概備，人們要說，斯痞概備，你懂魔術麼？國王要說：斯痞概備，可惜未曾令你當司令官，你當了司令官，簡直用一個鈕鼻，就可以把奧國人們都給趕走了的。我要聽見醫士們悲淒着說：可惜這個人未曾習

醫，若不然，他一定要發明一種新的治療癱的藥粉哩。那坐在內閣裡的財政大臣蘇利們要愁嘆着說：「哎！他怎麼不會研究財政學呢，要不然，他一定能拿石頭來點化成路易多金幣哩。自西自東，到處都是稱道斯痞概備的，你們這羣無膽識的懦夫，你們這羣癩蝦蟆，只好泥溝裡去爬去罷，這其間那斯痞概備早已展開了大翅，飛到那身後榮譽的廟堂中去了。」

**穆爾** 謹祝一路福星！你去由那縛罪犯的刑柱頂頭上昇到那榮譽的絕巔去罷。在我祖先的森林中的樹蔭下，在我的婀娜麗雅的臂腕中有更高尙的快樂誘引我。上一個星期已經向我的父親寫信，求他的寬恕，我將我所作所爲的，都在信中告訴了他，連最細小的事物未曾隱瞞，有誠心的是能得到同情及救助的，我們告別罷，莫利刺。今天我們還可見面，以後就永無見面之日了，郵車已經來了，我父親的寬恕已經到這城牆內了。

（稅彩兒，格利本，羅萊，叔夫得勒，拉刺曼等同上。）

羅萊 你們也知道，他們訪拿起我們來了麼？

格利木 你們也知道，我們時時都有被勦捕的危險麼？

穆爾 我並不驚怪。要怎樣，就怎樣去吧！你們未曾看見稅奇麼？他未曾向你們

說，有甚麼給我的信件麼？

羅萊 他尋你多時了，我猜想是爲這麼件事的。

穆爾 他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欲速去。）

羅萊 不要走！我們已經叫他到這裡來了。你戰顫麼？——

穆爾 我不戰顫。爲甚麼我也要戰顫呢？朋友們！這封信——你們同我喜歡吧！我

是太陽底下最有幸福的人，爲甚麼我要戰顫呢？

（稅奇上。）

穆爾（搶步迎截稅奇）。兄弟！兄弟！信！信！

稅奇（將信交與穆爾，穆爾將其急速折開）。你怎麼了？你不是同牆一般了麼？

穆爾 我兄弟的筆跡！

稅奇 斯痞概備作甚麼哩？

格利木 這個人瘋了。他指手畫脚似是跳聖偉宜式的跳舞哩。

叔夫得勅 他的腦筋轉起圈子來了。我想，他做詩哪。

拉刺曼 斯痞概備！咕，斯痞概備！——這個野獸聽不見。

格利木（以手搖斯痞概備）。蠢奴！你作夢的麼，或者是——？

斯痞概備（自始至終表露默自籌畫狀，靜坐屈角之內，至是乃猛然跳起）。錢或

命！（以手扼稅彩兒之咽喉，稅彩兒將其從容擲之牆上。——穆爾手中之信墜

落地上，疾馳奔出。室內諸人一齊驚起。）

羅萊（追隨穆爾）。穆爾！你往那裡去，穆爾！你作甚麼哩？

格利木 他有甚麼事，他有甚麼事？他的面色同死屍一般慘白。

稅彩兒 這必是些甚麼好新聞哩！你拿來我們瞧瞧！

羅萊（由地上將信拾起，誦讀）「無幸的哥哥！」這個稱呼別緻有趣。「我只能簡單的向你報告一句：你的希望失敗了——父親命我告訴你，你的醜行向那裡引導你，你就到那裡去罷。他說，你也不用希望跪在他的腳底下，哀懇他的仁慈，倘若你不打算在他那塔牢的最下層中吃乾麵包，喝冷水，這樣長久，一直到你的頭髮生得同鷹羽，你的指甲同鳥爪一般。這是他親口說的話。他命我即此止筆。從此長別了！我深悲你的不——」

弗郎刺封穆爾

稅彩兒 可是個香甜的小弟弟哩！實在不錯！——這個壞東西叫作弗郎刺麼？

斯痞樣備（悄然潛至）說的是麵包及冷水麼？真是好生活！那我可不這樣去替你們打算！我不是說過的麼，終究須我來替你們大家打算的？

稅彩兒 這個蠢奴說甚麼？這個驢要為我們大家打算麼？

斯痞樣備 你們都是些兔子，都是些廢人，都是些癩腿的狗，若是你們沒有敢作偉

大的事業的勇氣！

羅萊 哪，我們自然都要是這些東西的，若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勇氣，你的話不錯——

——但是你所敢作的事情是能扯我們出了這個可惡的環境的麼？能麼？——

斯痞概備（作傲慢之冷笑狀）。可憐的麼子！扯你們出這個環境？哈哈！——扯

你們出這個環境？——難道說你那頂針大的腦髓就不能希望更多點了麼？難道

你那匹驚駭的馬就要即此掉頭回轉馬棚裡去了麼？斯痞概備可要一文錢不值

哩，倘若他僅作這點的事情。我告訴你說吧，我要使你們為英雄，為伯爵，為

公爵，為天神！

拉刺曼 這一下子都來，未免太多了吧，實在的！但是這必是個危險的舉動，只少

也得值個腦袋。

斯痞概備 這只要我們的膽量，別的甚麼都不要，這件事情我敢擔當一切。膽量，

我說，稅彩兒！膽量，羅萊，格利木，拉刺曼，叔夫得勒！膽量！——

稅彩兒 膽量麼？若是只要我們的膽量——膽量我可有的是，赤着脚地獄裡去遊行  
都敢。

叔夫得勒 有的是膽量，露天地的絞臺下同帶肉軀的魔鬼爲爭一個可憐的罪人撕打  
都敢。

斯痞概備 這纔如我的意哩！你們既有膽量，那麼你們中誰還可以出來說：他還有  
點甚麼可以喪失，並不是樣樣都得等着現去弄來的！——

稅奇 果真的若是叫我喪失我還得現去弄來的事物，那纔有的是可以喪失的事物  
哩！

拉刺曼 對啦，那纔奇怪哩！若是叫我現去弄來我所絕不能喪失的事物，那纔有的  
是  
是可以得弄來的事物哩。

叔夫得勒 若是叫我喪失了身上借來的這點子東西，那我明天就無物可喪失了。

斯痞概備 所以是啊！（置身於諸人之中央，作極迫切之聲勢）。若是你們的血管



子裏還有一滴德意志英豪的質血——那麼來罷！我們要窩藏在波棉的森林裏，招聚一杆子人馬，在那裏當強盜，並且——爲甚麼你們這樣的瞪着眼瞧我？——

——難道你們那滴點的膽量已經都消散了麼？

羅萊 你大概不是第一個未曾瞧見那高高聳起的絞臺的人——但是你的話却不是無——那麼我們還能有甚麼可選擇的呢？

斯痞概備 選擇 甚麼？你們絕無可選擇的了！難道你們要鑽在那幽囚欠債人的塔牢裏萎縮著等那世界末日的號角聲響麼？難道你們要拿着鐵鍬，鐵鍬去苦爭一口乾麵包來吃麼？難道你們要在人家的窗前唱個鄙俗的歌，硬向人家去討點贏瘦的矜恤麼？或者你們要去對着犢皮發誓——那可還先有個人家是否能信任你們的面容的疑問哩——那麼你們要到那裏去，在那位肝火過旺，好挑眼的排長的手下預先償却了煉獄裡的苦痛，好等着死後一直的上天堂麼？或者你們要在那披披拍拍的樂聲裏照着鼓點的節拍去散步去麼？或者你們要在監犯的樂園中

甘心曳那火神臥爾幹整個的鐵庫麼？你們瞧，這就是你們可選擇的，你們可選擇的都歸在這一齊了！

維萊 斯密概備這話不是這麼無道理的。我也曾把我自己出的種種主意歸結了歸結，但是牠們的得數終究都是一樣。我會自打主意，那怎麼樣啊，若是你們坐在那裏，蠅營狗苟的弄一本子袖珍書，或一本子年鑑，或其他類似的東西出來，並且爲擇那十來八分的要命錢，費盡了心血去作那檢查著作的勾當，一如時下的時髦樣子？

叔夫得勒 果真的！你的主意對於我的計畫有點相近了。我曾暗自計較，怎麼樣，若是你去當個宣教士，個個星期去講演聖道？

格利木 對啦！若是這不行，我們就去當無神論者！我們批駁耶教的四大聖史，讓那剝皮的人出令焚燒我們所著的書，那我們的書可要暗中大暢銷而特暢銷起來了。

拉刺曼 或者我們去與那法國病作敵——我認識一位醫生，他純粹用水銀建築了一所房屋，他那所房屋上的銘誌這樣說的。

稅彩兒（起立向斯痞概備遞手）。莫利刺，你是個偉大的人物！——要不然，就是一個瞎豬逢見了一個橡實。

稅奇 好主意！真是些光明正大的職業！那大人物們都要怎樣的表同情哩！現在只還缺少我們是女人，去當女拉捧的，或者去發賣我們處女的貞潔。

斯痞概備 胡說！胡說！那麼甚麼能阻攔你們當不了人物的大全呀？我的計畫是送你們到最高的地步的，你們還可以得到榮譽及不朽！你們瞧，可憐的蠢奴們！我們也是得有這樣的遠慮的！也是得為身後的榮譽，得為後世不忘的甜蜜感覺——

一 打算的——

羅萊 可是不錯，還是名列在那正人君子榜單上的前茅哩！你是個大演說家，斯痞概備，若遇必要時，你真能把一個好人說成了個壞蛋——但是誰能告訴我：

穆爾到那裡去了？——

斯瘞概備 正直麼，你說？那麼你以為你這個正人後來就不能如同現在一樣的正直了麼？況且你說的甚麼是正人哪，替那富而吝嗇的人們，把使他們黑夜白晝睡不着黃金的夢覺的憂慮減輕三分之一，使那停滯無用的金錢再流動，使那產業的平均再實現於今日，一言括盡：恢復那上古黃金的時代，幫助上帝去剷除那許多討厭的旅食者，替他節省刀兵，瘟疫，飢荒及「醫生」等等之禍害——並且這樣每逢一塊烤肉到口時，可以私心慶幸 這是你的智識，你的膽略，你的晝夜的辛苦掙了來的——為老為少所愛戴敬重——

羅萊 並且最後甚至還要帶着肉體白日昇天哩，雖然颳着大風暴風，雖然有那元祖時代的饕餮胃口，還要飄蕩在那日月及一切恆星之下，聽那天上糊塗的飛鳥奏演天樂哩，不是麼？並且若是地球上那些君主帝王都被蠹蛾猛蟲吃盡了，還可以去享那天皇大帝佑悲德的御鳥的辱臨的光榮哩？——莫利刺，莫利刺，莫

利刺！你小心了吧！你小心了那支三條腿的野獸！

斯痞概備 這就能使你怕起來了麼，卑怯的人？不是已經有許多才大如天，力可改造宇宙的人物都朽爛在那兇慘的剝皮人的草場上了麼，一個這樣的人，不是百世千世之後還要有人稱道，還要有人不忘的麼，不是還要掩遮一批子歷史中的國王及選候的麼，若是他那國史編纂者不怕承繼系統中有了缺隙，因而不為他的書增加頁數，使那出版人以明煌煌的金錢報酬他——並且若是那路上過來過去的人們瞧見你在風地中來回的飄蕩——這一定是個腦中無水質的人，他這樣的囑囑，並且忿恨這個憎憤惡劣的時代。

稅彩兒（以手指向斯痞概備肩背上敲擊）這話說得真妙，斯痞概備！真妙！投魔鬼去的，你們還站在這裏躊躇的甚麼？

稅奇 即使這叫作「賣淫的事業的」——那能有甚麼後効可發生？我們就不會身邊帶着點藥末，遇到這宗情形時讓牠暗暗的把我們送到那並無人求過問這宗事

情的陰陽去麼！不，莫利刺兄！你的主意是好的。我的「要理問答」也是這樣的說的。

叔夫得勒 閃電哩！我的也並不見得比你的減少。斯痞概備，你把我招去了！

拉刺曼 你如同是一個其他的歐斐斯一般，把狂叫的野獸，我的良心，給唱入睡夢裏去了。你全把在這裏的這個我拿了去罷。

格利木 *Si omnes consentirego — non dissentio.* (若是都贊成，我不反對)。  
注意了，可並不加撇。我的頭腦中正在拍賣哩：鍊金的——賣膏藥的——賣彩票的及竊盜拐騙的。誰出的價錢頂高，誰可以把我拿去。你拿我這支手去罷，莫利刺。

羅萊 並且連你也贊成了麼，稅彩兒？(將右手遞與斯痞概備)。  
魂抵押於魔王。 如是我將我的靈

斯痞概備 但是你的名姓可抵押於天上的星辰了！我們的靈魂到那裡去，有甚麼相

干？若是一羣一羣前頭騎着馬飛奔的報信的去報告我們要到地獄裡來，使那魔鬼們好好的打扮打扮，等着歡迎我們，把他們那千年的黑煙自眉睫上掃除了去，並且那千萬帶着犄角的腦袋都由那冒煙的硫黃煙筒口中伸了出來，瞧我們的光臨？朋友們！（跳起）快起來！朋友們！世界上還有敵得上這種快樂的東西麼？來呀，朋友們！

羅萊 且慢！且慢！到那裏去？連動物還要有個頭哩，孩子們。

斯痞概備（作毒恨狀） 這個遲疑的人還要胡說的甚麼？肢體未具之前，不是已經先有了頭的麼？隨我來罷，朋友們！

羅萊 慢著點，我說。連自由也得有牠的主體。羅瑪及斯巴達沒有主腦，纔滅亡了。

斯痞概備（作敏捷狀） 不錯——且住——羅萊的話有道理。並且這還必得是個有覺悟的頭腦哩。你們曉得麼？這必得是個精細的，政治的頭腦。不錯！若是我

想到你們一點鐘以前是甚麼人，現在是甚麼人——因「一個」萬幸的思想成了甚麼人——那麼你們自然，自然是得要有個頭領的——那麼發現了這個思想的人，你們說：他不就是個徹悟的，政治的頭腦麼？

羅萊 若是這是可以希望的——可以夢想的——但是我怕他不作這個頭領。

斯痞概備 爲甚麼不呢？你硬直的說罷，朋友！——雖然這樣的困難，迎着暴風駕馭奮鬪的危舟，雖然這樣的壓迫，王冕的沉重——你勿容躊躇的直說了出來罷，羅萊！——或者他竟作這個頭領。

羅萊 那這全盤都要糟糕哩，若是他不作這個頭領。沒有穆爾我們是無靈魂的屍體。

斯痞概備（作不滿意狀離開羅萊）這個蠢極的人！

穆爾（作氣填胸臆之兇怒激動狀走入，且於室內來回猛烈奔竄自語。）人——人！虛飾的，僞善的鱷魚族類！他們的眼是水！他們的心是鐵石！嘴唇上的接吻！



心懷裏的利劍！虎豺尙知喂他們的稚子，烏鴉尙知爲他的小的尋腐肉，但是他，他——奸惡我會學習了忍受，我還能微笑，若是我的忿極的仇人拿着我心裏的血祝我飲——但是如果血統的情義轉爲奸詐，父親的慈愛轉爲獐鬼：嗷你伸手來接受烈火罷，男子的從容！你狂暴成了猛虎罷，柔和的羔羊！並且周身的肉絲都崩了起來發威發怒及破壞罷！

羅萊 你聽着，穆爾！那你以爲如何？一個強盜的生活總還比着在那塔牢儘底層中待着吃麵包，喝冷水，強得多了吧？

穆爾 爲甚麼這個靈魂未曾鑽入了猛虎的肉體中去，好用他那暴躁的牙齒咬人肉吃？這是爲父親的信義麼？這是以愛還愛麼？我願爲一支熊熊，挑撥那北極所有的熊熊來分裂了這窩子兇狠的族類——悔罪而不寬恕！——嗷我要把海洋的水盡毒成了毒汁，使他們處處都喝滅亡的泉水！仰望，不可制止的仰望，而竟致不見憐憫！

羅萊 那麼你道是聽我告你說呀，穆爾！

穆爾 這簡直令人相信不下去，簡直是一場夢——一個這樣可感動的哀戀，一個這樣迫切的，描寫苦痛和真誠悔罪的書狀——野獸聽見也要興悲！石頭聽見也要落淚，但是仍不能——誰也要視之爲對於人類的一種奸惡的污辱哩，若是叫我把這句話吐露了出來——但是仍不能，仍不能——嗷，恨不能我吹起那反叛的號角來，震動了全盤的自然界，把空氣，陸地，及海水都引來滅絕了這狼的族類！

格利木 你聽啊，聽着啊！你只顧忿恨，聽不見我說甚麼了。

穆爾 走開，離開了我！你的名子不是人類麼？你不是女人所生的麼？——快滾出我的眼界去罷，你這個帶着人面的東西！——我這樣說不出來的敬愛他！不會有一個兒子這樣敬愛他的父親；我有一千條命也都肯爲他——（口噴白沫，向地頓足忿恨）。哈！——誰現在能遞入我手中一把劍，叫我好向這蝮蛇的種子

們擊一個火燒火燎的傷口！誰能告訴我，我在那裏可以捉着了他們生命的心，把他們給搗碎了，剿滅了——那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天神，我的上帝——我就要崇拜他！

羅萊 我們恰好正在這裏打算爲你這樣的朋友的，你只用靜聽我們的指道罷！

稅奇 你同我們到波棉的森林中去罷！我們要在那裏招聚一夥子人馬當強盜，你可以——（穆爾向其瞪目凝視）。

稅彩兒 你可以爲我們的頭領！你應當爲我們的頭領！

斯痞概備（作暴怒狀倒入一椅中）蠢貨和怯奴！

穆爾 誰把這句話吹入你的腦袋裏？聽着，漢子！（以手猛執稅奇）這不是你由你那人類的靈魂中取出來的！誰把這句話吹入了你的腦袋裏？不錯，千支臂腕的

「死」！我們要作此事，我們該作此事！這個思想值得尊崇——「強盜」及「屠夫」！——這樣真，我的靈魂的存在，我是你們的頭領！

全體（均同聲狂呼）頭領萬歲！

斯痞概備（跳起，獨白）等着我來助他到這一步吧！

穆爾 瞧，這一下子真如雲翳自我的眼中落了下來！我是個何等的糊塗人哪，竟要

仍回那樊籠中去！我的精神貪求事業，我的呼吸貪求自由。——「屠夫」「強

盜」！——這一句話把法律捲在我的腳底下了——人類將人性在我的眼前收藏

了起來當在我求援於人性的時候：那麼你離開了我罷，同情心及人類的顧恤！

——我無父了，我無愛了，血與死教我忘了我還有所珍視繫戀的人物！來，來！

——嗷我要很很的給你們破壞一下子哩——一定的了，我當你們的頭領！你們

之中，誰能最兇最猛的放火，誰能最慘最酷的殺人，我告訴你們說，他是要受

最上賞的 你們都來圍着我立成一個圈子，向我宣誓要忠於我，要服從我一

直到死！——當着我這支勇敢的右手你們向我宣誓罷。

全體（均將手遞與穆爾）我們向你宣誓，要忠於你，要服從你，至死不二！

穆爾 那麼，當着我這支勇敢的右手！我這裏向你們宣誓，要爲你們忠信的及勇敢的頭領，至死不二！你們誰躊躇，誰遲疑，或者誰後退，我這臂腕登時使他爲死屍！我如犯我的誓約，你們大衆無論誰，都可與我以同樣的運命！這你們都滿意了麼？（斯瘞概備作暴怒狀來回走動）。

全體（均將帽拿起向高處投擲）我們都滿意了。

穆爾 既這樣，我們就走罷！你們不要怕死，怕危險，因爲我們的頭頂上有一個不可曲撓的命運照臨！我們各有各的限數，或是死於鵬絨的輓枕上，或是死於荒郊的戰鬪中，或是死於露天下的絞臺上，或是死於輾輪下！這其中總有一樣，我們逃不脫！（全體下）。

斯瘞概備（注視穆爾等去，稍頓）你的目錄中有個窟窿。你把毒藥脫落了。（下）

## 第三幕

穆爾伯爵邸之內部 婀瑪麗雅之閨房。

出場人物：弗郎刺 婀瑪麗雅

弗郎刺 你竟轉臉他顧麼， 婀瑪麗雅？難道說我還敵不上我父親所詛咒的那一位麼？

婀瑪麗雅 去罷！——哈，好個慈悲的父親，硬把他的兒子擲與虎狼猛獸！他自己却在家裏怡然恬然的飲香甜的酒，休養腐朽的肢體在鴨絨的靠墊中，這其間他那位豪爽卓越的兒子反在外面少吃沒喝的受苦——你們知點羞耻罷，你們這些殘忍的人們！你們害點羞罷，你們這些毒龍的靈魂，你們這些人類的恥辱！——他的惟一的兒子！

弗郎刺 我想，他是有兩個的。

婀瑪麗雅 不錯，他纔是配有你這樣的兒子的哩。等他躺到牀上要死時，他纔要白白的伸手去拉他的嘉爾哩，那他可要打個冷戰倒了下去的，若是他抓着了他的

弗郎刺冰冷的手——噉，那纔是香甜，真香甜哩！被你的父親所咀咒！你說罷，弗郎刺，你這有手足情義的人物，若是我們要使他咀咒我們，我們應當作什麼？

弗郎刺 你還熱着他呢，我的愛，你真是可悲。

嫻瑪麗雅 噉我求你——你可憐你的哥哥吧，——不，你不可憐他，你恨他，兇惡的人！——你也還恨我麼？

弗郎刺 我愛你如同愛我自己一般，嫻瑪麗雅。

嫻瑪麗雅 若是你愛我，那麼你還能拒絕我一件懇求的事情麼？

弗郎刺 不能，不能，只要你所請求的事情不是超過我的生命的。

嫻瑪麗雅 噉絕不是這樣的事情！是一件你這樣容易，這樣肯答應的懇求——（陡

作傲慢狀）你恨我罷！——若是我想起嘉爾，並且覺得你是不恨我的，那我可要羞得面紅耳赤的哩。這你總不能不答應我吧？——現在你給我走開，叫

我安靜了吧！

弗郎刺 最可愛的夢迷家！我真驚歎你的柔和的，富於愛情的心。（以手指扣婀娜麗雅之胸脯）。在這裏，在這裏嘉爾支配一切如同一位神在他的廟堂中，嘉爾立在你的面前在你醒的時候，嘉爾支配你在你的夢中，你覺得森羅萬像都化成了一個，向你反射這一個人，向你響應這一個人。

婀娜麗雅（作被感動狀）不錯，是真的，我情願承認。爲反抗你們這羣野蠻的東西，我要顯然的承認——我愛他！

弗郎刺 真是殘忍，真是兇狠！這樣的來報答你這份愛情！忘了你這份愛情——  
婀娜麗雅（作激怒狀）甚麼，忘了我？

弗郎刺 你未曾將一支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麼？一支鑽石的戒指，作你的貞一心的質證！——那是自然的，一位青年怎能當一位娼妓的迷惑呀？誰還能去抱怨他呀，因爲他身邊實在已經無其他可贈送的物件了——並且她不是盡量的拿着



些接吻，樓抱來報答他麼？

婀娜麗雅（作激怒狀）把我的戒指送給一個娼妓？

弗郎刺 呸！這可是可耻的。但是僅只如此，還算好哩！一支戒指，無論他多樣的值錢，總能在一個猶太商人的鋪中買得出來——或者他還嫌你那支戒指的手工不精美，再去另買一支更精美的送她們哩。

婀娜麗雅（作急燥狀）但是「我的」戒指——我說「我的」戒指？

弗郎刺 不是另一支戒指，婀娜麗雅——哈！這樣的一件寶物，若是戴在我的手指上——且是出自婀娜麗雅的！——那連死也不能把牠給我奪了去的——不是麼？

婀娜麗雅？不是鑽石的珍貴，鑄造的精巧——是我們的愛情，纔是造成他的價值的——至愛的孩子，你落淚麼？叫他永不得好死，他逼迫你由你這俊秀的眼中落這珍貴的淚珠——哦若是你能把他作的事情盡都知道了，若是你能看見他，在「那種」情狀之下看見了他？——

娜瑪麗雅 你這個妖怪！怎麼在那種形狀之下？

弗郎刺 住了口，快住了口，你這個好人，不要向下追問我了！（佯作自語狀，但高聲，故令娜瑪麗雅聞之）。巴不得至少有塊障面紗，遮蓋了這宗醜惡的疾病，躲開了世人的眼目！但是那黃藍色的眼圈偏會透露着令人瞧見害怕；——那慘白乾瘦的面容，嶙嶙醜露的枯骨，偏會不作臉，令人瞧着可疑——那已經壞了一半的噪音，偏會令他言語澀滯——那東倒西歪，震顫不已的骨頭架子偏會令人觀之震駭，一目了然——那毒氣偏會去穿透他的骨髓，損傷他青年剛正的勇力——偏會去由他那額上，腮上，口上，及周身的皮膚上流膿流血，結成醜惡的癩瘡，偏會去穴居於那償遂獸慾的溝豁之中——呸，——！我簡直的要嘔吐了。——你會瞧見那位死在我們病院中的惡劣人，娜瑪麗雅；那個樣子多可耻啊——你還罵他該死。你現在把這個印像完全的回憶一回憶，那麼你眼前站立的就是嘉爾——那麼他的接吻，就是惡疫，他的嘴唇，就是毒你嘴唇的毒

藥！

娜瑪麗雅（以手擊弗郎刺）無耻的褻瀆者！

弗郎刺 你已經怕起這個嘉爾來了麼？你已經厭棄起這副薄弱的描畫來了麼？去罷，你親自瞧瞧你的那位英俊的，如天神的，如上帝的嘉爾去罷！你去吸他那拔爾撒謨一般的鼻息去罷。你去令由他的喉籠中噴了出的安波羅西亞一般的香氣把你埋了起來罷！單他那口中的氣味向你吹一口，也得把你送到那眼前漆黑，如同死了過去一般，常陪伴將炸裂的腐屍的氣味，和屍骸狼藉的戰場的昏絕之中去哩。

娜瑪麗雅（將臉扭開）

弗郎刺 多樣沸騰的愛情！多樣的快樂在這摟抱中——但是僅因一個人不康健的外表，去鄙棄他，那不是不公道的麼？就是在那個極不成樣子的伊索式的僕侑者的身中也還能有偉大的，可愛的靈魂的，如同一塊紅寶石在污泥中放光一般。

(作奸笑狀)。就是——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嘴唇上也能會有愛情——

那自然是，若是一個人的惡德穢行搖動了他的性情的堅定，若是他的操守蕩然，道德掃地——若是他的肉體毀壞，而精神亦因之頹廢——

婀娜麗雅 (作欣然躍起狀) 哈！嘉爾！這我可又認出你來了！你還是完善的！沒有壞了的！他說的都是謊言！——你這個壞東西，你不知道嘉爾絕對不能是這樣的麼？(弗郎刺作深思狀站立片晌，既而陡然扭轉身體作欲去狀)。你這麼急着到那裏去，難道你自己也要逃避你的羞耻麼？

弗郎刺 (以手掩面) 你讓我，你讓我！——你讓我好好的哭一場吧——恨心的父

親！你竟把你最好的兒子這樣置入了苦痛之中——置入四面圍困的耻辱之中——

你讓我，婀娜麗雅！我要倒在他的脚前，我要跪着向他苦求，把他吐出的詛咒挪到我的，我的頭上來——把我承繼家業的權利給我撤奪了——把我——把

我的血——我的生命——我一切的——

嫻瑪麗雅（抱弗郎刺之頸項）我的嘉爾的弟弟，至好的，至可愛的弗郎刺！

弗郎刺 嗷嫻瑪麗雅！我怎樣的愛你，爲你對於我哥哥的這份堅定不移的愛情——

你寬恕我，今天竟膽敢這樣苦苦的來試驗你這份心！——你怎樣的竟證明了我的希望啊！你這眼淚，你這歎息，你這義忿——也是爲的我，爲的我——我同他，我們倆個的心性不是這樣的契合的麼？

嫻瑪麗雅 那可不對，你們兩個的心性可是永不會相合的！

弗郎刺 哎呀，我們兩個的心性這樣的契合，簡直的叫我常常想，我們兩個是一對雙生，並且若不是這點外表上頭的，討厭的，可惜嘉爾一定要輸與我的區別，人家早都把我們兩個誤認了十次了。我屢次向我自己說：不錯，你是個完全的嘉爾，你是他的返響，他的肖像！

嫻瑪麗雅（作搖首不以爲然狀）不然，不然，當着那天上淨澄澄的陽光說話！你連他一點的血脈也沒有，連他一點的感覺也沒有——

弗郎刺 在我們倆個的心思嗜好之中這樣的完全相同——玫瑰花是他所最愛的花——

——那一種花，我視之更比玫瑰花好呀？他愛音樂，愛得不可名狀，你們是見證，你們天上的星月！你們會屢屢的聽見我在更深夜靜，鼾聲四起的時刻獨自一人彈鋼琴——那麼你還能再遲疑麼，婀娜麗雅，若是我同他的愛情係在「同一的一種圓滿美麗」之中相契合的，並且若是愛情既相同，那愛情的兒子們怎能不相同呢？

婀娜麗雅（作瞪目怪視弗郎刺狀）。

弗郎刺 他將赴來布其的頭一天晚上，天氣清朗寂靜，他用手把我扯到你們兩個屢屢携手同作戀愛醉夢的那座涼亭中去——我們兩個在那裏良久相對無言——最後他抓着我的手，低聲含淚向我說道：我要離別婀娜麗雅了，我不知道——我覺得，似是要向他永訣的一般——你不要棄捨了他，弟弟！你作她的朋友——

她的嘉爾——如果嘉爾——永不再——歸來——（向婀娜麗雅倒身跪下，並執

其手而猛吻之)。他永不，永不，永不能再回來了，我會起重誓答應他，不撒捨你！

婀瑪麗雅（向後跳回）奸詐的人，這我可捉着你了！恰恰的在這座涼亭中他曾邀我盟誓，永不二愛——就是他死了，也不許我別有——你瞧，你是多樣的奸險，多樣的無耻啊——走開罷，不要在我的眼前活現形了！

弗郎刺 你不認識我，婀瑪麗雅，你完全的不認識我！

婀瑪麗雅 嗷我認識你，從現在起我認識你了——你要與他相等麼？在你的眼前他曾哭了我麼？在你的眼前？他寧可將我的名子寫在拴罪犯的刑柱上，也不能在你的眼前哭我！你立即給我滾開罷！

弗郎刺 你侮辱我！

婀瑪麗雅 滾罷，我說。你偷了我一點鐘的珍貴時間，這要在你的生命上扣除的。

弗郎刺 你恨我。

婀瑪麗雅 我鄙視你，走你的罷！

弗郎刺（頓足）你等着罷！那這可要叫我在我的眼前戰慄哩！拿着我向一個乞丐去

犧牲！（悻悻然下）

婀瑪麗雅 去你的罷，不要臉的東西——現在我可又到嘉爾的一邊來了——乞丐

麼，他說？那麼就是世界倒轉過來了，乞丐是國王，國王是乞丐！——他身上

穿的襤褸衣裳，我不願拿去同身受極典，榮登寶位的人物們的紅衣紫裳相交換

——他那向人行乞的眼波，可要是一種偉大的，帝王的眼波哩，可要是一種滅

絕那王公富翁的光華莊嚴，慶幸炫耀的眼波哩！灰塵中去罷，你這寶光耀映的

飾物！（將頸項上所戴之珠圈扯下，擲之塵埃中）。你們王公富翁，你們戴金佩

玉，你們永遠墜落地獄，不能反身！你們美衣豐食，你們永遠墜落地獄！你們

終日躺臥柔軟墊褥上，快樂無窮，你們永遠墜落地獄！嘉爾！嘉爾！這我可當

得起你了——（下）。



## 第二齣

### 第一幕

出場人物：弗郎刺（在其居室內獨作籌思狀）。海爾曼。

弗郎刺 這未免時間太長久了——醫生硬說他的病勢已經回頭！——一個暮年衰殘的人居然要壽命無疆起來了！——這一來又被這塊討厭的，老死不了的臭肉，同神話中那支魔犬一般，硬把直達我的寶物的康莊大道橫給我阻塞住了。

那麼我的計畫應當去屈從機械界牢不可破的樊籠了麼？——那麼我高飛遠大的才智應當拘泥於「物質」的蝸牛步驟了麼？——吹滅一盞燈，況且又是一盞油乾光弱，勢將滅絕的燈——也不過是這樣——有甚麼費力的呢？但是我却不願自去作了這件事情，為掩遮衆人的耳目起見。我不願很很的一下子殺却了他，我只要他早日自行斃命。我要同那聰明的醫士一樣作法，可是把他們那活人的目的給倒轉過來的。——不去橫下毒手促他的自然壽命，是要順着他的壽

命的自然行程神不知鬼不覺的下暗手的。我們既能拿種種的條件來延長一個人的壽命，爲甚麼就不能照樣的去把他的壽命給縮短了呢？

哲學家和醫學家曾告我說，精神界中時起時落的波濤怎樣同機器的動轉相吻合。搖痛的感覺常爲機械的顫動所伴隨——喜怒哀懼「斷喪」人類的元氣——過載的精神損傷牠的軀殼——那麼怎樣？——誰能設法爲「死」開劈這一條未經開劈的道路到那生命的寶殿中去呀？——「從精神方面去破壞肉體」——哈！一種新奇的發明！——誰能辦成了這件事業？——真是一種無比的發明！——你下細的想一下子吧，弗郎刺！——這纔是一種藝術哩，真堪以你爲發明家。毒藥的配合不是已經快到一種正式科學的地位了麼，並且不是已經用種種的試驗逼迫自然界吐露牠們的制限，因而我們現在在多年前，就能預算心血鼓動的定數，並且能對動脈說：只到這裏，不許前進了麼！——誰不願在這上頭施展施展他的天才哪？

那麼我究當怎樣的去下手攪亂這種靈——同軀殼的甜蜜融洽呢？我應當選擇那一種感覺來苦惱他呢？那一種是最仇害生命之華的東西呢？「忿怒」？這支熱餓的狼餓得太快了——「憂鬱」？這個蟲子咬得太慢了——「倦怠」？——這條毒蛇爬得太怠惰了——「恐怖」——希望不令牠蠶食——甚麼？人類的屠夫已盡於此了麼？死神的軍械庫已經無存蓄了麼？——（作深思狀）怎樣？——那麼？——甚麼？不！——哈！（跳起）「驚駭」！——驚駭甚麼不能？——理性，宗教的偉力對於這個巨靈冰冷的摟抱能怎樣牠？但是？——他若仍能抗得過這陣狂風呢？——倘若他？——嗚那麼你就來贊助我吧，「哀傷」，並且還有你，「悔恨」，你這個苦惱的回憶，蟻洞的長蛇，你反嚼你吃了下去的食，細嘗你自己的糞；你們這些永遠破壞，永遠創造你們的毒質的毒物！並且你號痛的，毀你自己的屋舍，傷你的生母的「自怨」——並且連你們也來贊助我吧，慈祥的美神們，宛然微笑的「過去」，和你拿着含量豐溢的寶角的華艷的「將來」，你

們在你們的幻鏡裏將天上的快樂置於他的眼前吧，若是你們驚怯的足跡得以奔脫了他那吝嗇的臂腕時——我這樣一下子跟着一下子，一陣狂風跟着——一陣狂風的來摧殘這條老朽的性命，一直等到那個來收煞這羣獍鬼凶神的隊伍的——

「失望」出現！奏凱啊！奏凱啊！——這個計畫已經成功了——這樣巧妙，這樣困難是從來所未有的——可靠——確切——因為（作誚謔狀）操刀屠割的人的刀刃上尋不出創傷的，或猛烈毒藥的痕跡來。

（作計決狀）那麼就這樣下手罷！（海爾曼上。）哈機械的上帝！你來得真湊巧，海爾曼！

海爾曼 聽你的差遣，仁慈的公子！

弗郎刺（與海爾曼握手）這差遣你可不會白為一個不知恩的人作了。

海爾曼 那可是我已有過憑證的。

弗郎刺 馬上——馬上還有更多的憑證與你哩，海爾曼！——我有句話要向你說，

海爾曼。

海爾曼 我撐起千支耳朵來傾聽。

弗郎刺 我知道你，你是個果敢的人物——軍人的心腸——舌頭上有頭髮！我的父親很侮辱了你，海爾曼！

海爾曼 叫惡魔來活捉了我，倘若我忘了這場侮辱。

弗郎刺 這纔是一個男子的口吻哩！報復是與一個剛強的心胸相當的。這我纔喜歡你哩，海爾曼。你把這一囊金錢拿去吧，海爾曼若是我能當了主公，那我還要使這個囊袋更加沈重哩。

海爾曼 這是我永遠的希望，仁慈的公子，我謝謝你的隆情厚意。

弗郎刺 果真的麼，海爾曼。你真真希望我當主公麼？——但是我的父親却有獅子的骨髓，並且我還不是長子。

海爾曼 我巴不得你是長子，巴不得你的父親是有乾血癆的女子的骨髓的。

**弗郎刺** 哈！果然能這樣，那這個長子可要怎樣報答你哩！那他可要怎樣拔你出這種與你的精神和爵位不相和的卑賤的塵土，置之光明之域哩！——那可要把你混身上下都用黃金封裹了起來，用四匹馬拉着你遊街去，真的，一定要使你這樣的！——但是我竟忘了要向你說的話——你已經把那位封愛德累小姐忘了麼，海爾曼？

**海爾曼** 聞雷疾電！你怎麼使我回憶這件事情？

**弗郎刺** 我的哥哥把她給你奪走了。

**海爾曼** 我不能叫他白把她給我奪走。

**弗郎刺** 就是這位小姐也給了你個籃子。我記得，我哥哥還把你自樓梯上推了下來哩。

**海爾曼** 這我要把你的哥哥推入地獄中去報這個仇。

**弗郎刺** 我的哥哥說：人們都互相耳語，說是你的母親是在牛肉及苦蘿蔔之間有的

你，並且若是你的父親看見你，沒有一次，不以手捶胸仰頭歎氣的說：上帝可憐我這個罪人！

海爾曼（作狂怒狀）疾電，闢雷，和冰雹，快住了口！

弗郎刺 他給你出主意，叫你把你的敘爵書拿出去拍賣了，好來補綴你的襪子上的窟窿。

海爾曼 好可惡啊！我要用我的指甲把他的眼給擦了出去。

弗郎刺 甚麼？你生起氣來了麼？你生氣還能怎樣他？你還能怎樣處治他麼？這樣的個鼠輩能怎樣得一個猛獅；你的怒氣只能使他的得意更加甜蜜。你除了咬牙忿恨，並且借乾麵包出你的氣之外，有甚麼可作的。

海爾曼（頓足怒呼）我要把他研成了碎末。

弗郎刺（以手指戲擊海爾曼肩背）呸，海爾曼！你是個豪俠體面的人物！你不應當忍受這份恥辱！你不應當放過了那位小姐，可是不應當，千萬的別這樣

作，海爾曼！水電和關雷！若是我處於你的地位，那可要下死力的去同他撞上  
了呢。

海爾曼 我不使「他」和「他」入了土，我絕不罷休。

弗郎刺 不要這麼急躁海爾曼！你過來點——娜瑪麗雅一定使你弄到手！

海爾曼 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雖有醜鬼作梗！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

弗郎刺 我告訴你說，一定使她歸了你，自我的手中使她歸了你。你過來點，我說——  
——你大概還不知道，嘉爾是同廢除了承繼權一樣的吧？

海爾曼（趨前數步）這可令我不解，我頭一次聽見這樣的話。

弗郎刺 你安靜了，聽我向下說吧！下次還有更多的說給你聽哩——是的，我向你

說吧，自十一個月以來他是同廢除了承繼權一樣的了。但是老頭子已經後悔那  
過遠的步驟起來了，這一步是他（作好笑狀），我所希望的，不要親自去作了  
的。就是那位愛德累也是終日的愁歎埋怨，更使他覺得歉然的了。他遲早的，



不定那一天，就要令人去尋找他哩，若是他果真的尋着了，那祝你夜安，海爾曼，再見吧！那等着他同她到教堂裏行結婚禮時，你只好垂頭喪氣的給他們趕彩車去吧。

海爾曼 我要掐死他在十字架前！

弗郎刺 我父親要將政權讓於他，自去他那些別宮中靜養天年了。這一來這個驕傲的冒失鬼可要大權在握，他可要冷笑那些恨他的及嫉妬他的人了——並且連我，我本來是想要栽培你爲一個重要偉大的人物的，連我自己也得深深折腰鞠躬在他的門限前——

海爾曼（作憤激狀）不能！這樣真，如同我叫作海爾曼，萬不能使你這樣！只要這一個腦殼裏還有一星的智識不滅！絕不能使到了這步田地！

弗郎刺 你肯阻止這件事情麼？就是你，我可愛的海爾曼，他也要令你嘗嘗他那毒鞭的滋味哩，他要吐你一臉吐沫，倘若他在街市上見了你，那你若動一動，聳

聳肩或撇撇嘴，可要該死了——你瞧，這就是你一場求婚夢的下場，你的希望，你的計畫的結局。

海爾曼 你告訴我說！我應當作甚麼吧？

弗郎刺 你聽着，海爾曼！爲的是叫你好看起來，我一個忠實的朋友是怎樣關心你的幸福的——你去——改變了你的裝束——令人家完全的認識不出你來，然後再來見老頭子，捏造着說——你是直接由波棉來的，曾同我的哥哥參與普拉葛的戰事——曾親眼看見他在殺場上絕了氣——

海爾曼 他們能相信我的話麼？

弗郎刺 嗚嗚！這你可用不着操心，是我的事情！你把這個包裹拿了去。這裏面你的使命上所需要的一概俱備。並且還有關於這事的種種假字據，任他怎樣的狐疑，也得使他相信——現在你只用走開吧，可是不要叫他們瞧見了你！你由後門上跳到院中，再自那裏翻園牆跳出去——這場可笑的悲劇的大結局讓我來

作！

海爾曼 大結局定是：新主子弗郎刺封穆爾萬歲！

弗郎刺（以手撫摸其臉腮）你多樣的聰明！——因為你瞧，這麼一來，我們的一

切目的馬上一下子都要成功的了。婀娜麗雅對於他的希望也絕了。老頭子對於

他的兒子的死引咎自傷，並且——他奄奄待斃的病軀——一座已經動搖的建築

物用不着地震，就會自行倒塌的——他一定熬不過去這個消息——那麼我就是

他惟一的兒子了——婀娜麗雅也失了杖恃，我可以任意的操縱她了，那向下你

就可想而知了——簡短着說：這可要事事如願了——但是你可不要取消你的話

呀。

海爾曼 你說甚麼？（作欣躍狀）那寧可叫熗彈順着熗筒反回來洞穿發射人的肺肝

五臟——你相信我罷——你只用叫我去作罷——告辭了！

弗郎刺（向其追呼）收穫是你的，可愛的海爾曼！——（獨白）。稼穡一到了打禾場

中，蠢牛就只有枯草可將就了。只有個廐棚裏的粗婢，可沒有個婀瑪麗雅給你！（走下）。

## 第二幕

老伯爵穆爾之寢室。

出場人物：穆爾伯爵（坐靠椅中熟睡）。婀瑪麗雅

婀瑪麗雅（輕步潛上）輕輕的，輕輕的！他正在睡夢中哩。（走至眠睡者身前立定）。多樣威武，多樣尊嚴！——這樣尊嚴，同人們畫的聖像一般——否，我不能生你的氣！白髮的老人，我不能生你的氣！安然睡你的覺，欣然醒轉了來吧，我要一人獨去悲傷哀痛。

穆爾伯爵（作夢語）我兒！我兒！我兒！

婀瑪麗雅（執伯爵之手）聽，聽！他的兒子在他的睡夢中出現。

穆爾伯爵 是你在這裏麼？果然是你麼？哦！你怎麼這樣的可憐哪？你不要拿這樣悲痛的眼光來瞧着我！我也足該可憐的了。

婀娜麗雅（將其急速喚醒）起來吧，可愛的老人！你只是作夢哪。你快鎮定，鎮定吧！

穆爾伯爵（作半醒狀）他沒有在這裏麼？我不是抓着他的手了麼？可惡的弗郎刺！你也要把他從我的睡夢裏扯走了麼？

婀娜麗雅 這你可覺出來了吧，婀娜麗雅？

穆爾伯爵（作完全醒覺狀）他在那裏呢？在那裏呀？我在那裏？是你麼，婀娜麗雅？

婀娜麗雅 你覺得怎樣了？你睡了很爽快的一覺。

穆爾伯爵 我夢見了我的兒子。爲甚麼我不會繼續着夢了下去呢？或者我可以自他的口中得到了什麼。

娜瑪麗雅 安琪兒們是不會懷恨在心的——他寬恕你。（作哀傷狀執其手）。我的  
嘉爾的父親！我寬恕你。

穆爾伯爵 不，我的女兒！你面上的這灰白色是處你父親的死刑的。可憐的女子！  
我喪送了你青春的快樂——嗷，你可不要咒罵我呀！

娜瑪麗雅（作柔心狀吻其手背）呪罵你？

穆爾伯爵 你認識這張像片麼，我的女兒？

娜瑪麗雅 這是嘉爾的像片！——

穆爾伯爵 這是他將十六歲的樣子。現在可不是這個樣子了——哎，我心裏這樣的  
悔恨難過——他這慈祥是怨恨，他這微笑是失望——不是麼，娜瑪麗雅？他這  
張像片不是你在他生日的那天一座茉莉樹的涼亭中畫的麼？——  
我的女兒！  
你們的愛情使我這樣的欣幸。

娜瑪麗雅（目仍睇視像片不他瞬）否！否！這不是他。上帝鑒臨！這可不是嘉爾

——在這裏，在這裏（以手指心部及額部）這樣完全的，這樣的不同。這粗疏懶懈的顏色不足以映留他那英氣勃發的眼波中的神俊。去罷！這太是人類的了！我纔是個拙劣的畫工哩。

穆爾伯爵 這慈惠熱烈的眼神——他若立在我的床前，那我正在死裏也活了！那我就永不會，永不會死了！

喇瑪麗雅 你永不會，永不會死了！那也不過一舉足之勞，如同我們腦海中自這一個思想躍到那一個思想，並且是到一個更好的思想上頭去一樣容易的——那這副眼神，也要照臨你到墓穴的彼一面去哩。也要抬你到天上列星列宿之上去哩！

穆爾伯爵 實在是可傷，實在是可悲！我死了，我兒嘉爾不在眼前——我被抬入墓穴中去，他不在我的墓邊哭泣——那多樣的甜蜜啊，爲繞床的兒孫們的禱告透入長眠不起的睡夢裏——這是搖籃邊的歌聲呀。

婀瑪麗雅（作熱烈狀）真是甜蜜，天上的甜蜜，爲心愛的人的悲歌聲所送終——

或者在墳墓中也仍要繼續着夢想他哩——一個思念嘉爾的永久的，無邊的長夢，一直等到末日裁判招死者復蘇的鐘聲響時——（作雀躍狂喜狀）那可要投

入他的胸懷中，永久歸他所有了。（稍頓。然後走至鋼琴前，開始彈奏）。

赫克韜呀，你忍扯身永久的撇捨了我麼

在這哀啊齊吞的殘酷鋒刃

與那巴都克魯斯駭然賚送犧牲時？

誰將來教你的幼子

擲標槍和拜神聖呀，

若是那克喪土斯河將你吞了下去？

穆爾伯爵 一首好歌，我的女兒。這你應當在我未死之前，演奏給我聽哩。

婀瑪麗雅 這是安德瓏瑪荷和赫克韜的永訣——我同嘉爾常在一齊彈着琵琶唱這首



歌。(續彈)

珍貴的婦人，去，取那致命的長槍來，

讓我到那凶野的殺場上去！

我的肩背上擔當着祖國耶呂穆。

我們天上的神聖照臨啊斯梯拿克斯！

赫克韜一死，可救祖國，

哀麗息佑穆之中我們還可重聚。

(達尼謫爾上)

達尼謫爾 外面有一個人等候。他要見你，說有重要的消息報告。

穆爾伯爵 世間只有一件事情，是我所重要視之的，你知道，婀瑪麗雅——那麼是

個須要我幫助的不幸的人麼？那可不能使他悲歎着離開這裏。

婀瑪麗雅 倘若是個乞丐，就叫他趕快的上來吧（達尼謫爾下）。

穆爾伯爵 婀瑪麗雅！  
| 婀瑪麗雅！  
| 你千萬的體恤我吧！

婀瑪麗雅（續彈鋼琴）。

我再也聽不到你的兵刃的響聲了，

廳堂中放着你的兵刃空自孤寂，

蒲利亞穆的英偉苗裔從此滅亡！

你要赴長夜無日的所在，

聽酷泣土斯河的悲咽震撼幽冥，

你的愛情要淪入雷特河裏。

我的一切欣羨，一切思念

都付與那無情的雷特河吞沒，

但是我的愛情永不磨滅！

聽！那位野敵已經猖獗到城牆下了——

速與我把寶劍佩帶上，勿再悲傷！

赫克韜的愛情決不淪入雷特河裏的！

（弗郎刺，海爾曼僑裝，達尼謊爾等同上）。

弗郎刺 這就是那個要見你的人。他說是要向你報告一件可駭的消息的。你能聽他的報告麼！

穆爾伯爵 可駭的消息我只知有一個。我的朋友，你過來，不要顧惜我，照直的說了出來罷！拿一杯酒來給他喝！

海爾曼（改變嗓音）仁慈的先生！請你不要見一個貧苦小民的怪，若是他違背他的心令你感受苦痛。我在這裏是一個外路人。但是我很認識你，是嘉爾封穆爾的父親。

穆爾伯爵 這是你從那裏知道的呢？

海爾曼 我認識你的兒子——

娜瑪麗雅（跳起）他還活着的麼，活着麼？你認識他麼？他在那裏？在那裏，在那裏？（欲奔出）。

穆爾伯爵 你知道我兒子的消息麼？

海爾曼 他原來在來布其讀書的。後來他從那裏到處去漫遊，也不知道走了多少的路程。他已經把德國遊了一週了，他曾向我說是光着頭，赤着腳，沿門乞討的漫遊。五個月之後，普路士和奧達利可痛的戰事又爆發了，因為他覺得世上無可希望的了，所以費德利大帝的戰鼓聲就把他吸引到波棉去了。他向那偉大的瑞霖說：你允許我在英雄的臥榻上死去吧，我沒有父親了！——

穆爾伯爵 你不要拿眼注視我，娜瑪麗雅！

海爾曼 他們給了他一桿軍旗。他隨着那普路士的大旗飛影向前奔飛。我們倆個可巧的在一座帳棚內休歇。他說了許多他那位上年紀的老父的話，並且說他一往的好日子——說他失敗的希望——把我們都說得眼淚溼溼的。

穆爾伯爵（埋首於靠墊中）別作聲了，咳，別作聲了！

海爾曼 八天後就是普拉葛的大血戰——我可以告訴你說，你的兒子可真是一位勇士的行徑。大軍的眼前他作了至可令人驚服的事情。他身傍的軍隊換了五次，他不離地點。炸彈左右紛紛的亂落，你的兒子毅然不退。一個飛來的子彈擊碎了牠的右手，你的兒子用左手執着那桿軍旗，仍不却退——

娜瑪麗雅（作欣幸狀）赫克韜復生，赫克韜復生！你們聽見了麼？他不却退——

海爾曼 天將近黃昏時，我逢見他在那子彈的飛鳴聲裏歪倒地上，他左手搗着那向外湧流的鮮血，右手他已經埋入地中了。他向我迎面高呼着說：兄弟！軍隊中都互相耳語說：我們的元帥一點鐘前陣亡了——我向他說：他是陣亡了，你怎麼樣呢？——他聽了我的話，就將左手撒開，大呼說：那麼誰果是一位忠勇的軍人，他就同我一樣追隨他的元帥於地下！眼看着他那偉大的靈魂果然就要步那位大英雄的後塵去了。

弗郎刺（作怒叱狀迎向海爾曼）叫「死」封鎖了你這可惡的舌頭去罷！你是到這裏來，與我們的老父以致命的衝擊的麼！父親！婀娜麗雅！父親！

海爾曼 這是我的將死的朋友的最後意志。他急喘着向我說：你把這把劍拿去交給我的年老的父親；他的兒子的血在這上頭沾染着哩；他已經受了報應，他可以心內敞快了。你告訴他說，他的詛呪促我入戰陣和死地，我在哀傷絕望中喪了性命！——他最末後的歎聲是婀娜麗雅！

婀娜麗雅（似自昏睡中被驚醒者）他最末後的歎聲——婀娜麗雅！

穆爾伯爵（以手擢髮，作極悲淒之號痛聲）我的詛呪促他入死地！他在哀傷絕望中喪了性命！

弗郎刺（徘徊室內）哎！你作下的甚麼事情啊，父親？我的嘉爾，我的哥哥！海爾曼 這裏是這把劍，並且這裏還有一張像片，是他同時自胸懷中取了出來的！

這張像片與這位姑娘絕相類似，絲毫不差。這張像片應當交與我弟弟弗郎

刺，他說——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弗郎刺（故作詫異狀）與我麼？娜瑪麗雅的像片？與我麼，嘉爾，娜瑪麗雅？與我？

娜瑪麗雅（作激怒狀迎向海爾曼）下賤的，受了賄賂的扯謊的人！（以手猛抓海

爾曼）。

海爾曼 我不是這樣的人，仁慈的小姐。你親自瞧瞧，這是不是你的像片——這大概是你親自交給他的吧。

弗郎刺 上帝鑒臨！娜瑪麗雅，這是你的像片！這實在是你的像片！

娜瑪麗雅（將像片仍向弗郎刺交回）我的，我的！嗷我的天和地呀！

穆爾伯爵（大聲哀呼，且以手指抓破臉皮）苦啊，苦啊！我的詛咒促他入死地！在

哀傷絕望中喪了性命！

弗郎刺 他在危險將死的時刻不忘我，不忘我！天神的靈魂——那死神的黑色旗幟

已經飄盪在他的身上，他還——紀念着我！

穆爾伯爵（作傷痛狀喃喃妄語）我的詛咒促他入死地，喪了性命我的兒子在絕望

中！——

海爾曼 這一種的悲痛我可難着受不了。告辭了，老先生！（低聲向弗郎刺）。你為甚麼也作了這件事情，公子？（急速走下）。

婀娜麗雅（跳起，追趕海爾曼）且住，且住！他末後的話是甚麼？

海爾曼（向後回呼）他末後的話是婀娜麗雅。（下）。

婀娜麗雅 他末後的話是婀娜麗雅！——否，你不是一個扯謊的人！那麼這是真的

了——真的了——他死了！——死了！（作立脚不穩狀，漸次暈仆地上）死了

——嘉爾死了——

弗郎刺 我看見甚麼了，劍上是甚麼？血跡上寫着——婀娜麗雅！

婀娜麗雅 他寫的麼？



弗郎刺 我看清楚了麼，或者是我作夢哩？你看那裏分明寫着血書：「弗郎刺，你不要棄捨了我的娜瑪麗雅！」你看，你看這一面還寫着哪：「娜瑪麗雅！過猛的死破壞了你的誓約。」——這你可看見了麼，這你可看見了麼？這是他用他的死將要僵直了的手指染着他心中的熱血在那天國的森嚴邊界上寫的！他勢將脫離肉體的靈魂還記掛着將弗郎刺與娜瑪麗雅結合起來。

娜瑪麗雅 神聖的上帝！這是他的筆跡。——他從未愛我！（速下。）

弗郎刺（向地上頓足）好可恨哪！我的全盤妙計都失敗在這顆執扭的腦袋上。

穆爾伯爵 苦啊，苦啊！你不要離開了我，我的女兒！——弗郎刺，弗郎刺！你把

我的兒子給我交回來！

弗郎刺 詛咒你的兒子的是誰呀？促你的兒子入戰陣，入死地，入絕望中的是誰呀？嗷！他是一位天神！他是天國的嬌兒。詛咒那殺了他的人！詛咒，詛咒你

自己去罷！

穆爾伯爵（作悔痛狀攢拳忿擊自己之胸部及額部）他是一位天神，是天國的嬌兒！  
詛呪，詛呪，滅亡，詛呪臨我自己的身！我是那位撲殺了他自己的偉大的兒子的父親。他一直到死還是敬愛我的！爲使我快意，他投入戰陣和死地之中！我這個不祥之物，我這個不祥之物！（作自怨自恨之兇忿狀）。

弗郎刺 他已經去世了，在後的悔恨有甚麼益處？（冷笑譏刺）。殺人比着使人復活容易得多了。你永不能把他自墳墓中再迎接回來了。

爾穆伯爵 永不能，永不能，永不能把他自墳墓中迎回來了！去世了，長此已矣了！——是你自我的心中把這個詛呪強勸了出來的呀——你——你——把我的兒子再交還與我！

弗郎刺 你不要招惹我的忿怒。我可不管你的死活！——

穆爾伯爵 好可惡的東西呀！好可惡的東西呀！快把我的兒子給我弄回來！（自椅中突起，伸手欲撲弗郎刺之咽喉，弗郎刺將其擲回椅中）。

弗郎刺 衰朽的骨頭！你還敢這樣麼——給我死去罷！給我失望去罷！（下）。

穆爾伯爵 千萬的詛咒轟隨你的身後！是你把我的兒子給我從臂腕中偷走了。（作

萬分憔悴狀轉側靠椅中）。苦啊，苦啊！失望而不能速死！——他們都躲開了

我，棄捨了我在臨死時——我的好天神們都離了我，一切的神聖都遠着我這個

白髮蒼蒼的兇手——苦啊，苦啊！無人來支扶我的昏沉的頭了麼，無人來解脫

我的憂苦的靈魂了麼？無兒子了！無女兒了！無友愛的人們了！——只是些路

人——無人來，孤獨淒寂——被棄捨了——苦啊！苦阿！——失望而不速死！

（姆瑪麗雅兩眼紅腫，作深悲狀上）。

穆爾伯爵 姆瑪麗雅！天國的使者！你是來解脫我的靈魂的麼？

姆瑪麗雅（聲勢較前溫和）你喪失了一個好兒子。

穆爾伯爵 你要說「害死了」吧。我擔負着這個罪名投到上帝的裁判座前。

姆瑪麗雅 不是這樣說，哀傷的老人！天父將他召回天國去了。若不然我們在塵世

上的幸福就要太過了——在那上邊，在那越過日月的上邊——我們還能再見他。

穆爾伯爵 再見他，再見他！哎那可要如同劍刃割穿我的心哩——若是我爲神聖到了天上，在衆神聖的班次裏看見他——那就是在至樂的天堂裏，也要爲地獄的冰冷戰慄貫徹我的周身哩！那就是在瞻仰上帝無窮的福樂中，一想到我曾害了我的兒子的念頭，也要使我粉身碎骨哩！

娜瑪麗雅 嗷，他要將你這個苦痛的念頭由你的靈魂裏給你微笑了去的：你不要傷悲了，可愛的父親，你快樂吧！我這樣完全的快樂。他不是在天國中彈着天使的豎琴，與天上的諸神聖謳歌娜瑪麗雅的名子麼，並且那諸神聖們不是都跟着他低聲的念誦娜瑪麗雅的名子麼。他最末後的歡聲是娜瑪麗雅！那麼他最開始的歡聲不是也是娜瑪麗雅的麼？

穆爾伯爵 天國的安慰自你的嘴唇上湧現！他要向我微笑麼，你說？寬恕麼？若是

我要死時，你應當在我的身傍，我的嘉爾的愛人。

喇瑪麗雅 死是到他的臂腕裏的飛行。那你可好了！那你真可妍羨。爲甚麼我這把子骨頭還不腐朽了呢？我這頭髮還不自蒼了呢？可惡的青年壯盛！歡迎你，氣竭精枯的衰老！你離天堂及我的嘉爾更近了。

（弗郎刺上）。

穆爾伯爵 你過來，我兒！你原諒我，若是我先頭對於你過於的嚴厲了！我寬恕你一切。我這樣喜歡在平安中死去。

弗郎刺 你哭你的兒子已經哭够了麼？據我看起來，你是只有一個兒子的。

穆爾伯爵 雅各有十二個兒子，但是爲他的若瑟他哭得眼中出血淚。

弗郎刺 嚙！

穆爾伯爵 去，把聖史取來，我的女兒，把雅各和若瑟的聖史念給我聽！這段聖史常常的感動了我在我還不是雅各的時候。

娜瑪麗雅 我應當從那一段與你念起呢？（手執聖史翻掀）。

穆爾伯爵 把那在他的羣兒裏尋不見他的愛子的——並且在他十一個兒子的隊中枉然等待他的愛子的，被棄捨了的父親的悲哀念給我聽吧——並且他一聽說他永不能再見他的若瑟時的那首哀歌也給我念念吧——

娜瑪麗雅（讀聖史）「他們將若瑟的外衣取去，宰一支山羊，把他的外衣染了血，並且把這件血衣送去，拿到他們父親的眼前說：這是我們發現的一件血衣，你看看：這是你的兒子的衣服不是？」（弗郎刺陡然走開）。「但是他認識這件衣服，並且說：這是我的兒子的外衣，必是一個兇獸將他吃了，一個餓獸將他撕碎了！」——

穆爾伯爵（向後倒入靠墊中）一個餓獸將若瑟撕碎了！

娜瑪麗雅（續讀）。「並且雅各扯碎他身上的衣服，拿麻衣來圍在腰間，哀哭他的兒子許多日子，他的衆兒女們都來安慰他；但是他不受他們的安慰，並且說：

我要悲哀着下地府去——

穆爾伯爵 住口罷，住口！我覺得心內很難受。

喇瑪麗雅（手中所執之書墜落地上，竄至伯爵身前）可了不得了，天哪！這是怎麼了？

穆爾伯爵 這是死！—— 漆黑—— 浮動—— 在我的—— 眼前—— 我求你—— 快把宣

教士叫來—— 叫他把—— 聖餐遞給我—— 在那裏—— 我兒弗郎刺？

喇瑪麗雅 他已經躲開了！上帝可憐我們！

穆爾伯爵 躲開了—— 自將死者的床前躲開了？—— 並且這都—— 都—— 是兩

個大有可望的兒子—— 你把他們—— 賜與我—— 你把他們—— 又招回去——

我等願爾名——

喇瑪麗雅（急號）死了！都死了！（作悲痛不堪之失望狀下）。

（弗郎刺作狂喜狀跳躍而上）。

弗郎刺「死了」！他們都喊叫，「死了」！這我可是「主人」了。全邸內都喊叫：「死了」！——但是怎樣啊，若是他或者只是「睡覺」呢？——自然的，哎自然的！這自然也是一種睡覺，但是是一種到了早晨絕聽不到：「祝你早安」的聲音的睡覺——睡與死只是雙生。我們可以給他們把名子來調換一下子的！精明強幹的，遂心如意的「睡」呀！我們要說你是「死」！（作擠眼之奸險狡猾狀）。那誰還能來，膽敢請我到審判廳去呀？誰還敢朝着我的臉說：你是個「兇徒」！那麼這副討厭的，道德和仁厚的假面具可揭去了！你們這可瞧瞧我弗郎刺的真面目，去恐怖去罷！我的父親使他的志願過於甜蜜了，把他的國境造成了親親熱熱的家庭，他終日歡天喜地的坐在大門口，向那出來進來的哥哥弟弟和小子們問好——我的眉毛要同怒雲一般懸垂在你們的頭頂上，我的威武的名子要同勢將跌落的彗星一般在這山峯上飄盪，我的額部要為你們的陰晴表！這個名子要斬斷你們的頸項，倘或你們胆敢直起你們的頸項來反抗我！我要把那芒銳



多刺的長錐刺入你們的皮肉裏，我要在你們的皮肉上嘗試我的鐵鞭。——在我的壇域內，我要使你們到那以馬鈴薯及淡薄的皮酒爲盛宴上惟一的珍貴的食品的地步，並且吃得體胖腮紅的人物到了我的眼前，決不能讓他們安然的過去！貧淒清苦的憔悴色和卑怯敬畏的蒼白色是我一生所愛瞧的顏色：我要拿這件制服來披在你們這一切小民的身上！（下）。

## 第二幕

在波棉之森林裏。

出場人物：斯痞概備

拉刺曼 盜羣

拉刺曼 是你麼？真是你麼？快叫我把你擠成了肉粥罷，可愛的心窩上的兄弟莫利！

刺！歡迎你在波棉的森林中！你的身體又大，又肥壯了。星十字軍！真還了得！你竟帶這麼一大杆子人馬來了，你這位能幹的徵募家！

斯痞概備 怎樣，兄弟？怎樣？並且還都是一色的十足人物哩！——這簡直叫你相

信不下去，上帝的降福顯然伴隨着我：我赤貧困餓的孤單一身，過岳當河時，僅有手中的這根棍子，但是現在我們已經設七十八位了，多半是些打鍋的商販，刷本境內無聊的學士，和書記；這纔是一隊好人馬哩，兄弟，纔是些好小子哩，向你說吧，這個偷了那個褲子上的扭口，也使他不能知覺，即使他身邊揹着實彈的鎗械也要偷他個穩當——我們全都是很足的了，全都是四十里寬廣，摸不着頭腦的聲譽。沒有一張新聞紙上你逢不見關於狡黠的斯痞概備的一段小新聞，我純粹爲這個緣故去定閱報紙——他們把我從頭頂一直到腳根都給你描畫了出來，你以爲你一定是看見了我——甚至我上衣的紐口怎樣，你們都未曾忘了。但是我們在暗中却把你們戲弄得可憐。最後我到一座印刷所中去，假裝說，我曾見了那位劣跡昭著的斯痞概備，把那個地方的一位給小孩子們治蛔蟲的醫生的真像片向印刷所中坐着的那位寫字的口授着令他筆錄了出來；這

件東西宣傳了出去，那位倒霉的醫生被逮了來，嚴竣的鞫問，在他的驚駭與愚蠢中他竟承認了，魔鬼捉我的！他竟承認了，「他是那位劣跡昭著的斯痞概備」——  
——關雷和疾電！我剛要邁步到官廳中去告他這樣的辱沒我的姓名時——我向你說吧，三個月後他就被吊起來了。後來我從絞臺前走過，瞧見這位假斯痞概備在絞臺上的那幅榮耀，就不得不很很的撮一撮鼻煙向鼻孔中去抹擦了——並且正在這絞臺上吊着斯痞概備時，斯痞概備却輕輕的脫逃了圈套，暗自在那過於聰明的正義國法身後指着牠們那驢耳朵給牠們自己瞧瞧，是何等的可憐。

拉刺曼（作笑狀）你還是你那個老樣子哩。

斯痞概備 你瞧，這就是我，這就是我在肉體和靈魂的兩方面。瘋子！還有件趣事，我得向你說說，是我新近在彩祭蓮女修道院中作了的。我們在我們的行途中的近黃昏時刻逢見了這座修道院，並且因為恰好這一天我們連一顆子彈還未曾發射——你知道，我向來是恨死了那句「虛度一日光陰」的俗語的——因此我

們就決定要作點事出來，與這夜色增光，即使是要魔鬼的一支耳朵的！我們在附近靜悄悄的伏伺到夜深。那座修道院中鼠子一般的寂靜了。燈光也滅了。我們想，女修士們可睡下了。於是我呼哨了一聲，我手下的人開始突進，並且這樣大的一陣喧騷，真同世界末日來了一般，我們野獸樣喊叫着闖進了那女修士們的修室內！——哈哈！——你真該瞧一瞧那一種的，那一羣可憐的小動物怎樣的在黑暗中摸索他們的衣服，怎樣的在他們的驚駭和錯愕中拿床布來裹纏他們的身體，有一些同貓一樣一齊爬到爐子的底下躲藏，有一些嚇得泔了一屋子的水，簡直可以使你在裏面學習游泳，並且那一陣陣可憐的呼救聲，和要命聲，最後甚至那位老妖婆，修道院裏的女院長，身上穿着愛娃在樂園裏未墜落「以前」的衣服——你知道，兄弟，在這遼闊的塵寰上再沒有比一個「蜘蛛」和一個「上年紀的女人」使我更厭惡的，你試想：一條赤裸裸的醜龍在我眼前婉轉跳躍，並且千貞潔萬貞潔的向我哀懇——一切魔鬼的！我已經舉起我的胳膊

膊肘子來，要把他那尚未脫落的「少數的珍貴骨頭」給他擣入直腸中去——快的打算罷！或者是把銀質的器皿，院內的寶藏，和一切明亮的小碟小碗都獻了出來，或者——我手下的人已經明白我的意思——我向你說吧，我們由這座修道院中弄走的珍貴物品的價值總在千塊嚙啦以上，餘外還落得一場開心的樂事，我手下的人給他們留下了一種紀念，使他們得九個月的工夫曳拖。

拉刺曼（作頓足艷羨狀）我怎麼就會不會在跟前呢！

斯痞概備 你瞧？你說，這是不是一種放恣淫亂的生活？但是我們的身體却仍舊敏健清爽，我們的團體仍舊團結存在，並且還時時的膨脹擴大同一位大主教的大肚皮一般——我不知道，我必是身上有點甚麼吸引的能力把上帝的地球上所有的匪類們同鋼鐵一般都吸引了來。

拉刺曼 你這塊好吸鐵石！我到要知道知道，你究竟是用的甚麼魔術——

斯痞概備 魔術？沒有人用魔術——我應當有聰明！應當有一種一定的實際鑑別的

眼光，這我們自然不是在大麥種子裏都能咬得着的——因為你瞧，我常說：一位優雅正直的人物無論用甚樣的柳樹根子都能造得出來，但是想當一個竊盜，却要有聰明——這也是得有一種固有的國民特性的，一種一定的，我所呼為「賊盜的水土」的，我勸你，快到歌賓國去吧，那個地方是現時竊盜和騙匪的雅興。

拉刺曼 兄弟！他們向我簡直誇讚了全部的意達利國。

斯瘞概備 不錯，不錯！無論甚麼人的意見，我們都不應當強迫他們不向外說，意達利國固然也有意達利國的人物，但是如果德國仍照樣繼續走他那已經開始走的道路，將聖經完全的屏除了，這似是德國現在的，最好的豫兆，那麼德國漸漸總還可以產生點好人物出來哩——總之我可以向你說，水土並沒有甚麼大關係，天才是處處都能有進步的，至於其他的，兄弟，一顆野林擒，你知道即使生長在樂園裏也永不會變為波蘿——但是我還可以向你再說——我說到那裏

拉刺曼 說到拘引的手段了！

斯痞概備 是的，不錯，拘引的手段。提起這一層，你第一當作的就是：倘或你到了一座城內，你就去向那管乞丐的，看守牢獄的，和那城內的巡丁們打聽，誰是照顧他們最殷勤的，你就去找誰——再者你還可以鑽在那城內的咖啡館裏，娼寮裏，酒店裏私自體認辨別，誰是對於那五分利率的低廉時代，和對於那警察改良的流行病亂曬亂吵得最甚的，誰是最好罵政府的，或者誰是最好批駁那推斷人心善惡的面容學等類事情的，兄弟！這就是那程度適當的人物了！他們的道德心已經搖動得同一個壞空了的牙齒一般了，你只用拿破牙的鉗子來拔罷，一拔準掉的——或者更好，更簡的方法就是：你去拿滿滿的一袋子錢，拋在那大街上，隨便找個地方隱藏起身體來，暗中留神誰來檢拾牠——稍待一霎，你再從他身後追趕了去，假裝着尋找失落的事物，大聲喊叫着，並且從他

身邊走過時這麼隨便的問一聲：這位先生曾見一個錢袋麼？倘若他說，不錯看見了，——哪那就是鬼看見了；倘若他不承認說：先生原諒——我不記得有這麼回事——我把懶得很——（跳起）——兄弟！快奏凱罷，兄弟！吹滅了你的燈罷，狡猾的喬依奈斯！——你找着你的人了。

拉刺曼 你真是此中精練出來的老手。

斯密懺備 我的上帝！這話似是我還會疑惑我是此中的老手哩——那麼你既把一個弄到了你的網罟裏，你可要仔細着去下手，把他起了出來的！——你瞧，我的孩子！我是這樣的去下手的：——我若逮着了一點的踪影，我就同一片牛蒡樣貼在他的身上，同他兄弟長，兄弟短的大吃大喝，但是你要切記！萬不可令他出錢會賬的！這固然免不了很要一筆款項來墊賠，但是你切莫吝惜——你再向前更進一步，引他入賭窟，引他與淫蕩的人物們交接，把他陷入決鬪毆擊和詭詐的奸計之中，一直的把他弄得精疲力疲，錢財良心及名譽一概破壞到



底；因為我直接向你說了吧，你若不把肉體及靈魂全都給他毀壞了，你絲毫的事情都辦不到——你相信我的話吧，兄弟！這我不止由我的深閱歷中抽繹下來五十次了，若是一個正直的人物一被驅逐出了他的巢穴，那魔鬼就是他的師傅——那這一步就要這樣容易——噉這樣容易，同老娼妓轉為朝夕祈禱的女聖徒一般——你聽這是一陣甚麼響聲啊？

**拉刺曼** 這是打雷的聲音，你只用繼續着說你的吧！

**斯痞懺備** 還有一條更短更妙的道路哩，就是你去把你的人的宅第，院落給他搶劫一空，使他身上連一件襯衫都沒有，這他自然就會自己來找你的——這宗的好猾可用不着你來指教我，兄弟——你去問問那裏那位紅銅色面皮的人罷——好蠢奴！我可真把他騙得不亦樂乎

我拿着四十塊暎咖向他舉示着說要給了他，若是他肯把他主人的鑰匙印成了蜜蠟的印痕送來——你試想！這個蠢笨的動物居然敢作此事，竟把，魔鬼捉我的！鑰匙給我送來，向我要那四十塊暎

「我向他說：先生，你也曾想到我現在要把這些鑰匙直接送呈警察長，並且與你去向露天底下的絞臺上賃一個位置麼？」——好，我的老天！偶不能你瞧見他那兩支眼睛瞪得有多大，並且急得手足開始動搖同一支沾了水的獅子狗一般——」天哪，這位先生纔有心眼哩！我要——要——」你要甚麼？你要魂在立時把髮辮盤了起來，同我逃亡去麼？」——「噉滿心的願意，滿心的歡迎」——「哈哈！可憐的饞嘴的！用肥肉捕鼠——你快嗤笑他罷，拉刺曼！噉噉！」

拉刺曼 是的，是的，我不得不承認了。我要把一篇的教訓用黃金的字寫在我的腦板上。魔王真有眼光，他選擇了你，作他的拉搯的。

斯疼概備 不是麼，兄弟？我想，若是我給他們拉了十個來，他們一定要救了我哩

——那開印書館的不是每十本中抽出一本來，贈送著作人的麼，那麼魔鬼爲甚麼反道去更吝嗇呢？拉刺曼！我聞着有火藥的氣味——

拉刺曼 了不得！我聞見已多時了——你留神罷，這左近必是又發生事情了！——  
不錯，不錯！我向你說了的，莫利刺——你帶了這一杆子的人馬來，可要使我  
們的頭領歡迎哩——他也招聚了許多的好人物來了。

斯痞襪備 但是我的人馬！我的人馬——吧——

拉刺曼 哪不錯！他們或許有更高妙的手段——但是我向你說吧，我們的頭領的聲  
望竟能使那正直的人們也動心。

斯痞襪備 這我可不去希望。

拉刺曼 不說笑話！並且他們還以不在他手下共事爲耻辱哩。他殺人不是同我們一  
樣爲搶掠錢財——他似是絕不過問錢財的，只求快自己的意，償自己的志願，  
甚至連他應得三分之一的贓份，他也拿去贈與那些孤獨的兒童，或者供給貧窮  
的，有希望的子弟們讀書。但是他若去收拾那般欺壓他們的農人同欺壓畜牲一  
般的鄉間貴人時，或者他逮着了一個身穿金邊大衣，膺鑄法律，枉屈國法的黑

暗人物時，或者其他這類的小先生們——那，漢子！他可要顯他的真靈魂哩，可要特別出色去處置他們，好像他週身的肌肉都是獾鬼一般哩。

斯宓概備 嚟！嚟！

拉刺曼 新近我們在酒店中聽說雷根堡的一位有錢的伯爵要從這裏路過，他們說他用他的律師的詭計打贏了一場百萬元的官司，他聽見這話時，正在案前坐着下棋。——我們有幾個人在這裏；他口內一面問着我，一面火速的跳了起來；我看見他咬着他的下嘴唇，這只是他氣忿到了極點時，纔作的——不過僅只五人！我向他說——已經設用的了！他說着把酒錢與那位開酒店的婦人拋在了案上，他纔要來的一杯酒，一口也不嘗，撇在那裏——我們就起座，奔了出來。他獨自一人跑到傍邊去，從始至終一句話也不說，只不過時時的問我們覺出甚麼動靜來沒有，並且命我們把耳朵貼在地上去聽那地裏面的震動聲。最後那位伯爵坐着車子過來了，車子裝載得沉重重的，律師在車子裏他的傍邊坐

着，前頭一匹馬隊，兩邊兩位家奴騎着馬——那您可該瞧瞧他那一份的兇勁，一支手抓着兩支手槍，在我們的眼前活活的跳入那車子中！並且那一聲大喝的：住下！——那位偏不住下的車夫登時從馭臺上滾了下來；伯爵由車內向外放鎗，子彈落了空，那馬隊也逃跑了——他喝叱着說：你的錢，黑心的賊！

——他同一頭板斧下的牛一般歪倒那裏了——那麼你就是那個不要良心的，使正義國法爲淫賤的娼妓的壞種麼？律師週身的顫動，牙齒震的得得的響——那匕首刺入他的肚腹裏同被擊入牆裏的一個釘子一般——「我把我的事情作完了！」他大聲喊叫我們，並且把身子昂然轉了過去；「搶劫是你們的事情。」他說了這句話，就走入那座樹林中去了——

斯痞概備 嚟，嚟！兄弟，我先頭向你說的話可別說了出去，他用不着知道這些事情。你明白麼？

拉刺曼 對啦，對啦！我明白。

斯寢概備 你是知道他的！他有這麼份瞎操心的脾氣。你明白我的意思。

拉刺曼 我明白，我明白。

（稅奇飛奔上）。

拉刺曼 那裏誰呀？有甚麼事情？林中的過路人麼？

稅奇 快着，快着！他們都在那裏？——千倍的了不得！你們還在這裏站着說閑話

哩！難道你們不知道麼——絕對的不知道麼？——羅萊——

拉刺曼 那麼甚麼事，甚麼事？

稅奇 羅萊被吊起來了，另外還有別的四個。

拉刺曼 羅萊？老天哪！自甚麼時候——你從那裏知道的？

稅奇 他已經入獄三個星期了，我們不知道，他已經堂訊三次了，我們不知道；他

們向他嚴刑拷問我們的頭領窩藏的地方——這條好漢連一句話也沒有招認；昨

天纔給他定了案，今天早晨他可到乘着特別快車去見魔鬼去了。

拉刺曼 該詛咒的！頭領已經知道了麼？

稅奇 一直到昨天他纔聽說。他氣得口吐白沫同一支狂暴的野豬一般。你知道他素來是最重視羅萊的，況且又是「嚴刑拷問」——繩索和梯子已經弄到了那座塔牢底下，但是無有效果；他又穿着一身加布晉教士的衣服，偷偷的走到他那裏，要同他彼此調換調換，羅萊堅持不允；現在他起了一個誓，簡直的使我們寒透肝膽，他說他要與他點起一支送葬的火把來，爲從來國王出殯時所未曾見過的，是要把他們那駝背給他們燒得紅一塊紫一塊的哩。我爲這座城內的居民擔憂。他久已就恨上他們了，因爲他們是這樣無恥的詐僞的，你知道，若是他說：我要作這件事情！那他這句話的沉重，擱在我們一類的人，已經是作成了的一樣。

拉刺曼 這是實話！我是知道我們的頭領的。若是他曾向魔鬼允許，他要下地獄，那即便使他念半段聖父經，能昇天堂，他也永不再念經哩！——但是吶！可憐

的羅萊！可憐的羅萊！

斯痞概備 須要思念着死！但是這却動不了我的心。（低聲唱一短歌。）

倘或我從那絞臺前走過，

我只把右眼閉起，

並且心裏尋思，大概只你一人吊着。

誰是個傻子，是我麼或者是你？

拉刺曼（跳起）聽！一顆槍彈的響聲。（聞槍響聲與喧噪聲。）

斯痞概備 又一聲！

拉刺曼 又一聲！頭領來了。

（歌聲隔幕高唱云：）

雲北城裏不向絞臺上吊人，

那是他們已把他吊死在先。（開始從頭復唱。）



稅彩兒，羅萊（隔幕大呼）嗚啦嗚！嗚啦嗚！

拉刺曼 羅萊！羅萊！十個魔鬼捉我的！

稅彩兒，羅萊（隔幕呼）拉刺曼！稅奇！斯痞概備！拉刺曼！

拉刺曼 羅萊！稅彩兒！疾電，闢雷，冰雹和暴雨！（向羅萊迎面疾奔。）

（強盜穆爾乘馬，稅彩兒，羅萊，格利木，叔夫得勒，匪隊等俱塵土滿身

上。）

強盜穆爾（自馬上躍下）自由！自由！——你得救了，羅萊！——把我的馬牽

下去，用酒把他洗刷洗刷。（倒臥地上）這可穀了本了！

拉刺曼（向羅萊）那麼當着普魯陀的火爐的！你是從輾輪下復活了了的麼？

稅奇 你是他的魂靈麼？或者我是個瘋子？或者果真是你？

羅萊（且喘且言）是我。真是我。完全的是我。你想。我是從那裏來的？

稅奇 這叫那巫婆去訊問去罷！對於你是宣佈了死刑的啊。

羅萊 這自然不假，其實比這還要更利害哩。我簡直是從絞臺上徑直的奔了來的。

你只讓我先喘喘氣吧。稅彩兒後來可以向你述說。遞給我一杯燒酒來喝！——

你也又來了麼，莫利刺？我想，在某個的地方纔能再見你哩——道是遞給我杯

燒酒喝呀！我的骨頭都零碎了——噉我的頭領！我的頭領在那裏呢？

稅奇 稍稍等等，稍稍等等——你道是告訴我們說說，你是怎樣的逃脫了的啊？我們怎

樣竟把你又弄回來了？這真使我莫明其妙。自絞臺上奔了來的麼，你說？

羅萊（手執燒酒一瓶一氣傾入咽喉中）啊，這好喝，這使五內生熱！——徑直的由

絞臺上奔來的，我說。你們在這裏站着，瞠目結舌的凝視，夢想都夢想不到！

——我離着那座可惡的梯子，就是我将由那上頭昇入亞伯拉罕胸懷裏的梯子只有

三步遠了——距離得這樣近了，這樣近——簡直是他們已經交涉妥當，要把我

連皮帶毛的拿去作解剖學的試驗品！簡直的給我一撮鼻煙，就可以把我這條性

命賣給你們的。我的空氣，自由，和性命都是多虧了我們的頭領的。

稅彩兒 這令人聽着真是有趣。頭一天我們由我們的奸細口中纔得了風聲，說是

羅萊深深的躺在了鹽中，並且倘或老天爺不早早的闖入拯救，那他明天白晝——就是今天——就得去走一切血肉同走的一條道路了——走！頭領說，甚麼能  
值得一位朋友！——不管我們能救他，不能救他，我們至少要與他點起一支送葬的火把來，為從來國王出殯時所未經見過的，是要把他們那駝背給他們燒得紅一塊紫一塊的。全體的人馬都被號召了來。我們特派一個人到他那裏去，他把我們的計畫寫在一張小紙條上，投入他所喝的熱湯中給他傳了進去。

羅萊 我對於這個計畫的效果很懷疑。

稅彩兒 我們單等那行人都走過去，路途空了下來的時刻。全城的人都跟了出來瞧熱鬧，馬隊和步行的人和車子混攪在一齊亂嚷嚷，並且唱着那絞臺歌，老遠的就聽見了。現在可放火燒啊，燒啊，頭領說！我們的人馬同飛箭一般的向四下裏奔馳，同時放起了三十三處的火，把火繩，火索扔到盛火藥的塔的旁邊，

扔入教堂和倉庫中——好兇啊！還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那東北風，牠是也恨上了這座城，來得與我們正合式，助着那猛烈的火焰已經撲到最高的屋脊上頭去了。這時我們大街小巷的跑來跑去，獐鬼般的大聲喊叫——失火了！失火了！全城裏跑了一遍——淒號聲——喧騷聲——轟響聲——一陣大亂，失火的警鐘鳴起來了，盛火藥的塔炸裂了，簡直的似是地從中間崩成了兩半，天塌下來，地獄下陷了千尋一般。

羅萊 並且這時押我到刑場的人們回頭觀望——這座城簡直的變成了果莫拉和索多麻，滿天的火焰，硫黃，和濃煙，似是四十座火山輪流着向外噴那地獄裏的元素，他們一見這個情形，都駭得跌倒地上，跑不起來——我這時乘機，趕緊的，同風一般的疾速！——去弄開了我的束縛，已經離着絞臺這樣近了——但是押解我的人們化成了石頭，如同魯德的妻子回頭觀望的聖史一樣，這可逃命啊！向那瞧熱鬧的人堆中闖開一條道路！這可脫逃了！六十步遠我把身上的衣

服脫下扔了，跳入河中，在水面下向前潛行，一直行得這樣遠，我覺得已出了他們的眼界，我纔露出頭來。我的頭領已經牽着馬帶着衣服在那裡等候我——我就是這樣逃了回來的。穆爾！穆爾！我願意你將來也這樣陷入困難中，我好以同樣的恩德報答你！

拉刺曼 一個獸性的志願，爲這份志願也該把你吊在那絞臺上——但是這實在是一種奮大力的危險舉動。

羅萊 這真是危急中的救援，牠的價值你們估量不出來的。你們只用嘗嘗像我嘗的這份好滋味吧——脖子上拴着繩子——四肢活潑潑的向墳墓裏奔走，那混賬的制度，和那剝皮者的儀式，向前走一步，——畏縮不進的腳蹣蹣跚跚的向前搖晃着走——就覺得更近一步了，可怕的更近了，距那可恨的，讓我去宿泊的殺人的兇器，在那淒涼慘切的旭日的霞光裏，我一級一級的住那絞臺上上昇，那潛伺的剝皮者的奴僕，和那極悲切的，出斬罪犯的軍樂聲——現在還在我的耳

內響着未息哩——那飢餓的烏鴉，自我的前任腐爛了一半的屍體上成三四十的驚飛滿天，亂鳴亂叫，這一切，一切的——再加上我對於這時分外豐饒的，死後的趣味的那份豫嘗！——兄弟，兄弟！和那闕空而起的自由的信號——那一聲的大響，髒髻是地球上崩開了一道鐵籬似的——聽啊，怯奴們！我向你們說罷，若是一個人由通紅的火爐中跳入了冰水裏去，也不能有我到了彼岸時，覺得這局勢陡然一變的痛快的。

斯痞概備（作笑狀）可憐的人！這可都過去了。（舉杯向其慶祝）。謹祝你復生之喜！

羅萊（將手中所執之杯擲之地上）不，福神的一切財寶都拿來！我也決不願第二次再嘗試這事了。「死」比小丑的跳躍略多點，但是「怕死」却比「死」還利害。

斯痞概備 並且那座迸了起來的火藥塔——這你可明白了吧，拉刺曼？——爲這個緣故那空氣中纔十幾里遠都聞着有硫黃的臭味，好像火神莫洛黑盡把他的盛衣

庫打開，在半空裏亮起衣服來了哩——這真是出色的作爲，頭領！真使我妬羨。

稅彩兒 這座城內的人們拿着宰割我們的夥伴同宰割一條被追逐的野豬一般取樂，那麼投劊子手去的！我們把這座城來犧牲了，保全我們的夥伴，還有甚麼過意不去的呢？況且我們手下的人馬還可以乘這個機會尋個現成的壑口，鑽進這座老皇帝的城裏去給他痛痛快快的搶劫一下子哩。——快告訴我說！你們都弄了點子甚麼東西來了？

匪隊中一人接言 我乘着他們正雜亂的時候潛入斯太芳教堂裏把那祭壇上的台布的金緣邊給撕下來了；那裏供奉的那位上帝；我說，是一位富人，並且拿着粗劣的繩子都能使他變成黃金的線的。

稅彩兒 你作得好——這宗破破爛爛的廢物擺在教堂裏作甚麼？他們拚命的與那造物主聚斂，造物主却笑他們這不成樣子的賸物，並且他的人類們可以空着肚子挨餓——那麼你，斯彭格雷——你把你的網撒在那裏了？

匪隊中之第二人 我同波格爾搶劫了一座商店，弄來的東西足穀我們五十個人用的。

匪隊中之第三人 我偷了兩支金表，和一打銀羹匙。

稅彩兒 好，好。並且我們給他們作下了一種災害，使他們四十天的功夫纔得撲滅

完竣。他們要想阻止那火威，就得用水來淹毀了這座城池——你不知道麼，

叔夫得勒，這一下子死了有多少人？

叔夫得勒 他們說，有八十三位。單那座火藥塔就炸死了六十。

強盜穆爾（作極莊肅之面容）羅萊，你的代價真不輕。

叔夫得勒 吧！吧！這能算的了甚麼？不錯，倘若那死了的都是些壯盛的男子們——

——但是那都是些向他們的床布上鍍金的襁褓中的嬰兒和那與他們驅逐着蚊蟲的皺縮了的小老太婆，都是些連屋門都找不着的，乾透了的，杜門不出的些人們

——都是些嗚嗚咽咽的催請醫生的病人，因為他已莊莊重重的端起架子來，欸



步追隨在那人羣的後邊去了——那兩條腿輕捷的早都奔了出來跟着瞧那幕趣劇去了，只有那城裏的渣滓留在了家裏看守屋子。

穆爾 哎，可憐的蟲豸！病人麼，你說，老頭子和小孩子？——

叔夫得勒 是的，不錯，投魔鬼去的！還有那座月子的和那到月的姘婦，他們怕在那四面透亮的絞臺下墮了胎；還有那青年的少婦，他們怕在這幕剝皮的人的短劇裏瞧出甚麼錯來；把那絞臺給印在了她胎中小兒的脊背上——還有那沒有皮鞋穿的貧苦的詩人，因為他們惟一的一雙皮鞋送入鞋匠舖中收拾去了，並且此外那些等等這類的狗東西們；這簡直連提一提的價值都沒有。我從一座木棚的傍邊走過時，鬚髯聽見那裏面呱呱的哭叫，我向裏面偷瞧了瞧，瞧見了一個甚麼東西呢乘着那火光？一個小孩子，還活潑潑的康健着哩，他在那棹子底下的地上躺着，那張棹子剛要開始焚燒——可憐的小動物！我說，你在這裏還寒冷哪，我扒着他的腿，把他投入了火中——

穆爾 真的麼，叔夫得勒！那可叫這火到你的胸脯裏去焚燒去罷，一直燒到「時間的永久」變成了灰色！去你的罷，兇狠的東西！永不許你再到我的部下來了！——你們不願意麼？你們躊躇麼？——誰敢躊躇，若是我吩咐了下來？——叫他走罷，我說——你們之中還有許多已經與我的憤怒成熟了的。我知道你是個甚麼東西，斯疾瀾備。我稍緩緩，定要走入你們大眾裏，很很的把你們檢察一下子哩。（俱戰顫而下）。

（穆爾作悔恨憤急狀獨在舞台上步來步去）。

不要理會他們，天國的報復者！——我能怎樣啊？你能怎樣啊，倘若你的流行的瘟疫，你的物價的騰貴，你的洪水的氾濫，去毀滅那些惡人時，帶累了好人？誰能命令那兇野的火焰不要向良田沃苗中去肆虐呀，倘若要他們去蠶食那毒蜂的巢穴時？——嗷！這宗屠殺小兒！這宗屠殺婦女！——這宗屠殺病人！——這宗兇慘的舉動怎樣折我的銳氣，使我心愧呀！牠們把我的最美的事業給我

毒壞了——這個小孩子這可站在那裏瀟面羞慚，並且被擄掄了在天國的眼前，因為他膽敢以力能舞弄天皇依被德的棍棒相自負，但是替去誅伐行妖作怪的巨靈，他却僅能推倒不中用的侏儒——滾罷！滾罷！你不是那真能掌上裁判的報復寶劍的人物，你頭一次的嘗試就失敗了——在這裏我撒手不實行這蠻橫的計畫了，我要去，隨便找一個地窟，把我埋藏了起來，那白晝却退我的耻辱的地方。（欲自行潛逃）。

數匪（速上）快小心了，頭領！有了鬼了！一堆一堆的波棉馬隊在林中巡邏——決定是地獄裏的那位藍襪子把我們給洩漏了——

新匪 頭領！頭領！他們已經探出我們的踪跡來了——週圍有好幾千人馬把我們圍在樹林的中央了。

新匪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我們的人叫他們逮了去了，叫他們拿鞞刑給軋碎了，給分了屍了！好幾千輕騎隊，龍騎隊，及獵兵攻打這座山丘，並且

把一切的壑口都給把守住了。

(穆爾下)。

稅彩兒。 格利木。 羅萊。 稅奇。 叔夫得勒。 斯痞慨備。 拉刺曼。

匪隊等同上。

稅彩兒 是我們把他們由羽毛的枕褥裏給抖擻出來了麼？你快喜歡吧，羅萊！我久已就希望同這黨子吃軍糧的騎士們動一動手——頭領在那裏呢？我們全部的人馬都齊全了麼？我們總還不缺火藥吧？

拉刺曼 火藥足得很。但是我們總共八十個人，仍不過僅只一人敵他們二十人。

稅彩兒 這更好了！讓他們五十個來碰我這一個大釘子來吧——他們已經候了這麼久了，一直候到現在我們把他們屁股後的乾草給點灼了，纔來動手——兄弟們，兄弟們！這却沒有甚麼危險。他們是把他們的性命定了七個克魯彩的價錢的；我們不是為我們的性命和自由奮鬥麼？——我們要同洪水一般去殲滅了他

們，並且要同閃電一般向他們的頭頂上發射——在那裏呢，投魔鬼去的！我們的頭領？

斯痞懶備 他在危急中棄捨了我們。那麼我們不能逃走麼？

稅彩兒 逃走？

斯痞懶備 哎！爲甚麼我不待在日露撒冷呢！

稅彩兒 那我可恨不能你在那臭屎溝裏癱死了，你這塊狗屎的靈魂！對於那裸體的女修士們你到有一張大嘴，但是你要看見兩個拳頭，你就——卑怯的人，快顯你的好身手罷，或者我們可以把你縫在那豬皮上，令狗去追逐你去。

拉刺曼 頭領！頭領！

穆爾（作緩慢之自語狀）我故意令他們都完全的入了重圍，這他們可要同失望的人們一般出死的奮鬪哩。（大聲）孩子們！這可真來了！我們或者滅亡，或者同被射擊的野豬一般戰鬪。

稅彩兒 哈！我要用我的爪牙把他們的肚皮給劃開，叫他們的內臟都尺長的流了出

來！——你指揮我們罷，頭領！我們要跟着你向「死」的血口中跳。

穆爾 你們把所有的槍支都上滿了子彈！火藥大概還不缺少吧？

稅彩兒（跳起）有的是火藥，拿地球去攻打月亮都設用的！

拉刺曼 每一人已經裝滿五對手槍的子彈，並且還有三支線槍。

穆爾 好，好！一部分人要爬到樹梢頭上去，或者藏在短叢裏，暗暗的向他們發

射——

稅彩兒 這是你的差事，斯瘧懶備！

穆爾 我們其他的，要同獾鬼一般，從側面去襲擊他們。

稅彩兒 這其中有我，我！

穆爾 同時個個都要把他們那小哨子吹了起來，在樹林裏來回的移動，使他們越覺

得我們的人數衆多；我們所有的狗儘都撒了出去，驅入他們的陣線裏，亂他們

的行伍，使他們一個個離散，奔入你們的射界中。我們三個羅萊，稅彩兒，同我，我們揀那人數最稠密的地方去攻打。

稅彩兒 真巧妙，真超絕！——我們要一齊的向他們發射，叫他們不知道是從那裏挨耳摑。我從前會拿槍把嘴裏噙的櫻桃都打掉了，這只用叫他們向上攤了來吧。（叔夫得勒以手扯稅彩兒，稅彩兒引頭領至傍邊，向其低語）。

穆爾 不要說啦！

稅彩兒 我求你——

穆爾 去罷！他幸虧他那無恥救了他的命。就是叫我和我的稅彩兒和我的羅萊死了，也不叫他死在我們的手下。我說，即便讓他把他身上的衣服脫去，說是一個過路的人，被我把他搶劫了——那你也請儘管放心，稅彩兒！我敢賭呢，他將來仍要免不了被吊死的。

（二宣教士上）。

宣教士（作驚異狀自語）這就是妖龍的巢穴了麼？——請你們的允許，諸位！我是

教堂中的僕人，外面站着一千七百名，我鬚邊根根的頭髮都在他們的保衛中。

稅彩兒 好！好！真會說，可免得胃腕裏受了寒。

穆爾 住口，夥伴！——你到這裏來有甚麼作的，你簡短着說吧，牧士先生！

宣教士 我是裁判生死的官府打發來的——你們賊盜們——你們殺人放火的兇徒——

你們好惡的無賴漢——很毒的蝮蛇族類，你們在暗中潛伺，隱身匿跡的螫人

人類的癩瘡——地獄的種子，——烏鴉和惡虫的美食——絞臺輾刑的殖民

地——

稅彩兒 狗！停止你的叱罵，或者——（將槍托舉至宣教士面前，向其恫喝）。

穆爾 呸，稅彩兒！何必破壞他的計畫——他這篇講演這樣費力背誦熟了，纔到這

裏來的——只用向下說罷，我的先生——「絞臺和輾刑的殖民地？」——

宣教士 並且你體面排場的大王！剪辮扒手的王侯！詐騙手的巨魁！太陽底下一切



無賴漢的大會長！——與那位首出的，可惡的，把上千百隊純潔無惡的天神驅入了反叛的火焰中，並且把他們同着自己拖入了地獄的深坑中的叛徒完全一樣——那被撇捨了的母親們的哀號聲起於你的腳根之下，你喝人的血，如同喝水一般，人命在你的兇慘的七首上頭連一個氣泡的重量都不能有。——

穆爾 很是實話，很是實話！只用向下說罷！

宣教士 甚麼？很是實話！很是實話？這也是一個答覆麼？

穆爾 怎麼，我的先生？這大綱是你所未會料到的吧？向下，只用向下說罷！你還要向下說甚麼？

宣教士（作忿然作色狀）兇狠可怕的人！快給我滾開罷！那被你刺死的伯爵的鮮血不是還在你的該詛咒的手指上沾染着的麼？你不是用你那慣盜的雙手，把禮拜主子的聖地給鑿穿了，並且用你那無賴的技倆把聖晚餐的神聖器皿都給偷走了麼，怎麼？你不是把火把投入了這座敬畏上帝的城裏了麼？你不是把那座盛火

藥的塔推倒在那良善的基督教徒的頭頂上了麼？（將兩手合起）兇慘的，兇慘的罪惡，一直臭到天頂上去了，使那末日的裁判，整理戎裝火速的飛臨你的頭頂！你成熟了爲報應，末日裁判的號角聲應該爲你到響的時候了！

穆爾 真是說得天花亂墜一直到這裏！但是說你要說的話罷！那市政官吏使你來傳達甚麼哩？

宣教士 傳達的是你永不配接收的事情——你向你四下裏瞧瞧罷，殺人放火的兇徒！你的眼所能瞧得見的，盡是包圍你的官兵馬隊——這裏沒有脫逃的地方了——這樣確切，如同櫻桃生長在這些橡樹上，並且這些松樹上生出桃子來，這樣確切，你們難得安安全的出了這橡樹和松樹的林子。

穆爾 你們都聽見了麼，稅彩兒和羅萊？——但是只用向下說罷！

宣教士 你聽罷，法庭是多樣的仁慈，多樣的寬厚處置你這個惡人：倘若你現在要立即爬到十字架前哀懇恩典和寬免，你看那「嚴厲」對於你要轉爲「憐惜」，

「正義」要轉爲「慈母」——她要把眼睛閉起來在你的罪惡的一半，並且只以——你快想想罷！並且只以「鞭刑處治你，就滿意了」。

稅彩兒 你聽見了麼，頭領？我可不可去下手勒起這支牧羊的狗的咽喉來，使他周身的寒毛孔裏都向外流紅汁？

羅萊 頭領！——狂風！關雷，疾電和地獄！——頭領！——他怎樣的拿牙齒咬他的下嘴唇呀！我可不可把這個東西的上部轉爲下部，同一圓錐樣給他倒豎在露天底下？

稅彩兒 讓我來！讓我來！讓我跪在你的眼前懇求你！讓我享這份把他研成了稀粥的快樂吧！（宣教士作驚叫聲。）

穆爾 離開他！誰敢動着他！——（將劍拔出向宣教士白。）你看哪，牧士先生！這裏立着七十九位，我是他們的頭領，並且沒有一個曉得甚麼是開步走，甚麼是聽指揮和號令，或者甚麼是按着大砲的響聲去跳舞，外面立着一千七百名，

短銃下鬚髮白了的人馬——但是你聽着！穆爾，殺人放火的人們的頭領，這樣說了：不錯，那位伯爵我打死了，多明歌教堂我放火燒了，並且搶劫了，把火把投入了你們那偽善的城中，並且把那座盛火藥的塔推倒到良善基督教徒的頭頂上了——但是不僅如此。還統多着哩，我所作的事情。（將右手伸出。）你瞧見我這一個一個手指上戴的四顆珍貴的戒指麼——你去把在這裏所見所聞的逐條報告那法庭中裁判生死的大人先生們去罷——這顆紅寶石是我自一位大臣的手指上取了下來，我乘他打獵的時候把他擊倒在他的公爵的腳底下。他由貧賤鄙污的階級巴結到公爵的第一個寵臣，他的比鄰的顛覆是他的尊嚴的坐椅——孤兒的眼淚把他這把坐椅抬了起來。這顆金剛鑽是我自一位財政大臣的手上取了下來，他向那出錢最多的人們鬻官賣爵，並且把那憂心耿耿的愛國志士踢出了門外——這一支瑪瑙戒指我戴着與一位你這類的宣教士增光，我親手把他掐死了，因為他在教堂內的宣講臺上哭泣着說那暗無天日的「教會裁判」已

經這樣的衰頹了——我本想把這戒指的歷史向你再多說點，但是這幾句已經  
毀我後悔白浪費在你的身上了——

宣教士 嗷法羅！法羅！

穆爾 你們聽見了麼？你們聽見他的嘆息聲了麼？他在這裏站着，不是好像要自天  
上咒下火來，焚燒那羅忒苛拉的麼，他不是拿聳肩來判決我們，拿基督教徒式  
的嘆息聲來詛咒我們麼！——這個人難道就這麼眼睛麼？他察視他教友的污  
點，有亞古的百支眼睛，但是他對於他自己竟能這樣的瞎眼麼？——他們由他  
們那雲天中把「柔順」和「忍耐」一關雷一般大聲向下宣講，但是他們却拿人肉  
去祭祀那博愛的上帝，和祭祀那火腕火背的兇神莫洛黑一般——他們口內宣講  
博愛主義，但是却去怒罵着驅逐他們門前立的八十歲的行乞的瞎子——他們驚  
天動地的攻擊「吝嗇」，但是他們爲得黃金扭扣的緣故，就把秘魯一國的人民給  
撲滅了，並且把那異教的人民當作牛馬套在他們的車前驅使——他們思索破了

家中最惡劣的人也不肯爲十塊銀錢就去把三位一體的上帝給賣掉了——嗷你們這黨子法理賽個人，這黨子屢鑄真理者，你們這黨子神聖們的猿猴！你們不覺得慚愧，去向那十字架前和祭壇前跪下禱告，你們拿皮鞭打破你們的肩背，並且拿齋戒斷食刻苦你們的肉體；你們妄想拿這宗齷齪詭詐的把戲來哄騙你們這黨子愚狂人所稱呼的全能上帝，這不是別的，正好像人們最刻毒的嘲弄一位大人物，倘若他們向他諂佞說，他最恨的是諂佞的人物；你們誇讚你們是忠厚正直的，是爲人的模範的，你們處處以此自負，外面裝出虛驕的樣子來，但是那識透你們的心腸的上帝定要去叱責那位創造者哩，倘若他不是創造了尼羅河畔的那個怪物的創造者時——把他給我趕出我的眼界去罷。

宣教士 一個惡人還能這樣的高傲剛強！

穆爾 還不殼——現在我可要痛痛快快的說幾句高傲的話了。你去轉告那兒戲人命

的，尊嚴的法庭罷——我不是一個同「眠睡」和「半夜」相勾結的，並且在爬牆的梯子上施展本領的小毛賊——我所作了的事情，我將來自然要在天國的賬簿中閱讀；但是同他的鄙污的代表，我却一言也不要枉費。你告訴他們說罷，我的手藝是「報復」，我的職業是「爲人類雪不平。」（轉身以背向宣教士。）

宣教士 那麼你是不要顧惜和恩典的了？——好，同你我已經完事了。（轉身向匪

衆。）那麼你們聽法庭令我來向你們大眾所宣告的罷！——倘若你們現在把這個判決了的罪犯登時細綁了起來，送交法庭，那你們的罪惡，你們瞧啊，都要從頭到底一筆勾銷的——那神聖的教會也要從新愛你們，把你們按到她的慈母的胸脯上去哩，並且你們大家個個都有到高官顯位的道路了。（作揚揚得意之微笑狀。）那麼，那麼？這如意麼，皇帝陛下？那麼快下手罷！快細起他來罷，你們無罪了！

穆爾 你們也聽見了麼？你們聽見了沒有？你們有甚麼可愕異的呀？你們還站在這

裡遊疑的甚麼呀？法庭釋放你們，許你們自由，你們實在已經是牠的俘囚了。——牠不殺你們，把你們的命送與你們，這不是胡說大話，因為你們實在已經被判決了。——牠允許你們高官顯位，你們當強盜，即使得了勝利，你們的命運也不過是受人家的侮辱，怒罵和仇恨。——牠向你們宣告和上天的和解，你們實在也被判決入地獄了。你們大家之中連一個一根頭髮不入地獄的人都沒有。你們還斟酌麼？你們還遲疑麼？地獄與天堂之間的決擇，還這麼困難麼？你快帮着勸說呀，牧士先生！

宣教士（獨白）這個人發瘋了麼！……（大聲）難道你們還怕這是活捉你們的個圈套麼？——你們拿去自己瞧去罷，這是總赦免狀。（由身邊取去書狀一紙，交與稅彩兒。）你們還能疑惑麼？

穆爾 瞧啊，你們瞧啊！你們還有甚麼更可要求的呀？還是親手畫的押——這真是出了一切界限的大恩典——或者你們怕他們說了不算麼，因為你們曾聽說，對



於奸惡的人們是勿須踐言履約的呀。——嗷那你們可用不着操心！他們這一種的權謀已經可以逼迫他們踐言履約，即使他們的話是向魔鬼允許了的。——我敢斷言，他們這種舉動是誠意的，他們知道，是我一人挑撥了你們，使你們反叛，使你們兇橫；你們大家是他們認為無罪的。你們的罪惡，他們認為青年的血氣不定，認為青年的浮躁。他們只是要我一人，我一人應該受罰，不是這樣的麼，牧士先生？

宣教士 這個由他口中說話的魔鬼是甚麼名子？——是的，不錯，自然是這樣的——這個人真使我摸不着頭腦。

穆爾 怎麼，還沒有答覆麼？那麼你們還想拿着兵器闖了出去麼？你們睜開眼向下裏瞧瞧，向四下裏瞧瞧罷！你們總不致還要這麼思想，這到了現在實在是小孩子的信仰心了。——或者你們瞧着我是喜歡戰鬥的，竟要自詡英豪，以戰死殺場為榮麼？——嗷你們可不要這樣想！你們不是「穆爾」啊！——你們是我

偉大計畫的可憐奴隸，是我偉大計畫的兇橫賊匪，同那行刑的A的手中的繩索一樣的卑賤的！——賊匪的戰死同勇將的戰死不是一樣的。賊匪是該死的，生命是他們的贏餘，他們得了生命，恐怖又跟着相迫了來——賊匪是有怕死的理由的人們。——聽啊，他們的號角聲怎樣的響啊！——你們瞧，他們那劍光閃耀多樣的怕人哪！怎麼？還遲疑不決麼？你們都糊塗了麼？你們都昏迷了心竅麼？——這是不可寬恕的！我不向你們感謝我的生命，我羞愧你們的犧牲品！

宣教士（作非常之錯愕狀）我簡直的要發瘋了，我快跑了吧！誰曾聽見過這樣的話？

穆爾 或者你們害怕，我要把我自己刺死，用自殺來破壞了他們那一份只要活人的條件麼？不然，孩子們，這是一種無益的恐懼。這裏我把我的匕首和我的手槍和我身邊預藏自殺用的一小瓶毒藥都解開擲棄一邊——我這樣的齷齪不幸，連

支配我自己的生命的權利都沒有了——甚麼，還遲疑麼？或者你們也許想我要反抗麼，倘若你們來綑綁我？你們瞧！這裡我把我的右手綑在這根橡樹枝上，我完全的無敵抗力了，一個小孩子也能把我推翻的——誰是第一個在危急中撇捨他的頭領的？

羅萊（作極激昂之動作）縱然是地獄把我們包圍了九重！（拔劍向空揮擊。）誰不是狗，誰救我們的頭領！

穆爾兒（撕碎赦狀，且將碎塊擲之宣教士面上）在我們的子彈中去赦免去罷！滾罷，怯奴！你去告訴那打發你來的議會說罷，你在穆爾的黨中找不到一個洩賣他的頭領的人——都擁護頭領啊，擁護頭領啊！

全體（狂呼）擁護頭領啊，擁護頭領啊，擁護頭領啊！

穆爾（扯脫身體歡呼）現在我們可自由了——夥伴們！我覺得我的拳頭裏有一師的人馬——「死」或「自由」！至少連一個活的也使他們弄不到手！

(鳴號開始攻擊。均拔劍鼓噪而下。)

## 第三齣

### 第一幕

婀娜麗雅（坐花園中，手執琵琶彈唱）。

英俊如天神，充滿沃爾華的樂趣，

世間一切的青年，都無他美麗，

他的眼波慈祥溫柔，似五月的陽光，

自蔚藍的水面反映。

他的擁抱——澎湃的狂喜！——

心與心相貼近，血潮沸騰，

口耳若被束縛——眼前成了昏夜——

魂靈飛入天空。

他的接吻——至樂的快感！——

似兩道火焰相繞纏，

似琴音，聲聲的聯爲

天樂的和諧。——

精神與精神，兩相奔併，飛併，竄併一處，

唇與腮怯戰，紅暈作燒——

靈魂流入靈魂裏——天地浮漂，

似銷鎔在相愛者的四週遭。

他死去了——枉然的，唉！枉然的

在他身後怯歎酸楚。

他死去了——生命中一切的快樂

都化爲悲聲消散了！——

（弗郎刺上。）

弗郎刺 又在這裏呢，死心眼的溺惑家？你自歡樂的慶筵上偷跑了出來，把客人們的興頭都給敗壞了。

婀娜麗雅 可惜這宗無罪過的興頭！送你父親到墓裏去的哀歌的聲音還在你的耳內  
飛鳴未息哩——

弗郎刺 那麼你要永久的悲傷麼？你讓那死者安眠，生者歡樂吧！我來——  
婀娜麗雅 那麼你甚麼時候再去呢？

弗郎刺 哀哉！不要作這麼個陰鬱傲慢的臉子了！你使我心內憂悲，婀娜麗雅。

我來告訴你說——

媪瑪麗雅 大概我又得聽弗郎刺封穆爾這一下子可大權在握的話了吧。

弗郎刺 是的，不錯，這正是我要使你知道的——馬克西彌良長眠在祖陵裏了。現在我是主人。我可是要充分的當這份主人的，媪瑪麗雅——你知道，你是我們家庭中所多珍視的人物，你被看待同穆爾的女兒一般，他對於你的慈愛越過他的死亡，這大概是你總忘不了的吧？——

媪瑪麗雅 永不能忘，永不能忘。誰能把這件事在歡樂的筵席上喝了幾盃酒，就把牠喝去了啊！

弗郎刺 我父親對於你的一番慈愛，你應當在他的兒子的身上報答，嘉爾已經死去了——你驚異麼？你暈眩麼？是的，果然的，這個思想也是這麼佻媚的尊嚴的，簡直連一個婦女的傲岸也給迷住了。弗郎刺拿腳踢最高貴的小姐們的希望，弗郎刺來向一位貧窮的，沒有他無依無靠的孤女捧獻他的心，他的手，和



他手下一切的黃金，一切的宮殿，一切的森林。——弗郎刺，人所妬羨的，人所敬畏的人物，情願宣言爲婀娜麗雅的奴隸——

婀娜麗雅 爲甚麼閃電不劈了這塊說出這麼罪過的話的醜惡唇舌！你殺了我所愛慕的人，那麼叫婀娜麗雅呼你爲丈夫麼！你——

弗郎刺 不要這麼冒失，至仁慈的大公主！——弗郎刺自然是不能像一個不勝情思，渴慕的戀愛者一樣把他的身子在你的眼前曲下半截子去——他自然是不會學過，像阿爾喀殿的爲情所苦的牧人迎着那山洞怪石之間的應聲去悲號他那想思的苦痛哩——弗郎刺一把話說了出來，倘若沒有答覆，那他就要——「下命令了」。

婀娜麗雅 蟲豸的你，命令麼？命令我麼？——但是冷笑着把你這命令給你打了回去呢？

弗郎刺 這使你辦不到。我還知道些方法，能這麼優越的挫折你這位頑固執拗的倔強頭腦的傲性哩——女修道院和高牆！

婀瑪麗雅 好！真好！在女修道院和高牆之內，纔能永久的脫逃了你這幅毒蛇的神情哩，并且那纔能有的是餘暇，去思念嘉爾，系念嘉爾哩，歡迎你的女修道院！敞開，敞開你的高牆罷！

弗郎刺 哈哈！是這樣的麼？——你小心了罷！現在你可教會了我怎樣挫折你的方法了——我的面容要像一位火髮的獐鬼一般，把你這個永遠不忘的嘉爾憂思自你的腦袋裡給你鞭笞了出來；兇惡的影像「弗郎刺」要潛伏在你心愛的人物的影像的背後如同臥在陰間黃金箱匣上的那支魔犬一般——我要抓着你的頭髮，把你拖到教堂裡去，拿着利刃把你的結婚誓約給你由靈魂裏逼迫了出來，我要強登你的處女的寢臺，並且用更大的高傲來戰勝你的高傲的羞恥。

婀瑪麗雅（向弗郎刺面上猛批一掌）你先拿這個當陪送去罷！

弗郎刺（作激怒狀）哈！這可得要怎樣的十倍，再加十倍的報復哩！——不能叫你當我的后妃——這份榮譽不能叫你獲得——我叫你當我的姘婦，令那些正直的

農婦們都用手指着說你，倘若你敢冒險走過街頭。你只用咬你的牙——由你的眼中向外噴火，放毒罷——婦女的怒容我喜歡瞧，並且使你愈顯得美麗，愈令人可愛。來——這一種的反抗彩飾我的戰勝，並且使我在逼迫來的摟抱中的滋味更加濃厚——你跟我到我的屋裏來罷——我急得火熱起來了——現在你可登時同我來罷（欲將啊瑪麗雅拖走）。

啊瑪麗雅（故作親暱狀抱弗郎刺之頸項）。你寬恕我弗郎刺！（弗郎刺，正欲伸臂摟抱時，啊瑪麗雅乘機從傍將其身邊佩劍抽出，飛步後退。）你瞧，惡人，我現在可以怎樣處置你？我是一個女子，但是是一個兇暴起來的女子——你只要敢無禮的動一動我的身體——這塊鋼就要直穿你的邪淫的胸脯，我舅父在天之靈扶助我的臂腕。你給我立即滾開！（將弗郎刺逐走。）

啊！我心內何等的做快呀——現在我可以自由呼吸了——我覺得，我這樣的剛猛同一匹火星四迸的烈馬一般，這樣的兇狠，同一支母老虎看見玳奪他的幼

子的劫奪者一樣——到女修道院中去，他說——多謝你爲這個可欣幸的指點！  
——被騙的愛情現在可找到了他的樂土——女修道院——救世主的十字架是被騙的愛情的樂土。（欲走下。）

（海爾曼作怯懦狀走入。）

海爾曼 婀瑪麗雅小姐！婀瑪麗雅小姐！

婀瑪麗雅 不幸的人！你還攪擾我甚麼？

海爾曼 這塊百斤重量要得自我的靈魂上去掉，在牠未將我的靈魂壓入地獄裡去以前。（向其倒身跪下。）寬恕呀！寬恕呀！我很得罪了你，婀瑪麗雅。

婀瑪麗雅 站起來！去罷！我絕不願再聞此事了。（欲走去。）

海爾曼（攔阻不令其去）。不要走！待在這裡！上帝鑒臨！無始無終的上帝鑒臨！  
這一切的你都應當知道！

婀瑪麗雅 一聲也不要向下再說了——我寬恕你——你安心的回去罷。（欲急速走

去。)

海爾曼 那麼就請你只聽我一句話——這一句話能恢復你一切的安寧。

媼瑪麗雅 (走回，作異訝狀向其注視) 怎麼，朋友？——天上地下誰能恢復我的安寧。

海爾曼 這只用我嘴唇上的一句話——你聽我說罷！

媼瑪麗雅 (作悲憫狀執其手) 善良的人——你嘴唇上的一句話能扯斷了「時間永久」的鐵門麼？

海爾曼 (自地上站起) 嘉爾還在世！

媼瑪麗雅 (大呼) 你這個不幸的人！

海爾曼 實在是這樣的——現在還有一句話——你的舅父——

媼瑪麗雅 (向其身前突奔) 你扯謊——

海爾曼 你的舅父——

娜瑪麗雅 嘉爾還在世！

海爾曼 並且你的舅父——

娜瑪麗雅 嘉爾還活着的麼？

海爾曼 你的舅父也活着哩——你不要說是我說的。（速速退去。）

娜瑪麗雅（癡立良久若石人，然後陡然醒覺，狂追海爾曼）嘉爾還活着哩！

## 第二幕

臨多腦河畔之一段地方。

羣盜踞一嶺巔之樹蔭下，馬匹緣山嶺齧食青草而下。

穆爾 在這裏我應當騙一騙。（倒身臥地上。）我的肢體似卸了下來的一般。我的

舌頭乾燥得同一塊瓦片一樣了。（稅彩兒潛然他去，爲衆所不覺。）我願請你

們給我由這江中取一掬水來喝，但是你們都一切的疲乏得要死了。

稅奇 我們皮袋裏的酒也都喝淨了。

穆爾 你們瞧，這田苗長得多樣的秀美呀！——樹上纍纍的果實，幾乎要壓折他們的枝條了。——葡萄大有可望。

格利木 這是一個豐年的豫兆。

穆爾 你相信麼？——能這樣「一滴」的血汗也在世間獲了報酬。「一滴麼」——但是或許夜間來一陣冰雹，都把牠們打毀了的。

稅奇 這可是容易可能的。一切的都能毀壞的，在收割之前數點鐘之內。

穆爾 這正是我要說的。一切的都要毀壞的。爲甚麼人類這螻蟻般的事業就應當於他成功，若是使他與神聖相埒的事業失敗？——或者這就是人類命運上頭的特徵了？

稅奇 我不識人類的命運。

穆爾 你說的好，並且你作得還要更好哩，若是你永不想去識牠！——兄弟——我

曾見過世上的人們了，見過他們那蜜蜂的憂慮和他們那巨靈的策畫——他們那天大的經營和他們那鼠蟻的事業，他們那千奇百怪的幸福競爭；——這個仗恃他那駿馬的奔馳——那個仗恃他那驢子的鼻端——再一個仗恃自己的兩條腿；這一種色色俱備的，生命上的彩票賭博，有這樣多的人們把他們的純潔和——他們的天堂都搵在了裏頭，希冀中一彩票，但是——抽了出來的盡是些空白廢紙——最後連一張中的彩票其中也無。這真是一幕，兄弟，勾你出眼淚的活劇，雖然牠刺激你的橫隔膜，使你要發笑。

稅奇 太陽多樣好看在那裏下沈呀！

穆爾（作賭景悠然神往狀）。這是一位英雄沈淪的樣子！——可欽仰，可崇拜！

格利木 你似是心中深深的傷感起來了。

穆爾 我還是個頑童的候代——我最得意的思想，就是如同「他們」一樣的生存，如同「他們」一樣的沈淪——（作猛忍一種潛痛狀。）這可是一個頑童的妄想



了！

格利木 這是我希望的。

穆爾（將帽搵至臉上）那時是一個時代——你們都走開，讓我一人在這裏吧，兄弟們。

稅奇 穆爾！穆爾！甚麼劍子手的——他的面色怎樣的變了啊！

格利木 一切魔鬼的！他有甚麼事？他病了麼？

穆爾 那時是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我若是忘了夜晚的禱告，我就不能安

眠——

格利木 你瘋了麼？你要讓你那頑童的時代來作弄你麼？

穆爾（將頭埋入格利木之胸懷中）。兄弟！兄弟！

格利木 怎麼？別學小孩子了——我求你——

穆爾 巴不得我是的——巴不得我再是的！

格利木 呸！呸！

稅奇 你快歡樂吧。你瞧這一帶秀麗如畫的山川——這可愛的晚景。

穆爾 是的，朋友們，這個世界是這樣佳麗的。

稅奇 是啊，這可是說對了。

穆爾 這個地球這樣的莊嚴。

格利木 對呀——對呀——這我纔喜歡聽哩。

穆爾（仍沈入神傷懊喪狀態之中）。但是我却這麼醜惡在這美麗的世界——我這

麼一個妖怪在這莊嚴的地球上。

格利木 哎呀！哎呀！

穆爾 我的潔白！我的潔白！——你們瞧一切的人們都出去在春日融融的日光裏

曝陽——爲甚麼獨我一人由這徬被大地的天樂中咀嚼地獄的苦痛呀？——一

切的人們都這麼欣欣榮幸，爲安樂的精神所鎔冶！——全世界「一」家，「一」位

大父高頭鑒臨——可不是「我的」大父呀——我一人是被驅逐了的，我一人被由潔白無瑕的人的行列間擯除了——我再也講不到赤子的名子了——再也不能領略情人的渴慕眼波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領略膩友的擁抱了。（作猛向後仰身狀。）四周爲兇徒所環繞——爲蝮蛇所圍困——被鐵鎖牢牢的鎖在了罪惡的上頭——冥冥眩眩的在罪惡漂搖無定的蘆葦桿上頭向兇險的荒塚裏奔——在這極樂世界萬花叢的正中間一個號咷悔罪的啊拔多那！

稅奇（向其他諸人白）真是不可思議！我從沒見過他這個樣子。

穆爾（面露哀痛狀）巴不得我能重入娘胎！巴不得我一生下來，就是個乞丐了！

——不！我不要奢望，哎，天哪——我不要奢望，我可以當像這麼個傭工一般的人物了！——哎，恨不得我能使我的身體疲憊得鬢邊血汗滴滾——只爲的是可以能買來一次午睡的快感——只一滴眼淚的至樂。

格利木（向其他諸人白）。只用耐一會兒瞧吧，他這狂熱勁已經開始跌落了。

穆爾 曾有一個時期，眼淚這樣愛自我的眼內流出——哎，你們安寧的時日啊！  
你，父親的宮邸啊——你們綠色的，噪雜的山谷啊！哎，你們一切我幼稚時代  
樂園的幻影啊！——你們永不能再回頭了麼——永不能用爽快的徐風，來清涼  
我的火燒火燎的胸肺了麼？你們同我悲哀吧，自然界——牠們永不回頭了，永  
不用爽快的徐風來清涼我的火燒火燎的胸肺了——都去了！都去了！永不能回  
頭了！——

（稅彩兒以帽盛水上。）

悅彩兒 喝罷，頭領——這裏有的是水，同冰一般清冽的水。

稅奇 你怎麼流血呀——你作了甚麼事了？

稅彩兒 糊塗的人，不過是一場兒戲，可是幾乎沒有要了我的兩條腿和一個脖項  
的。我正順着河邊的沙丘上頭這麼向前行走，歎吱的一聲，腳底下的沙塊滑了  
下去，把我滑了十菜因國尺遠——我跌躺那裏，重復整理我的五官，一眼瞥見

沙石裏這最清冽的水。我心裏想，這一跌，足殼我的了，這水一定要使頭領愛喝哩。

穆爾（將帽復交回稅彩兒，並將其臉面擦淨）。不這樣，人們都看不見你臉上的這傷痕，這是波棉的馬隊向你的額上刺傷的——你這水好喝，稅彩兒——這傷痕與你壯觀。

稅彩兒 吧！算不了甚麼！還足有再着得牠們三十個的地方哩。

穆爾 是的，孩子們——那天真是一個熱烈的下午——可是我們却只喪失了「一個」人——我的羅萊死得磊落可敬。他若不是爲我而死，人們一定要在他的骸骨上豎起一塊大理石來哩。現在你們只好以此聊相寬慰了。（揩拭眼淚。）陣地上究竟陷落了多少敵人？

稅彩兒 輕騎隊一百六十人——龍騎隊九十三人，獵兵約四十人——共計三百人。  
穆爾 三百人爲一人！——你們人人都在我這個腦殼上頭有份！（將帽脫下。）這

裏我舉起我的七首！這樣真，我的靈魂的存在！「我永不要棄捨了你們。」

稅彩兒 不要起誓呀！你不知道，是否還能有如願的幸福時日，反要來後悔的呀。

穆爾「我的羅萊的骸骨鑒臨！我永不要棄捨了你們。」

（柯沁斯奇上。）

柯沁斯奇（獨白）。在這一帶地方上，他們說，我可以逢到他——唔呀啦！這些甚麼臉子呀？——難道說——怎麼，要是這些人們就是——不錯，這是他們了，是他們了——我要向他們打話。

稅奇 小心了！那裏來的是誰？

柯沁斯奇 諸位們！諸位原諒！我不知道，我走得對呀不對？

穆爾 若是你走得對了，我們應當是些甚麼樣的人們呢？

柯沁斯奇 應當是些男子們！

稅彩兒 我們是否也曾表示過，我們是些這樣的人們，頭領？

柯沁斯奇 我尋找的是視死如歸的男子們，拿着危險，同一條馴順的長蛇一般纏繞自己的身體戲耍，拿着自由比榮譽和生命還要貴重，只提起了他們的名子，便使那窮苦和被壓迫的人們歡迎，便使那胆壯的要胆怯，和那暴虐的面色要陡白。

稅彩兒（向頭領）。這個小伙子令我心愛——你聽着，好朋友！你找着了你要找的人們了。

柯沁斯奇 這我也心裏想，並且還要希望：馬上就找到我的些弟兄們哩——那麼你們現在可以指引我到我要找的那個正當的人物吧，因為我尋找的是你們的頭領  
穆爾大伯爵。

稅彩兒（將手遞於柯沁斯奇，極露熱烈）。可愛的小子！我們彼此以弟兄相稱呼。  
穆爾（走近前來）你也認識這位頭領麼？

柯沁斯奇 你就是的——看你這幅面容——誰見了你，還要再去找別的一位去？

(向其瞪目凝視良久。)我平日常自渴望一見那位目光炯炯，睥睨一世，高踞加塔歌的頹垣荒跡之上的大偉人——現在我不渴望了。

(語竭，一良久之寂默繼之。)

稅彩兒 真是好少子！

穆爾 那麼甚麼事情使你來投奔我呢？

柯沁斯奇 哎頭領！我的比殘酷更殘酷之際遇——我在這個世界風波凶暴的大海裏遭了破舟之厄，我一生的希望，我不得不眼睜睜的瞧着牠沈入海底，只給我留下這個大損失的苦惱回憶，若是不去尋找一種別的動作，來窒塞我這個回憶，那他定要把我弄瘋了的。

穆爾 又是一個怨天的不平者！——只用向下說吧。

柯沁斯奇 我去當兵。災禍跟了我那裏去——我同他們搭船到東印度去，我的船在礁石上撞碎了——我的一切計畫無一不失敗！最後我聽見寬裏廣裏盡是說的你



的事業的，他們叫作「殺人放火」，我到這裏來，三十邁輪遠的路程，心裏決定了，投你麾下聽從指揮，若是你肯容納我的役務時——我求你，尊貴的頭領，不要拒絕我這番懇求！

稅彩兒（一躍而前）。嘻嘻！嘻嘻！這可是我們的羅萊千倍的賠償了！一個整個的殺砍人物爲我們這一桿子的人馬！

穆爾 你的名子叫作甚麼？

柯沁斯奇 叫作柯沁斯奇。

穆爾 怎麼，柯沁斯奇，你也知道，你是一個輕浮的孩童，要遺誤你一生的大關頭，如同一個無知無識的女子一樣的麼？——這裏可不是同你夢想的那擲皮球和滾地球好玩耍的地方。

柯沁斯奇 我知道，你要說甚麼哩 我今年二十四歲，但是我却曾眼見過劍光閃耀，耳聽過鎗彈繞我四周飛鳴。

穆爾 這樣麼，青年的先生？——那麼你只是爲這個緣故纔學了你的劍術麼，爲的是好拿劍去刺倒貧窮的行路人爲圖一塊國幣起見，或者是好從身後把那利刃刺入婦女們的肚腹裏去的麼？去罷，去罷！你是由你乳母手中脫逃出來的，因爲她會拿鞭條恐嚇了你。

稅彩兒 甚麼劊子手的，頭首！你思想甚麼哩？你要把這一個赫古來斯給打發走麼？他這份眼光的兇狠，不是恰恰的好像他只要用一把攪飯的杓子，就能把撒克遜國的大元帥給驅逐過印度恒河的彼岸的麼？

穆爾 因爲你的些瑣屑小事失敗了，所以你來這裏要當一個歹人，一個殺人的兇徒麼？——「殺人」，童子你也曉得這句話的沈重麼？你也許能安安穩穩的去睡覺，倘或你把罌粟花的腦袋給砍掉了，但是靈魂上耽着一件殺人的兇案——

柯沁斯奇 一切你命我作的砍殺勾當，我都要負責。

穆爾 甚麼？你是這麼聰明的麼？你竟胆敢用阿諛的言詞來乘一個人的弱點麼？你

從那裏能知道，我不曾作過惡夢呀，或者我躺在靈床上彌留時，良心上不起恐怖麼？你已經作了多少作時會想到要負責的事情了呵？

柯沁斯奇 實在的！還很少，但是這投奔你來的舉動，却是的確確想到了的。

穆爾 那麼是你府中的管事的把羅賓的故事弄到了你的手中——這一種不小心的奸奴真該把他們繫在舟艇上，罰他們作一輩子搖櫓的苦工——這些故事激起了小兒無識的幻想力，並且把那狂妄的偉人熱傳染了你麼？那麼你是心熱名聲和光榮的麼？你是要用殺人放火的勾當來買不朽的榮譽的麼？那你可以記着點吧，貪虛榮的青年！爲殺人放火的人們可無桂樹長春！在匪徒打的勝仗上頭無凱旋的榮耀——可是詛咒，兇險，死亡，恥辱等等——你也瞧見那邊嶺頭上的處刑臺了麼？

斯痞概備（作不可復耐狀來回走動）哎呀，多麼糊塗呀！多麼可厭哪，多麼不可恕的糊塗呀！這可不是這樣的個作法！我一定不這麼作。

柯沁斯奇 一個不怕死的人還有甚麼可怕的？

穆爾 說得好！真是無比！你在學校中真是肯用功，把你的「賽乃嘉格言」真背得

熟。——但是可愛的朋友用這一宗的名言你却打不動飲恨忍痛的心，永弄不鈍

披心瀝肝的忠告箭鋒——你正正經經的細想一想罷，我的孩子！（握柯沁斯奇

之手。）你想啊，我拿着一位作父親的心腸來勸告你——你未跳入深淵之前，

須要曉得那個深淵有多樣深！倘若你知道在世界上還只有一件快樂的事情可圖

時，——或許有那宗時刻要出現，在這宗時刻裏你要——醒悟——可是——那

就要晚了的。你須要知道，你這個舉動是如同出了人類的團體一般——或者

你應當為一個超人類的人，或者你是一個醜鬼——我再說一次，我的孩子！倘

若你還有火星般一點其他的希望未滅時，那你就離開這個可怕的團體吧，因為

這個團體若不是一種更超越的哲識所建設時，那就只是失望的結合——人們能

自誤的——你相信我的話吧，人們能視此為精神上的奮發剛強的，但是到了

頭，終究仍是失望——你相信「我」，「我」吧！那麼你趕快的走開罷。

柯沁斯奇 不！我現在不再逃奔了。若是我的懇求不能動你的心時，那麼你就聽我的橫禍的歷史罷。——你一定要親自把刀子硬納入我的手裡，你一定要——你們坐在這地下，留心聽我向你們述說吧！

穆爾 好，我要聽你這段歷史的。

柯沁斯奇 那麼告訴你們說吧，我是一位波棉的貴胄子弟，因為我的父親去世早，所以我就承襲了頗不小的一段勳爵士的采地。那個地方是天堂一般的個地方——因為那裡藏着一個安琪兒——一個儀態萬方的妙齡女郎，天光一般的貞潔。但是，我向誰說這些話呀？這同一陣風一般自你們的耳畔吹了過去，入不了你們的耳內——你們是從未發生過愛情的，從未領略過愛情的——

穆爾 慢着，慢着！我們的頭領臉上飛紅起來了。

穆爾 住了口吧，我改日再聽你這段歷史——明天，最近的一日，或者——若是我

見了血時。

柯沁斯奇 血，血——你只用向下聽罷！血，我告訴你說，要充滿了你整個的靈魂哩。她本是出身於平民的階級的，是一位德國女子——但是她那份體態容貌却熔化了貴族們的特殊地位。她極慚愧端正的樣子自我的手中把定婚的戒指取去了，後天我就可以領我的「婀娜麗雅」到教堂裡的神壇前行結婚禮了。

穆爾（猝然由地上立起）。

柯沁斯奇 可是正在這個馬上就要領略的至樂的迷夢裏並且正在結婚慶典的佈置之下——我被一位特使持召來令我赴闕覲見。我立即奔了那裏去。他們把許多說是我寫的信件拿出來指給我看，盡是些作奸賣國的內容。我對於這一種的好惡無良，面上羞得通紅——他們摘去我的佩劍，把我投入牢獄裏，我的一切思念我都失掉了。

稅彩兒 那麼這其間——只用向下說吧！我已經聞着烤肉的味兒了。

柯沁斯奇 我在獄室裏躺了一個月的工夫，並不知道是怎麼回子事。我爲我的婀娜麗雅懸念操心，她爲我這一場橫禍定要每一分鐘感一次死的痛苦哩。最後朝中的第一大臣來了，他向我賀喜，因爲事已水落石出，證明我的無罪，說的話，糖一般的甜密，並且向我宣讀釋放我的召書，把佩劍又發還於我。現在我滿心的高興，可要回我的府邸，奔入我的婀娜麗雅的臂腕裏去了，——但是她却無了踪影。他們說，她在正半夜裏被人弄走了，但是弄到那裡去了，却無一人知曉，並且自此以後也從無人見過她。啐！登時同起了個閃電一般，我就明白過來了，我飛奔到城裡去，細心在朝中打探——人人都拿眼睛瞪我，沒有一個告訴我這件事的——最後我在宮內一層隱藏着的窗格子裏發現了她——她將一張小紙片投給了我。

稅彩兒 這我不是說了的麼？

柯沁斯奇 地獄，死，及魔鬼！那上頭可寫對了！他們令她自己決擇，是否願爲公

爵殿下的姘婦，或者更願眼瞧着我死去。在名譽和愛情的良心交戰中她決定了第二着，那麼（作狂笑狀。）我就得救了。

稅彩兒 那你可作了甚麼呢？

柯沁斯奇 我站在那個如同被千萬關雷所擊中的一般！——血！是我第一的思想，血！我最後的思想。滿嘴的白沫，我奔到了家中，選了一把三尖的短刃，拿在手裏，異常兇惡的樣子奔了那位大臣的住宅裏去，因為只他——只他是作了這奸險的拉攏的。他們大概是自街巷一方面瞧見了我，因為我走了上去的時候，一切的屋門都已關鎖。我搜尋，我發問；「他去覲見公爵去了」，是回答的話。我逕直的到了那裡去，他們都說沒有見他。我又折了回來，打破他的屋門，尋見了他，正要下手去——但是忽然由埋伏的所在中跳出五六個下人來，奪去我手中的短刃。

稅彩兒（向地上頓足）那麼他一下也沒挨上，你空着手走了麼！



柯沁斯奇 我被他們捉了去，被他們控告了下來，痛痛的吃了一番官司，就把我非  
常的侮辱——你們留心罷！——因「特別的」恩典非常侮辱的樣子驅逐出了邊  
界；我的財產盡都被公爵賞與那位大臣，我的婀娜麗雅仍在老虎的爪中悲歎和  
哀傷她的苦命，這其間我的報復空自虛懸，不得不屈折於專制的淫威之下。

稅彩兒（起立磨其手中所執之劍）這可有了該放火燒殺的東西了，頭領！

穆爾（作異常之激動狀正自來回行動，至是乃突然躍起，向衆強盜白）我要得去瞧  
瞧她——起！趕緊的收拾——你不用走了，柯沁斯奇——趕快的拴束！

衆強盜（齊白）到那裏去？甚麼！

穆爾 到那裏去？誰問到那裏去？（向稅彩兒怒叱）奸徒，你要阻攔我麼？但是即  
便是上天的意志！

稅彩兒 我好徒？——你到地獄裏去，我也跟你去！

穆爾（抱稅彩兒之脖項）真是兄弟的心腸！你跟我去——她哭泣，她哀傷她的苦

命。走！趕緊的走！都走！到弗郎克邦去！八天以內我們應當到了那裏。（全體下。）

## 第四齣

### 第一幕

穆爾伯爵邸四周之田野。

出場人物 強盜穆爾 柯沁斯奇（立遠處。）

穆爾 你先走一步，給我去通報。你總還該知道你應當說的一切的話吧？

柯沁斯奇 你是邦德伯爵，由麥克倫堡來，我是你的馬弁——你不用操心，我會裝我的腳色，告辭了！（下。）

穆爾 歡迎你呀，祖國的地！（俯身吻地。）祖國的天！祖國的太陽！——和田野，和丘嶺，和江河，和森林！你們一切，一切的都受我熱烈的歡迎罷！吹得多樣的有趣呀這家鄉山嶺中的空氣！多少清涼的樂趣都由你們中向我這可憐的流浪

人撲面湧來！——是地府呀！是詩人的幻境呀！住了，穆爾！你的脚下所踐踏的是在一所威嚴森蕭的聖廟裏！（益向近處走來）瞧那裏呀，邸院裡還有那些舊日的燕子巢穴哩——也還有這座花園的小門哩！——和那籬笆上的這個拐角兒，在這裏你會屢屢的窺伺和挑鬪那要捉你玩戲的人——並且那邊低處青青的山谷，你在那裏戲充偉人亞力山大，率領你的馬其墩兵馬向啊爾柏拉方面迎敵，那谷邊隆起生滿榛莽的丘嶺，從那高頭你撲倒波斯國的守督——並且你的戰勝的旗幟高高的飄盪着！（作愉快狀。）頑童的黃金時代又在我這亡命人的心靈裏復現了——那時你是這樣有幸福的，是這樣完全的，這樣長空朗徹的愉快的——可是現在呢——滿地裏落的盡是你的些計畫的碎片！這裏是你當初打算着在將來要高視闊步，為一位偉大的，威武的，為人所稱道不絕的人物的地方——這裏是你打算使你鬻齡的生活在啊瑪麗雅茂盛的兒羣中二次復現的——在這裏！在這裏你要為你的人民的一位神明君主——但是惡魔却疾視你這種種的計

畫，使牠們不得成功！（仰首作憤激狀。）爲甚麼我到這裏來了？爲的是叫我好似一個被鐵環的琅璫響聲自他夢獲自由的睡夢裏驚了起來的個囚徒一般——不，我仍回我的地獄裏去罷！囚徒把光忘了，但是夢獲自由的夢却如昏夜裏他頭頂上打了個閃電，閃過之後，就更覺夜黑了——告辭了，你們故鄉的山谷們啊！你們往昔瞧見童子嘉爾，那時童子嘉爾是個有幸福的童子——現在你們瞧見嘉爾已經成人，他却落魄不堪（急轉身向該地之極末端走去，但忽又止步立定，作哀痛難捨狀回首向邱中望去。）不瞧瞧她麼，一眼都不瞧麼？——並且我與婀娜麗雅只不過一牆之隔了——不！我一定要瞧瞧她——定要瞧瞧他——即便這是使我要粉身碎骨的！（復將身軀扭轉）父親！父親！你的兒子來了——躲開了罷，你兇狠沸騰的血潮！去罷，你深陷的，可怖的，閃動的，茹恨的眼光！只「這一點」鐘你們釋放了我，別來攪亂我的心頭——婀娜麗雅！父親！你的嘉爾來了！（急向伯爵邱中奔去。）苦惱我吧，若是——天一亮了，不要

撇下了我，若是夜色上來了——苦惱我在可怕的夢中吧！只不要把我這點惟一的快樂給我毒壞了！（此時已立門前。）我怎麼了？這是甚麼呀，穆爾？你是個男子罷！——胆寒麼——神驚麼——（由門內走入。）

## 第二幕

伯爵邸中掛肖像之大廳。

出場人物：強盜穆爾 婀娜麗雅（同上。）

婀娜麗雅 那麼你相信，在這些肖像中能認出他的肖像來麼？

穆爾 噯，完全一定的。他的形像總是這麼活活的出現於我的腦中的。（繞壁而前，以次觀看其上所掛各肖像。）「這一位」不是的。

婀娜麗雅 猜對了！——這是伯爵的創業始祖，他曾在紅鬚大王麾下剿滅海盜，建立戰功，所以纔獲封這個爵位的。

穆爾（仍徘徊各肖像間）「這一位」也不是的——這也不是的——那裡「那位」也不是的——他的像不在他們之間。

娜瑪麗雅 怎麼，請你再仔細一點瞧瞧吧！我想你認得他——

穆爾 我認我的父親不能更清楚的！這位口邊沒有那一種溫柔的容顏，這是使他由千萬人都易認出來的——他不是的。

啊瑪麗雅 我吃驚了。怎麼？十八年未曾見面，那麼還能——

穆爾（急白，且面上一陣紅暈飛過）「這一位」是了！（立肖像前如中閃電。）

娜瑪麗雅 一位卓約優嘉的人物！

穆爾（作仰首癡立肖像前，一往神深狀獨白）父親，父親！你寬恕我！——是的，是一位卓約優嘉的人物！——（揩拭眼淚。）是一位神聖的人物！

娜瑪麗雅 你對於他似是很關心的。

穆爾 唉，一位卓約優嘉的人物——他竟死去了麼？

娜瑪麗雅 死去了！我們最好，最親愛的人們都死去了——（輕輕執穆爾之手。）

伯爵，月光之下，無一種幸福是能成熟的。

穆爾 很是真的，很是真的——那麼「你」已經作過這樣憂悲的閱歷了麼？你恐怕連二十歲還不到呢。

娜瑪麗雅 我曾作過這樣的閱歷了。一切的生活，目的在重行憂悶死去，我們覺生命有趣，我們去貪得，只為的是好悲痛着再喪失。

穆爾 那麼你已經有所喪失了麼？

娜瑪麗雅 沒有甚麼喪失。全都喪失了。沒有甚麼喪失——我們向前走吧，伯爵先生？

穆爾 這樣急麼？那邊右手的這張像片是誰呀？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幸的人的面容。

娜瑪麗雅 左手的這張像片，是伯爵的兒子，是這裡的真正主人——來吧，來吧！

穆爾 但是右手這張像片呢！



婀瑪麗雅 你不要到花園中去麼？

穆爾 但是右手的這張像片呢？——你落淚麼，婀瑪麗雅？

婀瑪麗雅（速下。）

強盜穆爾 她愛我，她愛我！——她全體的性靈都開始激動起來了，淚自她的腮上

下滾，洩露了她的心事。她是愛我的！——不堪的人！這你纔值得她這把子熱

淚哩！我在這裡立着，不是同立在斷頭台前的一個待決囚犯一樣了麼？這是那

張我勾着她的頸項享無窮快樂的長椅麼？這是我列祖列宗的廳堂麼？（仰視其

父之肖像，深為感動。）你，你——你的眼中向外發怒火——詛咒，詛咒，斥

逐！——我在那裡呀？我眼前怎麼發起黑來了——上帝的驚嚇——是我，是我

把他害了！疾步奔去。）

（弗郎刺封穆爾作深忠狀。）

弗郎刺 去罷，這幅影像！去罷，畏怯的心！你驚懼的甚麼，你怕的誰呀？不是自

從牆垣內有了這個人的踪影以來，數點鐘之間，已經就好像我瞳後老追隨着個地獄的密探一樣了麼——我應該是認識他的麼！這使我一見生畏，心內驚顫的，是他的日光晒焦了的，兇野的面皮上這份雄偉的，似乎我會常見過的神情——連瑪麗雅對於他也不是這麼淡然漠然的呀！她見了他，不是總無那宗向來對於一切人們都這麼吝嗇，不這麼兇狠的眼光麼？——我不曾看見她偷流幾滴眼淚，落入酒中，被他抓起杯來，在我的身後，這麼急速的吞了下去，好像要把杯子也一併吞了下去的麼？是的，這我會看見了，由玻璃鏡子中我的這兩支眼睛瞧見了的。好啊，弗郎刺！你要小心了！那後面藏着個醞釀禍害的妖怪哩！

（作深究狀立壁上所掛嘉爾肖像之前。）

他這份老長的鴨子頸項——他這兩支漆黑冒火的眼睛，嚙！嚙！——他這兩道黑暗的，下垂的，叢聚的眉毛。（陡作悚懼狀。）幸災樂禍的地獄！你竟把

這一種的覺悟吹入我的腦袋裡來麼？這是「嘉爾」！「是的」！現在我可整個的提起勁兒來了——他是嘉爾！雖然裝着他那一份假的面容！——他是的——死及永劫！（往復行動，兩足忿忿着地成聲。）難道說，我很很的熬夜——我掃開岩石，填平深淵——我對於人類一切的天性起叛逆，是爲的最後叫這個飄泊無定的流氓，鹵鹵莽莽的把我這最精密的計畫給我破壞了麼——慢着點！只用慢着點罷！——這只剩了一舉手之勞了——即便不如此，我不是已經也陷入惡業死罪之中，深到耳朶根子上頭來了麼，不是要想回頭游泳，竟是一種無意識的事了麼，倘或邊岸已經離身後這樣遠了——回頭是絕不能想了——那麼鼓勇啊！像一個男子樣向前進行罷——（搖鈴喚下人。）——他可以去同他父親的幽靈會合起來，到這裡來吧，死了的人們我不怕——達尼藹爾，瞎，達呢藹爾！——打甚麼賭，這個人他們一定也挑撥了他，來反對我？他的臉子瞧着這麼神秘不可測識的樣子。

(達尼謫爾上。)

達尼謫爾 有甚麼吩咐，我的主人？

弗郎刺 沒有甚麼。去，拿這個杯子給我倒一杯酒來，但是要快快的倒！(達尼謫爾下。)

等着罷，老頭子，我要捉着你，用銳利的眼光注視你，這樣的銳利，竟要使你自慚自愧的良心由你假裝的面容裡透出青一陣，白一陣的顏色來哩！——他總得給我死！——那纔是一個痴鈍的愚人哩，若是他只把他的事業作到一半，就走至一邊去，袖手閒觀他這事業向下的結果怎樣。

(達尼謫爾執酒上。)

弗郎刺 把他給我放在這裏！你抬起頭來好好的瞧瞧我的眼！你的雙膝怎麼這樣的顫戰哪！你的周身怎麼這樣的戰顫哪！給我招了罷，老頭子！你作了甚麼事了？

達尼謫爾 沒有作甚麼事，仁慈的主人，這樣真，如同上帝和我的可憐的靈魂的生

存！

弗郎刺 你把這杯酒給我全喝了下去！——甚麼？你躊躇麼？——說了出來罷，快快的！你把甚麼東西投入這酒中了？

達尼謫爾 上帝保佑！甚麼？我——向酒中投？

弗郎刺 你把毒藥投入酒中了！你的面色不是同雪一樣的蒼白起來了麼？招了罷，招了罷！這是誰給你的？不是麼，那位伯爵，那位伯爵給你的？

達尼謫爾 那位伯爵？耶蘇瑪麗雅！那位伯爵可沒有給我甚麼。

弗郎刺（伸手猛執達尼謫爾）。我要掐着你的咽喉，使你癱得周身青紫，你這個白髮的扯謊的人！沒有給你甚麼？那麼你們這麼樣鑽在一齊作甚麼哩？他和你和婀娜麗雅？你們老這麼唧咕的甚麼？快說了出來罷！他把甚麼秘密囑托於你了？

達尼謫爾 這全能的上帝知道。他沒有把甚麼秘密囑咐了我。

弗郎刺 你還要不承認麼？你們定下甚麼要剷除我的陰謀了？不是麼？乘我睡覺時，把我勒死？乘我刮臉時，把我的食管給我割斷？乘我喝酒時，或者把毒藥藏在什可勒糖中，把我毒死？快說了出來，快說了出來罷！——或者是在湯中冷不防給我來個「長眠不起」麼？快說了出來！我都知道。

達尼謁爾 那麼上帝來幫助我吧，若是我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我現在向你說的實在是真正正的實話，並不是別的！

弗郎刺 那麼我這次可以寬恕了你。但是不是呀，他一定會拿錢搥在了你的衣袋中？他握你的手，比平常的情形還要更加親切些麼？差不多好像是同一位老朋友握手的一樣麼？

達尼謁爾 絕不是這樣的，我的主人。

弗郎刺 他譬如說，曾向你說，他似乎是認得你的麼？——曾向你說，你差不多可以認出他來的麼？曾向你說，你的眼前的幪巾將要落下來的麼——曾向你說！

——甚麼？他絕不會向你提過這樣的話麼？

達尼諷爾 一點也不會。

弗郎刺 他不會向你說，種種情形阻碍他——不會向你說，人們往往不得不戴起假面具來，以便易於迫近他們的仇敵——他不會說，他要報仇，要痛痛雪恨的話麼？

達尼諷爾 連一聲也不會說過這些話。

弗郎刺 甚麼？完全的不會麼？你仔細想一想——他不會說，他認識老主人狠確切——特別的確切的話——他不會說，他是敬愛他的——非常的敬愛他的——如同一個兒子一樣敬愛他的——

達尼諷爾 這樣的話，到是我記得，曾聽見他口裏說過的。

弗郎刺（急遽）。他說，他是我的哥哥麼？

達尼諷爾（作愕怪狀）。甚麼，我的主人？——不，這他可沒有說。但是彌瑪麗雅

小姐引着他在掛肖像的大廳裏來回行走時，我正在擦像框上的塵土，他忽然在已故主人的肖像前止住脚步，如同中了雷電的一般。婀娜麗雅小姐用手指着那張像片說：「一位卓約優嘉的人物！」他用手一面揩拭眼淚，一面回答說：「是的，是一位卓約優嘉的人物！」

弗郎刺 你聽着，達尼謁爾！我對於你向來是一位寬厚的主人，我給你飲食，給你衣服，並且在一切的事務中我都憐恤了你的衰老年齡——

達尼謁爾 可愛的上帝報答你這番待我的恩德！並且我向來也是勤勉忠誠的侍奉了你。

弗郎刺 這正是我就要說的。你一生還未曾反抗我，因為你明白，你應當服從我在我命你作的一切事務中。

達尼謁爾 一切的事務我都滿心情願去為你作，只要是不反背上帝和我的良心的。

弗郎刺 笑話，笑話！你不覺可羞麼？一個老年有知識的人，相信這宗荒唐的「聖



「誕故事」麼！去罷，達尼謫爾，這纔是個糊塗的心思哩。我是你的主人。上帝和良心儘管來罰我罷，設若果有上帝和良心時。

達尼謫爾（作雙手合十狀）。慈悲的天哪！

弗郎刺 以你的服從！你也明白這句話的意思麼？以你的服從我命令你，明天那位伯爵永不許他遊行於活人的行列間。

達尼謫爾 保佑啊，神聖的上帝！這是爲甚麼緣故呢？

弗郎刺 你的「無須問理由的盲從」！——這是我使你負責辦理的。

達尼謫爾 使我麼？保佑啊，上帝的聖母！使我？那麼我這個上年紀的老人作了甚麼不好的事了啊？

弗郎刺 這裏沒有許多斟酌的時間，你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中。你要把你的性命葬送在我的塔牢最深的一層中麼，在那裏饑餓要逼迫你，齷你自己的骨頭，火燒火燎的乾喝要逼迫你，喝你自己的尿？——還是你更願平平安安的吃你的麵

包，並且在末年享點安安穩穩的幸福？

達尼謨爾 甚麼主人？末年安靜平穩的幸福，並且是一位殺人的兇犯？

弗郎刺 回答我的話罷！

達尼謨爾 你憐憫我這個蒼蒼白髮，蒼蒼白髮的老翁吧！

弗郎刺 你答應不答應吧！

達尼謨爾 不行！——上帝可憐我！

弗郎刺（勢將走開）。好，這是你必須得要的。（達尼謨爾向其阻攔，並向其屈膝

跪倒。）

達尼謨爾 可憐吧，主人！可憐吧，可憐吧！

弗郎刺 行不行！

達尼謨爾 仁慈的主人，我今天七十一歲了，一生孝順父母，良心上的話，一生不

會貪過人家一文錢的便宜，一生謹守教規，不曾失過我的信仰，在耶中我已經

供職四十四年之久，我現在靜候大限臨頭，得到一個安善的終局，哎主人，主人哪！（伸臂緊抱弗郎刺之雙膝）那麼你現在要把我死時最末後的安慰給我，奪了去，使良心上的苦痛來葬送我，我最末後的禱祝，使我成一個兇徒在上帝和人類的眼前去長眠於地下麼？不能，不能，我最可愛最好的，最可愛仁慈的主人，這你不要，這你不能向一個七十一歲的老翁要求啊。

弗郎刺 行不行！說這些廢話有甚麼用處？

達尼爾 從今天起，我還要加倍的奮勉待奉你，我要同一個苦工一樣把我枯槁羸瘦的筋肉全消用在你的事務裏，我要更早起，更晚睡——哎，我要在我的早晚二次禱告中爲你熱誠的祈禱，一位老年人的禱告是上帝所不鄙棄的呀。

弗郎刺 服從比犧牲更好。你從來會聽說過，劊子手應行刑時，還要謙恭退讓的麼？

達尼爾 哎，這固然不錯！但是虐殺潔白無辜的人——一位——

弗郎刺 那麼我對於你還負有應行稟陳的義務麼？斬頭的斧子應當問劍子手爲甚麼向這裏砍下，不向那裏砍下麼？——但是你瞧，我多樣的寬厚吧——爲你對於我應盡的職責，我反要與你一種賞賜。

達尼謫爾 我雖然應當服從你，但是我仍要希望，可以照舊當一個基督教徒的。

弗郎刺 不要反對！你瞧，我這裏還給你一天斟酌的時間！你再把這件事情思量一思量。福與禍——你聽見了麼，你曉得了麼？極端的福與極端的禍！我要在苛刻的事情裏一作神異的事情哩。

達尼謫爾（略作沈思狀）。我要作的，明天我作吧。（下。）

弗郎刺 威迫的力量太大了，并且他也不是爲殉宗教信仰而生的人物呀——那麼請你好好的受用去罷，伯爵先生！照這個樣子看起來，明天晚上定要是你吃你的盡頭飯的時刻了！——一切的事情的善惡，都是我們從那一方面著想的問題，誰若是去從背反他的利益一方面著想，那他一定是個傻子。作父親的或許又多

喝了一瓶子酒下去，心裏癢癢了起來，因而就成了一個人，可是這個人却是在他這全盤赫古來斯的偉業上頭最末後所想到的事物哩。現在我的心裏頭也癢癢起來了，可是我的心裏一癢癢了起來，却得要死一個人，并且我這裏的癢癢，定要比他那裏製造人類的癢癢，更有知識，更有目的哩——大多數的人們的性命，不是多半都能繫在六月正午的炎熱，或者一條被單上頭的艷麗顏色，或者一個眠睡的廚下婢的水平臥勢的上頭的麼，不是或者也能繫在一支已滅的臘燭上頭的麼？——人類的產生，既是一種獸慾發作的結果，一種適逢其會的偶然作業，那麼誰還能因為「否認他的產生」的緣故，竟想到去相信一種大而無外，充塞宇宙的或物麼？我們的那些乳母和看護小兒的婦女們的愚昧真該詛咒，因為他們拿那可怕的「荒唐神話」來毒壞我們的幻想能力，并且把那身後神罰的兇慘印像印入我們棉軟的腦髓上頭，甚至已經成年的人們，一經想到這宗兇慘的印象，還要不由自主的周身微骨寒顫，甚至橫阻我們最胆大的決斷，

拴束我們醒覺的理性在迷信的黑暗鐵鏈上頭哩——「殺人」！直如一地獄的惡魔，鬼圍繞這句話的左右窺瞰——自然界忘了多造一個人——臍帶未被裹了起來——那麼這全體的幻影戲也都消散了。太始有物，化爲無物——這句話的意思不是等於！太始無物，化爲無物，並且爲無物可以勿須詞費的——人類是由塵垢作成的，在塵垢裏鬼混一霎時，製造塵垢，復又與塵垢化而爲一，一直到最後他污污穢穢的貼在他的曾孫的鞋底上頭。這就是人類的歸宿了——人類使命上頭的塵垢循環，那麼即此——敬祝你一路福星吧，兄長先生！那犯肝鬱病，腳氣病的宣講良心的道德家，可以儘管去把那些滿面皺紋的老娼妓驅逐出他們的娼寮，且使那些垂危的重利盤剝的老匹夫們在靈床上彌留時感受良心上的苦痛去罷——在我這裡他們却得不到覲見的機會。（下。）

## 第二幕

伯爵邸中之另一室間。

出場人物：強盜穆爾自舞台之一方面上，達尼自他一方面上。

穆爾（急遽）。小姐在那裏？

達尼 穆爾 仁慈的先生！你允許一位貧賤的人向你懇求一點甚麼。

穆爾 你所要求的都允許你。

達尼 穆爾 我所要求的不多，然而却是一切，雖然這樣少，却是這樣多——請你許

我一吻你的手背！

穆爾 這可不能，善良的老人！（伸雙臂抱達尼）這位老人，我所願稱之為  
父親的。

達尼 穆爾 你的手背，你的手背！我懇求你。

穆爾 這可不能。

達尼 穆爾 這我應當的！（抓穆爾之手，疾瞥一眼，然後倒身向其面前跪下。）至

可愛的，至好的嘉爾！

穆爾（陡作驚愕狀，復速自鎮定，故作不解狀）。朋友，你這說的甚麼話？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達尼謫爾 不錯，只用不承認罷，只用假裝你的罷！好，好。你常常是我的至好的，珍貴的公子——可愛的上帝！未曾料到我這個老頭子還能領略這一種的樂事——我這個糊塗的傻子，我怎麼就未將你登時的——唉呀，你天上的大父呀！那麼你這可又回來了，可是老主人却已長眠地下，那麼這你可回來了——我真是一個何等的瞎眼驢子呀（以手擊頭部），我怎麼就未曾將你一見面——唉呀，你我的上帝！誰能夢想到這樣的事情啊！——這可是我眼淚溼溼的禱祝熱望的——耶蘇基都！這他可是又活活的站立在舊日的屋子裏頭了！

穆爾 這是一套甚麼話呀？你是自劇烈的瘧疾中跳了起來的麼，或者你是要在我的身上試演一種趣劇上頭的呢？



達尼爾 哎，快不要這樣了，快不要這樣了！這可是有點不高明，這樣的來作  
弄一個老年的奴僕——這個傷痕！瞎，你還知道麼？——大的上帝呀！那使  
我吃了多樣大的一驚啊——我本是常常喜愛你的，可是你竟能作出使我多樣心  
痛的事情來呀——那時你正在我的懷中坐着——你還知道麼？——在那裏那座  
圓室裏——不是麼，小雀兒？這自然是你已經忘記了的——連你這樣喜歡聽鳴  
聲的那一座鷓鴣鐘也都忘記了哩——你想啊！那個鷓鴣鐘被打碎了，被打得粉  
碎了——這是那位老邁的蘇賽打掃屋子的時候給打碎了的——是的，不錯的，  
你那時坐在我的懷裏，喊叫着要「呀浴」！我就跑了出去，給你取那呀浴馬——  
耶蘇上帝！爲甚麼我這個老驢也要跑開了呢？——我的脊背上怎樣的陡然起  
了一陣沸熱的驚汗哪——我在外邊前廳裏一聽見悽慘的嚇叫聲，就急忙的跳了  
進來，可是鮮紅的血已經流出來，你倒臥到地上去了，并且把——上帝的聖母  
呀！我不是覺得好似我的頸項上有一股冰冷的寒氣透了出來麼——但是這確是

要這樣的，倘或我們的眼睛不時的都在小孩子們的身上。大的上帝呀，那要是扎入了眼中去——這只不過還是右手受了傷。我一輩子，我說，再也不叫一個小孩子把一把刀子，或一把剪子，或者這類尖銳的東西，我說，弄到了手裏去，我說——幸而那天主人主婦都已出門，不在家中——是的，是的，那可要為我一生的個大懲戒哩，我說——天哪，天哪！可要能把我的差事給我弄掉了哩，可要——上帝主子寬恕你，不老實的孩子——但是感謝上帝！這傷口竟自安然平復，僅剩這個不雅觀的癍痕了。

穆爾（於達尼謨爾言時自始至終作潛心熟思深慮狀）。你說的這些話，我連一句也不懂。

達尼謨爾 是啊，不對麼，不對麼？這還是一個時代吧？多少塊甜點心，碧斯奎或馬克龍我都偷着給你擣在手中，我老是最喜歡你的，你還知道，你在下邊馬棚中對我說的那些話麼，當在我把你放在老主人的那匹票毛馬上頭，并且令

你在那一大片的草場上來回的馳騁時？達尼諷爾！你說，只用叫我當個大人物吧，達尼諷爾那我就叫你當我的掌管家政的，同我在一個馬車中坐着——是的，我笑着說，若是上帝賜我康健和壽命，并且你不以一位老人爲耻時，我說，那麼我就要求你，把下邊村中那座已經空了好久的小屋子給我騰出，我要放個一桶二十的葡萄酒進去，作份小買賣，苟延我的殘生。——是的，你只用笑罷，你只用笑罷！不是麼，青年的先生，這你大概全都忘了吧？——人家不要認識我這個老頭子了，人家故意的裝得這麼面生，這麼尊貴——哎，你終究是我的黃金公子——只不過固然是有點放蕩——你不要見怪！——這是青年人們的恒性——到後來自然還都能會好了的。

穆爾（抱達尼諷爾之頸項）。是的！達尼諷爾，我不要再隱瞞了！我是你的嘉爾，你的墜落了的嘉爾！我的婀娜麗雅怎樣了？

達尼諷爾（開始哭泣）。不料我這個老罪人還能獲得這一種的快樂——死去的主人

在世時，竟自白白的落了些眼淚！——知足了，知足了，蒼蒼白髮的腦袋！嶙嶙的枯骨，這你可以欣然入土去了！我的公子主人還在世，我的眼睛曾瞧見了他！

穆爾 并且他還要履行他所允許的話哩——你把這拿了去吧，正直的白髮老翁，爲你那馬棚中的票毛馬（將一沈重之錢囊納入達尼靄爾之手中。）這位老人我并不會忘的。

達尼靄爾 怎麼，你作甚麼呀？太多了！你掏錯了

穆爾 未曾掏錯，達尼靄爾！（達尼靄爾欲跪謝。）站起來，告訴我，我的啊瑪麗雅怎樣了？

達尼靄爾 上帝的報答！上帝的報答！哎喲，上帝真主！——你的啊瑪麗雅，哎喲，他可要活不過去這個消息哩，他可要歡死哩！

穆爾（作激昂狀）。他未曾把我忘了麼？

達尼謫爾 忘了？你又怎麼胡說起來了？把你忘了？那你可待在傍邊瞧瞧她急得成了個甚麼樣子哩，當在你弟弟所散佈你死了的那個消息傳到這裏的時候——

穆爾 你說甚麼？我的弟弟——

達尼謫爾 是的，你的弟弟，現在的主公，你的弟弟——下次我還可以向你再多報告一點，若是遇到了恰當的時機——并且她怎樣的拒絕了他，若是他天天去向她求婚，要想娶她作夫人。嗚，我應當去，應當去告訴她，給她傳這個消息。（欲走去。）

穆爾 住了，住了！這她不可知道，無論誰，都不可知道，連我的兄弟也不可——

達尼謫爾 你的兄弟？不，絕不，絕不能叫他知道！一定不能叫他知道！——但是倘或他已經知道的便多了，比着他可以知道的呢——哎，我告訴你說吧，有的是惡劣的人，惡劣的兄弟，惡劣的主人——但是雖然是把我的主人的一切黃金都給了我，我也不願為一個惡劣的奴僕——你的兄弟以為你已經死了。

穆爾 噢！可是你在那裏哪裏的甚麼呀？

達尼爾爾（聲更低）。并且假使一個人竟居然這麼未經邀請的又復活了——你的兄

弟是已故的主人惟一承襲大業的子嗣——

穆爾 老人！——你的牙齒之間唧噥的甚麼，好像有件兇險的秘密，在你的舌尖上  
反來復去，想不吐露，却又不得不吐露？你說明了吧！

達尼爾爾 但是我情願餓得齷我自己的老骨頭，渴得喝我自己溺的尿，也不願拿擊

殺人命，去獲富貴榮華。（連下。）

穆爾（作由一種可駭之默悟中怒氣浮發狀）。被騙了，被騙了！這我可似腦中掣

了個閃電一般明白過來了！——「奸詐的手段」！天堂和地獄！不是你，父

親！是「奸詐的手段」！用奸詐的手段來當「兇徒」，當「強盜」！被他暗中

所譏謗！偽造，隱匿我的信件——他滿心的慈愛——哎呀，我這個巨大的糊塗

腦袋呀——他爲父的心腸充滿慈愛——我那時只用向他曲一曲膝——只用向他

滴一滴眼淚——哎呀，我這個愚鈍，愚鈍的人哪！（猛向壁上狂奔。）我本可以以有幸運，安享福貴榮華的——哎呀，奸詐的手段，奸詐的手段！我一生的幸福，被這鄙劣奸詐，鄙劣奸詐的手段給我葬送了。（作暴怒狀來回狂奔。）用奸詐的手段當兇徒，當強盜！——他連怨恨都不會怨恨！他心裏連一點詛咒我的思想都無——哎，惡漢哪！令人不測的，可憎的，悄然潛至的惡漢哪！

（柯沁斯奇上。）

柯沁斯奇 那麼頭領，你在那裏了？是不是呀？我覺得，你還要在這裏多待些時日哩。

穆爾 走！給我備馬去！太陽未落之前，我們得出了邊界！

柯沁斯奇 你說笑話哩。

穆爾（作嚴令狀）。趕快的，趕快的！不要再延遲了，一切的都拋在那裏罷！不要叫一個人瞧見了你。（柯沁斯奇下。）

我要逃出這牆垣去。最短小的滯留也要使我氣得喘急起來的，但是他却是我的父親的兒子——弟弟呀，弟弟呀！你把我弄成世間最可憐的人了，我可從不會獲罪於你，這真不是同胞們的行爲呀——你去安安穩穩的收你的罪惡的果實去罷，我不願我的逗留再毒你的享受了——但是那是一定的，這真不是應出之於手足們的行爲，願「永久」消滅了你的罪業，「死」亦不要將其呼醒！

（柯沁斯奇上。）

柯沁斯奇 馬已備妥，你現在要上馬，就可上馬了。

穆爾 太急了，太急了！爲甚麼這樣急！我不應當再瞧瞧她麼？

柯沁斯奇 若是你願意，我可以即刻把韁轡再卸了下來；你先頭那麼沒頭沒腦的急着催我備馬。

穆爾 再見她一次！只還向他再一作別！我要把這一種極樂的毒汁完全飲到了底，然後——住了，柯沁斯奇！只還再等十分鐘——在邸院的後牆外——那我們就



可以逃竄了！

## 第四幕

在伯爵邸內之花園中。

出場人物： 強盜穆爾 娜瑪麗雅

娜瑪麗雅 「你落淚麼，娜瑪麗雅？」——他說這句話時那一種聲音！那一種的聲音

——我覺得，彷彿是返回當初的歲月——已領略過的春日全都隨着這一聲兜上了我的心頭！夜鶯如同當初一樣的鳴叫——百花如同當初一樣的清香——那時我如醉如痴的俯在他的頸項上頭——哈！詐偽的，無信義的心！你竟要怎樣的來文飾你的誓約的破壞呀！不，不，快走出我的靈魂去罷，罪惡的影像！——我未曾破壞了我的誓約，你，我惟一所戀愛的人！快由我的靈魂裏出去罷，你們這些詐偽無義的欲望！我的心曲中只有嘉爾一人主宰，不許第二個人在內

窩藏——但是爲甚麼緣故，我的靈魂呀，我總這麼時時無間的，這麼違背着良心的羨慕這個外鄉的人哪？他不是這麼頑硬的繫在我的惟一的人的肖像上頭的麼？他不是我惟一的人的永久伴隨者麼？「你落淚麼，婀瑪麗雅？」——哈，我要躲開他！——躲開他！——我的眼永久不許再見這個外鄉人——

（強盜穆爾敞開花園之門。）

婀瑪麗雅（作驚縮狀）。聽！聽！不是門響麼？（此時觀見嘉爾，急由坐上跳起）。

他麼？——到那裏去？——甚麼？——我這脚下同紮了根子一般，我不能逃避了——不要棄捨了我，天上的大帝！——不，不能讓我把我的嘉爾給我劫奪了去！我的靈魂裏無兩個神的位置，可是我是一個有死的女子！（將嘉爾之像片取去。）你，我的嘉爾，你當我的護神，敵禦這個外鄉人，這個戀愛的撓亂者！我要瞧着你，你，不轉眼的瞧着你——離去罷，這一切無良的，向這個人盼睽（默然靜坐——雙目凝視像片。）。

穆爾 你在這裏麼，仁慈的小姐？——并且獨自傷悲麼？——這像片上一滴眼淚？（婀瑪麗雅不向其作答。）那麼這位有幸福的是誰呀，爲他竟能使一位安琪兒淚光繞眼晶瑩？我也可以仔細瞻仰瞻仰這位榮幸無邊的人的丰裁——（欲細觀婀瑪麗雅手中所執之像片。）

婀瑪麗雅 不行，行，不行！

穆爾（作向後驚却狀）。哈！——那麼他值得這一種的崇拜麼？他堪當麼？——

婀瑪麗雅 巴不得你會認識了他！

穆爾 那我可要嫉妬他哩。

婀瑪麗雅 仰慕他，你要說。

穆爾 哈！

婀瑪麗雅 嗷，那你一定要這樣的愛慕他哩——他的面上——他的眼裏——他的聲

音裏有這樣多，這樣多與你相類似的神情——這我這麼心愛——

穆爾（以目視地。）

娜瑪麗雅 在這裏，你現在所立的地方，他曾立過千百次——並且他的身傍立着

她，在他的身傍天地都忘的她——在這裏，他的眼睛顧盼他左右艷麗的自然界

——自然界似是覺出他的英偉的賞鑑眼波，因而在牠們界裏的「翹楚」的快慰之

下益發欣欣爭榮——在這裏他以天國的音樂使善鳴的夜鶯啞然閉嘴——在這裏

這棵玫瑰叢上他折玫瑰花，爲我折玫瑰花——在這裏，在這裏他扶在我的頸項

上頭，他的嘴唇在我的嘴唇上熱燒，並且百花百草甘爲情人的足踪所踐踏——

穆爾 那麼他已去世了麼？

娜瑪麗雅 他航行於波濤洶涌的海面上——娜瑪麗雅的爱情伴他航行——他穿行於

荒古未闢，無人烟的大沙漠裏——娜瑪麗雅的爱情使他脚下焦熱的塵沙變爲茸

茸的綠茵，并且野花開放遍地——炎炎的烈日灼炙他裸露的腦頂，北水洋的寒

雪凍縮他的鞋底，暴烈的冰雹，紛紛的向他的鬢邊下落，娜瑪麗雅的爱情衛護

他在兇風駭浪之中——大海和高山天界隔着戀愛的人們——但是他們的靈魂却幻出了灰塵的樊籠，在愛情的樂園裏聚首——你似是心中起了愁思，伯爵先生？

穆爾 戀愛的話使我的戀愛也復活了。

婀娜麗雅（面色陡白）。甚麼？你愛一位別的女子？——該殺的，我說了句甚麼話呀？

穆爾 她以為我死了，竟向認以為死的人守志——她又聽說我還在世，立即把女聖徒的冠冕又犧牲了。她知道，我是在荒野裏迷誤，是在地獄裏鬼混，她的愛情就飛越荒野和地獄，來追隨着我。她也是同你一樣叫作婀娜麗雅的，仁慈的小姐。

婀娜麗雅 我怎樣的嫉妬你的這位婀娜麗雅呀！

穆爾 哎，他是一個不幸的女子，她的愛情繫在一位墜落的人的身上，并且要——

海澗石爛也得不到報答的。

媼瑪麗雅 不然，在天國裏可以償願的。人們不是說，有一更美滿的世界，在那裏憂愁的人們要快樂，戀愛的人們將復相認的麼？

穆爾 不錯的，是有一個世界的，在那裏幪巾要落下，並且相愛的人們要駭然相晤——「不生不滅」是這個世界的名稱——我的媼瑪麗雅是個不幸的女子。

媼瑪麗雅 不幸，那麼你愛？

穆爾 不幸，因為她愛我！怎麼，若是我是個殺人的兇徒？怎麼，我的小姐，若是你的戀人每向你接一次吻，就能向你述說一件命案？哀哉我的媼瑪麗雅！她是一個不幸的女子呀。

媼瑪麗雅（作欣躍狀）。哈！我是怎樣有幸的個女子呀！我的惟一的人是天神的幻影，天神是溫和慈悲的！連一個飛蠅受罪他都瞧着不安——他的靈魂離着兇慘的思想這樣遠，同午日與夜半的隔離一般。

穆爾（急轉身向一叢林，默然向該處凝視）。

姆瑪麗雅（開始歌唱，且彈琵琶以佐歌聲）。

海克韜呀，你忍扯身永久的撇捨了我麼，

在這哀啊齊吞的慘酷鋒刃

與那巴都克魯斯駭然賚送犧牲時？

誰將來教你的幼子

擲標槍和拜神聖啊，

若是克喪士斯河將你吞了下去？

穆爾（默然拿起琵琶，以手指撥動）。

珍貴的婦人，去，取那致命的長槍來！——

讓——我——到那兇野的殺場上去——

（將琵琶拋開，疾步奔走。）

## 第五幕

伯爵邸左近之森林。時爲夜間。舞台中央一年久頹廢之塔牢。衆強盜亂臥塔左右之地上。

衆盜（開始唱）

濫愛，凶酒，和搏鬪，

我們這裏只叫作消遣，

明日我們纒首絞臺上，

所以今日我們要盡歡。

斯痞概備：我們的生活自由，

我們的生活快樂。

深林是我們夜間的宿所，

疾風飛沙中我們顯本領。



夜月是我們的晝日，

謀虎是我們的模範，

他的伎倆高強，詭詐多端。

拉刺曼： 今日我們宣教士處歡會，

明日我們去照顧肥胖的佃戶；

過此怎樣，我們安然

聽憑主子上帝的派遣，

稅彩兒： 如果我們用葡萄汁，

沖足了我們的喉管，

那我們的胆力自生，勇力自增，

那我們去同黑人兒遨遊，

地獄中炮烙的黑人兒。

斯痞概備：不幸的父親的悽號，

驚懼的母親的哀呼，

被撇捨的新婦的啜泣，

是我們鼓聲的美食佳肴！

哈！若是他們的肢體斧下這麼搖動，

若是他們牛一般的吼叫，駱駝一般的倒地，

這是我們娛目的樂趣，

這是我們媚耳的妙韻。

全體：

若是我們的那一小霎時臨頭，

（劊子手纔要牠來哩！）

那我們就獲得我們的報酬，

那我們就向我們的鞋底上塗油，

那我們就稍飲一口登程的烈酒，

那我們就，嘻嘻呀嘻嘻！飛入天空。

稅彩兒 天已入夜，頭領還不會來！

拉刺曼 他還是說定，一打八點鐘，就要回到我們這裏來的呀。

稅彩兒 倘或他有好歹——兄弟們！那我們就去放火，那我們就去虐殺無辜的乳兒。

斯痞概備（扯拉刺曼至一邊）。我同你說句話，拉刺曼。

稅奇（向格利木）。我們不用放出探子去窺探一下子麼？

格利木 你不用爲他操心！他要發一個大利市回來，使我們見了要羞愧死哩。

稅彩兒 那你這話可燒你的嘴巴，劊子手的！他與我們分手時，可不似胸中懷着個甚麼壞心眼的。你忘了他說的甚麼話麼，當在他領率我們穿過那荒野的時候？

——「無論是誰，倘或只偷拔田間一個蘿蔔，一叫我聽到耳內，就請他把頭

給我留下，這樣真，如同我叫作穆爾。」——我們是不許打劫的。

拉刺曼（低聲向斯瘞概備白）。你這是甚麼意思——直接說了出來罷。

斯瘞概備 普斯得！普斯得！——我不明白，你或我對於自由有甚麼樣的見解，似

我們這等犍牛一般去給他們拽車，然而却反要說上許多許多自由自主的話——

這真不如我的意。

稅彩兒（向格利木）。這個壞東西又鑽在這裏弄甚麼把戲哩？

拉刺曼（低聲向斯瘞概備）。你說的是我們的頭領麼？——

斯瘞概備 低聲！低聲！——我們的隊裏總這麼有他的耳目暗中伺察——「頭領

麼」，你說？誰要他來當我們的頭領，這個照理說，應歸我有的尊號，不是被

他硬給僭奪了去的麼？——怎麼？我們拿我們的生命來作孤注——我們受盡一

切命運上的顛蹶，是爲的最後好說上一句甚麼幸而獲得一種當一個奴隸的奴隸

的幸福麼？——我們本來可爲公侯的，反而去當一個奴隸的奴隸麼？——上帝

臨臨！拉刺曼——這從不會如我的意。

稅彩兒（向其他諸強盜）。不錯——你正是個能拿石塊砸死田蛙的大英雄哩——就是他擡鼻噓時的聲，也能把你由一個針孔中驅逐了走——

斯痞概備（向拉刺曼）。是的——我已經整年整月的尋思了——這個情形應當改革。

拉刺曼——巴不得你現在是我的心目中常視之的人物——拉刺曼！他們覺得缺少他，他們已經一半覺得他是喪失了的——拉刺曼，我覺得他的黑暗鐘點已經臨頭了——怎麼？你的面上連一紅都不紅麼，因為自由的鐘聲已經響起來了？你連了解一種偉大暗示的胆力就無有麼？

拉刺曼 哈撒丹！你要陷我的靈魂到甚麼事情之中去呀！

斯痞概備 你明白了麼？——那麼好！你隨我來罷。我會注意，他去時所潛行的道路——來罷！兩枝手鎗打不中的時候稀少，並且那——那我們就是首先絞殺乳

兒的人們（欲將拉刺曼扯走）。

稅彩兒（作兇忿狀將劍拔出）。哈，獸類的人！這你正好使我想起波棉森林中的事情來了！——你不是第一個開始顫戰說要逃竄的話的怯奴麼，當在他們大呼：「敵人來了」的危急時刻？我那時已經痛痛的詛咒了你一審——去罷，陰險的叛徒！（舉劍將其刺死。）

衆盜（作驚亂狀）。殺人了！殺人了！——稅彩兒——斯痞概備——快把他們兩個拉開呀——

稅彩兒（將劍擲於斯痞概備之屍體上）。哪！——你給我死去罷——安靜了，兄弟們——不要讓這點小事來驚擾了你們大家——這個獸心面的人向來是仇視我們的頭領的，他的周身皮膚上無片點的傷痕——哈！這個奸詐的小人——從人身後他要撲殺人們？從人們的身後下毒手！——那麼我們的腮上透亮的汗珠下滾，是爲的好同極鄙污惡濁的人們一般自這個世界上鼠竄了過去的麼？你這個野獸！我們寄託我們的生命於火裏和烟裏是爲的最後好同鼠輩一般無聲無臭的

暗消了的麼？

格利木 但是投魔鬼的——兄弟們——你們倆個有甚麼過不去的事呀？——頭領知道，一定要暴躁哩。

稅彩兒 那你讓我來操心吧——并且你，無義氣的人（向拉刺曼），你是他的朋友，你！——你快滾出我的眼界去罷——叔夫得勒當初也是這樣作的，但是他現在却被吊死在瑞士國，一如我們的頭領對他說的預言——（聞鎗響聲。）

稅奇（跳起）。聽！手鎗的響聲！（復聞鎗聲。）又是一聲！嚇啦！頭領來了！格利木 只用再耐一霎！他還得再放第三鎗哩。（鎗聲復起。）

稅奇 是他！——是他——你要辯証的呀，稅彩兒——我們都回答他的鎗聲吧。（一齊發射。）

（穆爾，柯沁斯奇上。）

稅彩兒（向穆爾及柯沁斯奇迎面走去）。歡迎你，我的頭領——你不在這裏時，我

有一點太冒失了。（將穆爾引至屍體前。）請你作我同這個人之間的裁判——  
他要從你的「身後」暗殺你。

衆盜（作驚愕狀）。甚麼？暗殺頭領？

穆爾（愕視屍體，心內激動突然發瀉）。噉精於報復的奈默夕斯的神奇顯示！

這不是向我唱海中妖女西淪們的歌的那個人麼？——把這把刀子拿去供獻於那  
位冥中暗施報復的女神去罷！——這不是你作的，稅彩兒。

稅彩兒 上帝鑒臨！實在是我作的，並且我覺得，這並不是我一生所作的事業中的  
最惡劣的。（作執拗不滿意狀下。）

穆爾（作沈思狀）。我明白了——天上的主子——我明白了——樹的枝葉自樹的軀  
幹上零落下墜——我的秋日要臨頭了——把這個屍體給我搬開！（斯疾慟備之  
屍體被抬至一邊。）

格利木 請你給我們個口號，頭領——和你明天的命令。



穆爾 死將臨頭的赫古來斯是今天的口號。眼看——眼看都要到了盡頭了——把我的琵琶給我拿來——自從我到了那裏，我就喪失了我的神魂——我的琵琶，我說——我要用柔縵的歌聲呼醒我的體力——你们都走開，讓我獨自在這裏吧。

衆盜 已經半夜了，頭領。

穆爾 這只不過是舞台上的眼淚——我要一聽羅瑪歌的韻調，牠可以使我已眠去的精神復蘇——我的琵琶給我拿來——半夜了麼，你們說？

稅奇 恐怕馬上就要過了半夜的。這睡魔同鉛一般沈潛在我們的身體裏，三天以來不曾稍一合眼。

穆爾 巴爾撒謨一般的眠睡也向惡人們的眼裏棲息麼？爲甚麼他老躲着我不臨我的身體呢？我從不會是個卑怯的人，或者是個惡漢——你們都去安歇了罷——明天白晝我們再動身行走。

衆盜 祝你夜安，頭領（均向地上臥下眠睡。）

（四周岑寂無聲。）

穆爾（將琵琶拿至手中，開始彈唱：）

布魯圖

歡迎你呀，靜穆的廣野，

收納我這一切羅瑪人中的末後殘餘吧！

自非利皮的兇殘殺場上，

我悲憤的足踪潛奔到這裏。

葛修斯，你在那裏？——羅瑪陷落了！

我如兄如弟的義勇軍覆沒了，

我只可到鬼門關下尋棲息！

宇宙裏已無我布魯圖容足之地。

采撒

是誰這般昂首天外的態度，

在那峭壁危崖上逍遙闊步？——

哈！若是我的眼光不誤，

這一個羅瑪人的步驟——

諦北爾的子孫——你的行途何自？

七丘城還存在麼？

我屢屢的爲這個孤兒洒淚，

因爲牠永不會有個采撒皇帝。

布魯圖

哈！你身被二十三創的人！

是誰將你喚至陽光下來了，地府的幽魂？

速與我褪回，縮入地府的幽穴中，

傲慢的洒淚者！——你且莫欣興！

非利皮的鐵血壇上已自

祭烟繚繞爲自由奮鬥的末後犧牲；

羅瑪一息奄奄，倒在布魯圖的柩前

布魯圖去訪彌諾司——你與我褪回你的水哩！

采撒

唉，布魯圖的利劍與我以致命的襲擊！

不意你竟——布魯圖——你？

兒子——這是你的父親呀——兒子——地球都要歸你承繼！

去——你是最大的羅瑪人了，

因爲你的利刃刺入父親的胸哩。

去——喊叫到那闕門口：

布魯圖是最大的羅瑪人了，

因爲他的利刃刺入父親的胸裏，

去——你現在可醒悟了，雷特的河岸，

因甚事尙將我的去踪勒拌——

黑暗的撐船者，撐船離開陸地！

### 布魯圖

父親麼，且住！——在全太陽的國裏，

只有一人我認識，

他是與偉大的采撒相等埒的；

這個惟一的你呼他爲兒子。

只采撒一人能破壞羅瑪，

只布魯圖一人采撒不能敵抗。

布魯圖不承繼暴君的遺業：

有布魯圖的地方無采撒；

你在左邊行走，我到右邊去。

（歌止，將琵琶放下，作深思狀往復行動。）

那麼這誰是我的證人哪？————一切的都這麼漆黑——盡是些摸不着頭腦

的綜錯迷陣——無出路——無前遵的明星——倘或隨着末後的這一口呼吸到

了「盡頭」了——「萬事皆休了」，如同一場無趣的傀儡戲散場了——但是究竟

爲的甚麼呀，我這「難割難斷的痴念，幸運的熟望」？爲的甚麼呀，「這不會

償願到達的」美德上頭的高尙理想？這不會完成的種種計畫的「拖延」？——倘或這區區微物的輕微撥動（將手鎗舉至臉前）使聖哲與下愚——使怯奴與勇士——使君子與小人一律相等？——無魂無心的自然界中尙且有鈞天的和韻，爲甚麼有理性的靈界中反應發出這宗乖戾的變音哪？——不，不！還有一點比這值得更多的事物哩，因爲我還不曾領略了幸福的滋味。

你們相信，我要胆怯戰顫麼？你們這些被我掐死的人們的幽魂！我不胆怯戰顫——你們垂斃時的驚怖哀泣——你們癡得轉成黑色的面皮——你們裂着駭然大口子的傷口，這只不過是命運上頭扯不斷的鎖鏈的枝枝節節，并且最後也不過是繫在了我宴樂的時間，我乳母和我的師保的興趣，我父親的氣質，和我母親的血液上頭——（作爲驚怖所震動狀。）爲甚麼我的排律爐斯把我造成了個鐵牛，使人類在我的火熱的胸腹中受烤炙啊？

（將手鎗向臉上舉起，作準備發狀射。）「時間」和「永久」——彼此僅爲一

剎那所連結！——可怖的關鍵，封鎖我身後生命的樊籠，開啟我身前永夜的寓所——請你告訴我——噉，請你告訴我——你要引我到「那裏去」——「到那裏去」？——生疏的，從不曾周圍航遊過的大陸！——瞧啊，人類的能力衰疲在「這一個」觀念之下了，無常的事物的緊張力弛緩了，但是幻想的能力，感官上頭任意妄動的猴子，却反向我們的輕信心幻現種種光怪離奇的影子——不！不！是個男子不應當蹉跎——你無論怎樣，「無名的彼世」——只要這個我的「自己」能始終忠伴我——你無論怎樣，只要我能把我的「我」帶了過去——外物只是男子們的彩飾——那我就是我的天堂和我的地獄。

倘或你單單的把逐出了你眼界之下的，燒成了灰燼的一片焦土給了我，在那裏只有孤寂的長夜與永久的荒野與我為伴。——那我能拿我的幻想把這空曠寂默的荒野變成人民繁殖的盛地，那我能拿時間的永久來作解剖世間普通災害上頭的紊亂現像的消遣——或者你要永久的用災害上頭的新產生和災害上頭的新



疆場一級一級的來把我引到——破壞的地步麼——我不能把彼世給我織成的生命絲縷這樣容易的扯斷了如同這一縷麼？——你可以把我化為無有——這一個自由權，你却不能給我劫奪了去。（將子彈實入手鎗內。但忽又陡作沈思狀住手。）那麼我為懼怕的緣故，就應當遭這樣苦的慘死麼？——那麼我應當讓悲慘這樣的征服了我麼？——不！我要甘心容忍。（將手鎗擲於一邊。）苦痛失了他的勢力在我的孤傲倔強上頭！我要把這完成到底。（夜色愈暗）。

海爾曼（由林中穿行而至）。聽！聽！梟鳥叫得令人多樣的可怕呀——那邊村中正在打十二點鐘——自然的，自然的——這個奸惡詭詐的行爲眠睡了——在這個荒郊裏無有窺伺的人。（走至塔牢前扣門。）上來罷，憂悲者，塔牢居者！——你的飲食準備妥了。

穆爾（輕步後褪）。這是甚麼意思？

塔牢內有人聲發出 誰在那裏打門？噤！是你麼，海爾曼，我的烏雅？

海爾曼 是我，海爾曼，你的烏雅。你上來，到這柵欄前吃東西罷。（聞林中梟鳥鳴叫聲。）你的睡伴的嘯聲真是可怕呀，老人——你愛吃這飯麼？

塔內之人聲 我肚內非常的饑餓。感謝你，遣使烏雅來的上帝，為你向荒野裏送來的麵包！——那麼我的可愛的兒子怎樣了，海爾曼？

海爾曼 不要作聲——聽——好像有人們鼾睡的聲音一般！你不會聽見甚麼動靜麼？

塔內之人聲 怎麼？你聽見甚麼動靜了麼？

海爾曼 我聽見塔牆隙縫中的風鳴聲——一種夜間的樂聲，簡直的使人聽了，都要怕得牙齒得得的響，指甲都要變成了藍色——聽，又一次——我總是覺得，好像聽見一種鼾睡的聲音的。——你這裏有作伴的，老人——啾啾！

塔內之人聲 你瞧見甚麼了麼？

海爾曼 告辭了——告辭了——這個地方太令人覺得毛髮悚然了——快下去，鑽入你的黑穴中去罷——高頭是你的救星，是你的復仇者——該咒的兒子呀！——

——（欲急離去。）

穆爾（作可駭狀走出）。站住！

海爾曼（失聲驚呼）。哎呀我呀！

穆爾 站住，我說！

海爾曼 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這一下子可都敗露了！

穆爾 站住！說！你是誰？你在這裏作甚麼？說！

海爾曼 發點慈悲吧，嗷發點慈悲吧，尊嚴的先生——只求你聽我一句話，再殺

我吧。

穆爾（將短刀拔出）。叫我聽甚麼話哩？

海爾曼 固然你會拿我的生命禁止我——我實在不能不如此——不可不如此——天

上有一位上帝——那裏頭是你的生身的父親——我實在可憐他——這你可拿刀

子來扎死我吧。

穆爾 這裏藏着一件秘密哩——吐露了出來！說！我要首尾全知道。

塔內之人聲（由塔內向外發問）。不得了！不得了！是你，海爾曼，在那裏說話

麼？你同誰說話哩，海爾曼？

穆爾 那裏頭還有個人哩——這裏有甚麼事情？（向塔前奔去。）是個爲人們所要

擺脫了的俘囚麼——我要把他的鎖鏈給他解脫——塔內的人聲！再發一聲出

來！塔門在那裏？

海爾曼 哎呀，你發發慈悲吧，先生——不要向前闖了，先生——你爲悲憫的緣故

走了過去，不要回顧吧！（橫阻穆爾之去路。）

穆爾 四重的封鎖！你給我走開——決定要弄他出來的——現在「第一次」你們來

幫我的忙吧，「鼠竊狗偷的伎倆」！（將盜賊所用之開鎖器具取出，敞開柵欄之

門。由塔牢之底層中一羸瘦之「老人」走出，嶙嶙骨架，僅餘枯皮，望之駭然

可憫，顯係受極大之困餓所致者。）

老人 可憐一位慘痛到了極頂的人吧！可憐慈悲！

穆爾（作猛吃一驚狀向後跳回）。這是「我父親」的聲音！

穆爾伯爵 感謝你，嗷，我的上帝！救世的日期降臨了。

穆爾 老穆爾的幽魂！甚麼事情使你不安於墓穴中啊？那麼你會把一件甚麼罪業帶

入彼世，阻碍你入天國的闕門麼？我要使人爲你誦經，把迷惘無歸的幽魂，

送回他的故鄉。那麼你會把孤兒寡婦們的黃金埋藏地中，使你在這午夜時刻出

現，囂叫作祟？我要把你這埋藏地中的寶物給你由妖龍的瓜中奪了回來，即使

牠向我噴吐萬丈高的烈火紅燄，即使牠向我的利刃裂嘴露牠的尖利的牙齒——

或者你來是俟我發問時，要與我解答「時間永久」的大謎的麼？說罷，說罷！

我不是一個慘白恐怖的人。

穆爾伯爵 我不是一個幽魂。試拿手來撫摩，我生活，哎，我生活一個至悲慘，至

可憫的生活！

穆爾 甚麼？你不曾被埋葬了麼？

穆爾伯爵 我被埋葬了——換句話來說：是一支死狗踢在我的祖陵裏；那麼我呢！

——已經三個整月我飽嘗了饑渴苦痛的滋味，在這黑暗的地底下的窖洞裏，無陽光照臨，無溫和的空氣吹入，只有荒野裏的烏雅鳴噪和深夜裡的鴉鴉咆哮。

穆爾 天哪地哪！這是誰作的？

穆爾 你不要詛咒他！——這是我的兒子弗郎刺作的。

穆爾 弗郎刺？弗郎刺？哎呀，永久不可理解的大渾沌！

穆爾伯爵 倘若你是一個人，有一顆人心，你這位我所不認識的救苦救難者，那麼你就聽我述說一位作父親的，他的兒子們給他作的悲痛吧——已經有三個月之久，我朝着那充耳不聞的石壁嗚咽哀泣，但是只有空空的應聲做響我的悲嘆。

因此倘若你是一個人，有一顆人心——

穆爾 這一種的呼籲，簡直能把野獸們自巢穴裏呼了出來！

穆爾伯爵 我正在病場上躺着，剛剛的有一點要開始自一場重病中恢復體力的意思，他們就領了一個人到我的面前來，說是我的長子死在戰場上了，他還帶了一把沾染我兒子的血跡的戰劍來，向我傳達他死時的最後遺言，他說：我的詛咒驅使他入了戰陣，死亡，和絕望之中。

穆爾（猛自老穆爾面前轉過身去獨白）。這是顯然的了！

穆爾伯爵 你向下聽罷！我當時一聽見這個消息，就暈倒過去了。他們大概是以爲我死了，因爲等到我蘇醒轉來時，我已躺在棺材中了，並且如同一個死人一樣在裏尸的布中裹着。我用手去抓棺材的頂蓋。棺材的頂蓋忽然被揭開了。那時可巧正值昏黑的深夜，我的兒子弗郎刺立在我面前——甚麼？他發出一種可驚怕的聲音高呼，你竟要永久不死的了麼？——棺材的頂蓋登時又飛落下來。他這句話如同霹靂一般奪去我的神魂；及至我又醒來時，我覺得棺材已被抬起，並且似是用一個車子把我向外運送，約行有半個鐘頭的程途，最後棺材又被打

開——我立在這個黑洞的入口前，我的面前立着我的兒子，並送嘉爾血劍來的  
那個人——我十次抱着他的雙膝，向他訴求哀懇，我抱着他的腿，向他苦苦的  
哀告——他父親的哀懇感動不了他的心——「把這個老東西給我扔下去罷！」  
自他的口中霹雷一般發下命令來，「他已經活得足數的了」。遂即絕不客氣  
的，毫不垂憐的把我推下了這個塔牢裏頭，我的兒子弗郎刺在我身後隨手就把  
牢門關鎖了起來。

穆爾 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必是錯誤了吧。

穆爾伯爵 我自己也覺得或許是錯誤了。但是你向下聽啊，你可千萬的不要動怒！  
這樣我在那裏頭躺了有二十個鐘頭之久，沒有一個人會一念及我的苦痛。就是  
連一個人的足音也不會入過這個荒野，因為一般人們都傳說，我列祖列宗的幽  
魂在這荒跡裏拖拽琅琅響響的鐵鎖，並且在半夜的時刻哽哽咽咽的吟他們的  
哀歌。最後我聽見啟門的響聲了，這個人來給我送水送麵包，並且向我揭破，



我怎樣的被判決受餓死的處置，並且他怎樣的拿着性命冒險，來給我送飲食，因為倘或一有敗露，定是要了他的性命的。這樣我饑一餓飽一飽的熬過了這個苦長的時間，但是這塔內一刻不停，襲人骨髓的冽寒——我自己的失溺發出的污穢空氣——我心內無限無邊的悲哀——因此我的體力日退——我的肌肉日消；千百次我淚涔涔的哀求上帝，賜我速死，但是我的天罰的限度似是還不會圓滿——或者是還有一種快樂等我來消受呢，因為我的生命得以這樣奇異的保存至今。我所受的苦痛是公平的，我心內絕不怨恨——我的嘉爾！我的嘉爾，——他頭上連蒼白的頭髮都還沒有。

穆爾 這可駭了程度了。起！你們這些木頭們，你們這些冰塊們！你們這些懶懈無感覺的眠睡者！起呀！沒有一個要醒來的麼？（向地上熟睡之強盜空放一手

鎗。）

衆盜（驚起）。嗒呀啦！嗒呀啦！有甚麼事！

穆爾 這段歷史不會將你們自睡夢中驚醒了麼？永久的眠睡也要爲這件事情驚醒了  
的！你們來瞧瞧罷，你們來瞧瞧罷！宇宙的律則變成了骰子的博戲，血統上的  
天然連繫扯成了兩段，宿昔的罅隙又開始了，作兒子的擊殺了他的父親。

衆強盜 頭領說的甚麼？

穆爾 不對，不是擊殺！這句話還是美飾！——作兒子的簡直的千百次用鞭子鞭  
了，用槍刺了，用酷刑拷炙了，慘虐了他的父親！這些名詞還使我覺得過於的  
人道了——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對這都要面紅耳赤的自愧弗如，吃人肉的加尼霸  
們也要爲之寒顫震駭，自千萬年以來，也不曾有個魔鬼想到了這宗滅倫悖戾的  
事情——作兒子的把他自己的生身父親——哎呀，你們來瞧瞧啊！他因爲暈倒座  
中——在這個塔牢裏頭作兒子的將他的父親——冽寒——赤裸——饑餓——苦  
喝——哎呀你們瞧瞧啊，你們瞧瞧啊！——這是我自己的生身的父親，我要向你們  
大家公然的承認。

衆盜（全體奔跳而至，作一圓圈圍繞老人）。你的父親麼？你的父親？

稅彩兒（作極恭謹肅敬狀，走至穆爾伯爵身前，向其屈膝跪下）。我的頭領的父親！我這裏向你的足上接吻！我的短刃請你支配。

穆爾 報復啊，報復啊，爲你報復！被凌虐，被侮辱得令人可駭可痛恨的白髮老

翁！這樣我永久的扯斷了同胞的連繫。（將身上之衣服自高頭扯碎到底。）這樣我當着蒼蒼露天的面目之前，我詛咒滴滴的同胞血質！聽我的話罷，明月和星宿！聽我的話罷，更深夜爛的悠悠長天，你會俯瞰目擊這宗無良的罪惡！聽我的話罷，三倍可怕的上帝，你高高的在那明月之上，主宰萬物，在那列星列宿之上施行報復，和判決人間的罪惡，使昏黑的夜色光明！在這裏我跪倒地上——在這裏我伸出三個手指，高高舉入昏夜的陰森之中——在這裏我宣誓，倘或我犯了這個誓願，自然界把我如同一個惡獸一般吐出牠的界限之外，我宣誓，不使這個弑父逆子的陰毒血質傾瀉在這塊石頭之前，烟消在陽光之中，我

絕不再見天光。(起立。)

衆盜 這纔是魔鬼的行爲哩！誰還敢來朝着我們，說我們是壞人！當着一切的妖龍的！這樣的很毒我們從未作得到！

穆爾 一定的！當着死於你們短刃之下的一切人們的和當着被我的火燄所蠶食，被我的倒塌的高塔所砸碎的一切的人們的可駭的悲哀聲的——若是你們不先拿這個窮兇萬惡的人物的熱血染赤了你的衣服，那你們的胸懷中就不許再容有殺戮和搶劫的思想的位置——這你們大家總還不會夢想到，你們要爲天國的大主宰的膀臂吧？我們命運上頭的混亂絲團這一下子可解開了！今日，今日一種無影無形的權威增高了我們這手藝的位置！你們開始崇拜這個向你們說出這樣高尚尊嚴的運命的人罷，是他引你們到這裏來，是他使你們堪爲他陰森裁判的兇惡安琪兒！你們脫下帽來！你們向塵土中跪下，立起，卽成神聖！（全體向塵土

中跪下。）

稅彩兒 你發命令罷，頭領！我們應當有一番甚麼舉動？

穆爾 起立，稅彩兒！你摩一摩這蒼蒼的白髮！（引稅彩兒至其父身前，將一縷頭髮遞入稅彩兒手中。）你還知道，當初你怎樣用劍劈碎了那位波棉騎士的腦袋，當在他正要我的頭上揮劍下斫，並且我因戰鬪筋疲力盡，跌倒地上時？當時我曾許你一種報酬，要與王侯一般的高貴；我這個義債直到如今，我還絕不能滿償——

稅彩兒 這你會向我宣誓，這是實在的，但是請你讓我永久的呼你為我的負債者吧！

穆爾 不，現在我要還賬了。稅彩兒，世間的人從不曾有一個被這樣尊敬了，如同你！——你去為我的父親復仇！（稅彩兒立起。）

稅彩兒 豪爽的頭領！今天頭一次你使我尊貴起來了！——請你吩咐我，應當在那裏，怎樣的，在甚麼時刻把他打死？

穆爾 分分鐘都數算了，所以你要馬上動身——你由我們的隊中選擇最堪當的份子，領着他們逕直的奔那位貴人的宮邸去！你把他由床上扯下來，倘若他正在眠睡，或者在淫樂的臂腕中踢臥，把他自宴席上拖走，倘若他喝得酩酊大醉，把他自十字架前拉開，倘若他跪在十字架前禱告！但是我向你說，我向你切切的叮嚀，你千萬不要把死的交給我！倘或你們誰在他的皮肉上只要劃了一下，或者動一動他頭上的一根頭髮，那我決定把他的肉撕成碎塊，拿去給餓鷹作食料！我是要整個的，若是你能把整個的，活的，給我送來，那我就許你百萬的報酬，我要拿着我的生命的危險去向一個國王處給你偷這筆款來，那我就許你自由出入，如同廣漠無垠的空氣一般——你曉得我的話了麼，那麼你這就動身罷！

稅彩兒 噫了，頭領——這裏你拿我的手去：或者你瞧見兩個人同來，或者你一個也瞧不見。稅彩兒的兇神們，隨我來呀！（領人馬一隊，偕海爾曼下。）

穆爾

你們其餘的分頭投林中去罷——我一人留在這裏。





## 第五齣

### 第一幕

伯爵邸內之列室。昏黑之夜色。

出場人物：達尼謫爾（携行囊燈籠上。）

達尼謫爾 告辭了，珍貴的母宅——在你這裏我曾享了這許多安善欣悅的幸福，當在死去的老主人在世時——那時你是覺獨無依的人們的宿所，孤苦無告的人們的泊港，但是這一個兒子竟把牠製造成殺人兇犯的潛伏所了，告辭了，你良善的屋地！多少次老邁的達尼謫爾掃除拂拭了你——告辭了，你可愛的火爐，老邁的達尼謫爾心理難割難捨的向你作辭——這裏種種的事物都與你這樣熟習親昵了——將來要使你心裏難過的，老邁的謫理賽呀——但是上帝的慈悲寵愛保佑我，不受惡魔的詐計和欺騙——我空手到這裏來的——我空手再出去——但  
是我的靈魂可得救了。

（舉步欲走出，弗郎刺身着寢衣竄入。）

達尼謁爾 上帝保佑我！我的主人！（將燈籠弄滅。）

弗郎刺 發洩了！發洩了！幽魂自墓穴中被吐出來了——冥界扯脫了永久的眠睡，  
朝着我吼叫：「殺人兇犯」！「殺人兇犯」！——是誰在那裏動驢哩？

達尼謁爾（作畏怯狀）。保佑啊，上帝的聖母！是你麼，尊嚴的主公，這麼聲震屋  
宇淒慘的喊叫，驚醒了合邸寢睡的人們？

弗郎刺 寢睡的人們？誰叫你們寢睡？去，點起燈光來！（達尼謁爾下，一其他之  
僕役上。）在這一時刻裏，誰都不許睡覺，你聽見了麼？統統的都得起來——  
都去抓起兵刃來——把一切的鎗支都裝上子彈——你沒瞧見他們順着那裏那一  
帶圓頂遊廊飛了過去麼？

僕役 甚麼人們哪，仁慈的主人？

弗郎刺 甚麼人們，糊塗的腦袋，甚麼人們？你這樣冷淡，這樣空虛的發問麼，甚

麼人們？這簡直同暈眩一般捉着了！甚麼人們，你這個驢腦袋！甚麼人們？幽魂和魔鬼！現在夜已多深了？

僕役 報夜的剛報兩點鐘。

弗郎刺 甚麼這一夜竟要綿延到世界的末日了麼？你不會聽見近處有喧嚷的聲音麼？沒有聽見戰勝的得意鬨聲麼？沒有聽見奔騰的馬蹄聲麼？嘉——那位伯爵我要說，在那裏呢？

僕役 我不知道，我的主子。

弗郎刺 你不知道？你也是這狗黨中的一份子麼？我要把你的心給你自助骨中踹了出來！連帶着你這個：我不知道！去把教士給我請來去！

僕役 仁慈的主公！

弗郎刺 你不願意麼？你猶豫麼？（第一僕役速下。）甚麼？連乞丐們都連盟背叛我麼？天國，地獄！一切的都連盟背叛我？

達尼謫爾（執燈火上）。我的主子——

弗郎刺 不！我不驚顫！這只不過是一場幻夢。死了的人們還不會立了起來——誰說，我戰顫，并且面色慘白？我心內覺得這樣的輕快，這樣的安適。

達尼謫爾 你的面色屍體一般慘白，你的嗓音驚怯，并且口內喃喃妄語。

弗郎刺 我害起瘡疾來了。若是教士來了，你只說，我害瘡疾哩。我明天叫醫生給我放血，你向教士說。

達尼謫爾 哎，你「很嚴重的」有病了。

弗郎刺 是的，不錯的，不錯的！這就是這全盤的原因了。——疾病擾亂人們的腦筋，并且醞釀癡狂離奇的夢境——夢是無意識的——不是麼，達尼謫爾？夢是自肚腹中來的，并且夢是無意識的——我方纔作了一場滑稽可笑的夢。（作神虛軟顫，昏絕於地狀。）

達尼謫爾 耶蘇基督！這是怎麼了！覺格呀！孔拉德呀！拔斯提洋呀！瑪而丁呀！

那麼你道是給我一點生命的徵驗呀！（以雙手搖弗郎刺。）瑪麗亞，瑪格德勒娜和若瑟呀！你道是只恢復恢復你的理性呀！這樣可是要說，是我把他弄死了的呀，上帝可憐我呀！

弗郎刺（作心內迷亂狀）。走開——走開！你爲甚麼這麼搖動我呀，兇慘的骷髏架子？——死了的人們還不會復活的呀——

達尼謫爾 啊呀，永久的慈悲者呀！他失掉了他的明悟。

弗郎刺（作四肢疲憊神魂頹喪狀直起身體）。我在甚麼地方呀？——你麼，達尼謫爾？我說甚麼話來？你不要留意！我說的是謊言，要怎樣，就任憑牠怎樣去吧——來！扶着我站起來！——這只不過是暈眩的一次衝擊——因爲我——因爲我——不曾睡足了覺。

達尼謫爾 巴不得約翰在眼前了！我要喊叫救助，我要把醫生喊來。

弗郎刺 不要去！你來我身邊坐在這張沙法椅上罷——這樣——你是一個有識見的

人，是一個好人。你聽我向你述說吧！

達尼爾 現在不，再一次吧！我要把你送到床上去，安靜是與你更妥當的。

弗郎刺 不，我求你，你聽我向你述說，并且很很的嘲笑我一頓罷！——你瞧，我

鬍鬚覺得，我擺了一大場王侯的宴席，我的心內非常的愉快，我喝得醉醺醺的  
倒臥在宮邸花園的草地上，那麼突然的——但是我向你說吧，你很很的嘲笑我

罷！——

達尼爾 突然的；

弗郎刺 突然一聲震天響的個大關雷震落我微微熟睡的耳畔；我戰戰兢兢，東倒西  
歪的驚了起來，你瞧，我鬍鬚覺得，我瞧見滿天的絳紅，四下裡盡是火燄飛  
騰，并且那山川，城池，和森林，都一概的如蜜臘一般融化在火爐中，那邊又  
吹起了一陣怒號的暴風，把海洋，天空，和地面，都一下子掃得淨盡——既而  
半空裡似是一種大的聲音由銅喇叭中發了出來說：陸地，交出你的死者來；海

洋，交出你的死者來！於是那赤裸裸的田野就疾首蹙額的感產痛，開始分娩，把那腦殼，肋條，顎骨，和種種的骨骸，都一塊一塊的擲了出來，這些東西們又一件一件的聚籠來，團結成了人形，一個倚一個，無邊無岸的從那邊擁過來，簡直的一陣活活的狂風一般。那時我仰頭高視，你瞧，我所站立的地方，是在那轟轟雷鳴的西那山脚之下，我的頭頂上，我的脚根下，盡是些蠢蠢蠕動的事物，在那山頂顛上擺列的三把烟霧溟濛蒸發的坐椅上坐着三個神人，他們的目光，那全盤的造物界都驚戰逃避——

達尼謨爾 這可是世界末日的一副實體寫真了！

弗郎刺 不是麼，這纔是些愚狂的事情哩？既而又顯出了一位神人，他的現像似滿天星月的夜色一般，他手裡有一個銅質的天秤，他使這個天秤兩頭高低平衡，并且口內發言說：你們都走了過來罷，你們這些亞當的子孫們——我秤你們的思想在我的忿怒的秤盤中，和你們的作業用我的憤恨的稱錘！——

達尼爾 上帝可憐我呀！

弗郎刺 一切的人們都一個個面色雪白的站在那裡，個個的胸脯裡都在怔忡跳動，屏息等待。我鬍鬚覺得，我由那山上的雷雲裡聽見首先呼我的名子，我最深的骨髓都寒凝在我的身內，我的牙齒驚得得得的大聲響。那天秤火速的開始響動，那石壁開始轟鳴，那「鐘點」全數都走來，在那左邊懸掛着的秤盤前魚貫而過，并且一個一個的向那秤盤中扔進一件「死罪」去——

達尼爾 哎呀，上帝寬赦你吧！

弗郎刺 這他可不曾作了！——那秤盤裡的罪業長得同山一般高大，但是其他的一個秤盤滿滿盛着贖罪的血，仍還把牠高高支起在半空裏——最後來了一位老人，飽受了幽憤的挫折，臂腕全為兇慘的饑餓所剝蝕，一切的人們的眼光都怯怯慚慚的自這個人的身上轉了過去，這個人是我所認識的，他自他那銀色的頭髮上割下一縷來，投入了秤罪業的秤盤裏，你瞧，那秤盤就沈，陡然的沈入了



深淵之中，并且那贖罪的秤盤高高的輕漂了起來！——登時我聽見一種聲音自那石壁的濃烟中發出來說：寬赦呀，寬赦呀，與地球上和深淵裏的一切罪人們！但是獨你一人被貶棄了！——（穆然語歇。）那麼你爲甚麼不失笑啊？

達尼謫爾 我能笑麼，若是我的皮肉寒戰：夢是自上帝來的。

弗郎刺 哎呀呸呸！不要說這話呀！你快叫我是個瘋子吧，是個精神錯亂的，無趣味的瘋子吧！你作這事罷，可愛的達尼謫爾，我求求你，你很很的嘲笑我吧！

達尼謫爾 夢是自上帝來的，我要爲你禱告。

弗郎刺 你不要說實話，我說——你現在給我去，跑，跳，瞧瞧教士在那裏待着哩，叫他趕快，趕快的來；但是我告訴你說，你可不要說實話。

達尼謫爾（於走下時白）。願上帝慈悲於你！

弗郎刺 庸人的智識，庸人的畏懼！——那自然還不是決定無疑的，關於那過去的未嘗過去，或者在那星宿的高頭還要逢到一支視察的眼目哩——囉，囉！是誰

把這話嘸咕到我的耳內的呀？那星宿的高頭竟有一位司報復的神麼？——不，不！是的，是的！我的四週俱可駭的啾啾着說：那星宿的高頭有一位神，司裁判的大權衡！那麼就在今夜還得朝着那位星宿高頭的報復者投奔了去麼！不，我說——那星宿高頭是空荒的，寂寞的，豐贖無知的——但是倘或更有點甚麼哩？不，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命令，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倘或果然是真的呢？那你可要哀哉的了，若是都給你追數了起來！倘或就在今夜當着你的面前都給你逐件的追數追數呢！——爲甚麼我這麼徹骨的寒顫哪！——「死」！爲甚麼這句話這麼捉着我呢？去與那星宿高頭的報復者清算賬目——那麼要是他是公道無私的，孤兒，和寡婦，被壓迫的，被虐待的，仰首向他呼冤，那麼要是他是公道無私的呢？——爲甚麼他們給我受罪，爲甚麼你拿着他們蹂躪快意啊？——

（宣教士莫賽爾上。）

莫賽爾 你命人請我，仁慈的主公。我吃驚了。這是我這一生裏的第一次！那麼你是想要譏誚宗教的呢，或者是要在宗教前開始戰顫哩？

弗郎刺 譏誚或戰顫，這是要看你怎樣的向我答覆的。——你聽着，莫賽爾，我要向你指示，你是一個瘋子，或者你要視世間的人們都是瘋子，那麼你可要回答我的話的。你聽見了麼？要了你的命，你也得回答我的話的。

莫賽爾 你去要求一位更高明的到你的裁判座前來罷。那位更高明的將有回答你的話的一日哩。

弗郎刺 現在我要知道？現在，這一瞬間，以免我犯了那種可羞的愚狂行爲，在時機的危迫中去那向卑俗的人們所崇拜的偶像呼救。我會屢次與你共飲布爾公德葡萄酒，向你譏笑着狂呼祝飲說：沒有上帝！——現在我莊重的同你說，我告訴你說：是沒有上帝的！你應當用你權力下的一切兵器來反駁我，但是我都能給你吹了走，用我口裏的呼吸。

莫賽爾 巴不得你也能一樣的容易把那千萬斤重的，落到你妄自尊大的靈魂上頭的  
關雷給吹走！這一位全知的上帝，你這個狂妄奸惡的人，直接由他的造物界中  
把他毀壞了的，用不着由塵埃的口中來證明他的存在。他仍是一樣的偉大尊嚴  
的，在你的暴虐無道中，一如在任何處一個戰捷獲勝的道德的微笑中。

弗郎刺 非常的好，教士！這你令我快意。

莫賽爾 我在這裏立着爲一位更偉大莊嚴的主子的事務，并且和一個人說話，他同  
我一樣是個蟲豸，我并不要去求快他的意。我自然必得是能作神異的事蹟的，  
若是叫我能自你那頑硬拗戾的好惡心上頭逼迫一種懺悔下來——但是若是你的  
見解這麼鞏固時，爲甚麼你令人呼喚我呢？請你告訴我，爲甚麼你在這正半  
夜裏令人呼喚我呢？

弗郎刺 因爲我悶倦無聊，并且在棋盤上正好也尋不到趣味。我要與我自己作個開  
心的樂子，來同宣教士們鬪一鬪口。空空的拿恐嚇的話來，你却不能嚇破了我

的胆子。我自是知道，那在這塵世上吃虧的人，纔去希望那死後永久的福樂哩；但是他却被騙得鄙污惡濁。我常常的誦讀，我們的性命不過只是血液的跳動，并且隨着最後的血滴，神魂和思想也都要消散的。神魂參與肉體上一切的衰弱疾痛，那麼牠不是也要廢止的麼，若是肉體損壞了？那麼牠不是也要飛散的麼，若是肉體朽爛了？只用叫一滴的水到你的腦髓裏迷亂了起來，并且你的生命陡然作一小憩，這暫時先與虛無比鄰，但是牠的連續，就是死。感覺是幾根樂弦的震顫，砸毀了的鋼琴不復發響。要是我令人將我這七座宮殿折成平地，要是我把這個愛神的石像打碎，那麼所謂「勻齊」和「美麗」的，就算「完了」。這你可瞧啊，這就是你們那不死的靈魂了！

莫賽爾 這是你的失望的哲學。但是你自己的心，牠在你這論證風發時，虛虛怯怯的戰顫着向你的肋骨上頭跳動，牠責罰你這話的虛詐不實。這種種學說的蜘蛛網，一句惟一的話，都把牠們扯碎，就是：你們終究是得有一死的！——我現

在要求你，拿這句話來作個試驗，倘或你到死已臨頭時，仍這麼堅定不易，倘或到了那個時候，你的宗旨仍不捨你牠去，那麼就算是你獲勝了；倘或你到將死時，僅有最輕微的一點戰顫侵襲你，那可要哀哉君乎！你可是把你自己欺騙了啊。

弗郎刺（作神魂失措狀）。倘或我到臨死時，一陣戰顫來侵襲我？

莫賽爾 我固然是曾見過更多的這樣的不幸的人們，他們一直到這個地步，對於真理還作巨大的執拗；但是一到彌留時，這一種的迷惑，就要飛走了的。我要立  
在你的床前，若是到了你將死的時候——我甚至情願要瞧瞧一位暴虐的人物的  
歸陰情形哩——我要站在眼前，并且目不他瞬的凝視着你，若是醫生抓着你冷  
冰冰的，潮濕的手，僅僅的能尋到那悄然潛逃失散的脈息，并且他仰首而視，  
作出那一種可駭的聳肩，朝着你說：人類的救助是枉然的了！你小心着吧，啊  
哎，你可小心了吧，不要到了那個時候，你就同力夏得和奈落一樣了。

弗郎刺 不，不，不！

莫賽爾 就是這個「不」字將來也要轉成一個慘號的「是」字的——一個內在的裁判庭，這你永不能拿懷疑的穿鑿思想來賄賂了牠的，牠現在要蘇醒了，并且要來審判你了。但是這却要將爲一種蘇醒哩，如同教堂墓地腹內活葬的人的蘇醒一般，這却要爲一種悔恨哩，如同自殺者的悔恨，若是他已作畢那致命的打擊，并且悔恨不及，這却要爲一種閃電哩，牠特別的要燭照你生命上的深夜，這可將要爲「一種的」目光哩，倘若你那時還能堅定不易，那你纔是獲勝了哩！

弗郎刺（作惶惑不安狀，來回在屋內走動）。教士們的瞎說入道，教士們的瞎說入道！

莫賽爾 現在第一次那「時間永久」的劍鋒割穿你的靈魂，但是現在第一次太晚了——「上帝」這個思想呼醒一個可怕的鄰居，他的名子叫作「裁判」。你瞧，穆爾，上千的人們的生命都繫在你的手指尖上，但是這上千的人們你却使九百

九十九個苦痛不堪。你只缺少一個瓏瑪國，便是一個奈落，你只缺少一個秘魯，便是一個秘查羅。那麼你相信，上帝要容忍一個單獨的人，如同一個恣睢暴厲的人一般，為害於他的宇宙裡，把高頭的倒轉為底下的麼？那麼你相信這九百九十九個人是專為毀壞而來的麼，是專為你魔鬼的遊戲上頭的木偶玩具的麼？噉，這你可不要相信的！你給他們減除了的每一分鐘，你給他們毒壞了的每一種快樂，你給他們阻塞住了的每一種美德，這他將來都要向你這一個人身上討要的，倘或你去答復這些事情，穆爾，那你可要算是獲勝了哩。

弗郎刺 不要再說了，一句話不要再多說了！那麼你是要我來聽從你那黑色肝胆的，無味的杞憂的支配的麼？

莫賽爾 你瞧啊，人類的命運是彼此處於一種這麼可駭異的優美的平衡情形之下的。這一生裏的天秤盤子沉落，將要在彼一生裏高高升起，這一生裏高高昇起，將要在彼一生裏沈墜。這一世裏暫時的苦痛，彼一世裏永久的福樂；這！



世裏有窮盡的福樂，彼一世裏永久無窮盡的失望。

弗郎刺（作兇野擗噬狀向其迎去）。叫雷來使你暗啞了罷，你這個扯謊精！我要給你自口裏把你這可惡的舌頭撕了出來！

莫賽爾 難道你已經這麼早覺出真聖的重壓來了麼？我可是還不會說了絲毫的證據出來哩。你只用叫我再來給你先證明——

弗郎刺 閉了口罷，你帶着你的證據地獄裏去罷！靈魂是要消滅了的，我向你說吧，你勿庸回答我的話了！

莫賽爾 這也是那深淵裏的幽魂所啜泣禱求的哩，但是天上的那一位神聖却連連的搖首不許。那麼你以為你在这虛無的荒域裏就可以逃脫了報復者的臂腕了麼？你到天上去，他在那裏！你輪到了地獄裏去，他在那裏！你向昏夜說：蒙起我來罷！你向昏黑說：藏起我來罷！那昏黑反要來燭照於你的四週，那昏夜反要來洞明於被斥入地獄者的環境——但是你的不死的靈魂却要反在這句話之

下起反抗，并且戰勝你那昏盲的思想。

弗郎刺 我并不要不死——那麼誰要不死，就隨他的去吧，我并不加以攔阻。我要逼迫他來毀滅了我，我要惹起他的憤怒，叫他在他的憤怒中來毀滅我。你告訴我，甚麼是最大的罪惡，使他最兇憤的發怒的？

莫賽爾 我只認識兩種。但是牠們不是「人類」所犯的，「人類」也不來裁判牠們。

弗郎刺 這兩種？——

莫賽爾（作極莊肅狀）。一種叫作「弑父」，一種叫作「傷殘同胞」——甚麼使你陡然這麼面色慘白呀？

弗郎刺 甚麼，老頭子？你是同天堂勾結，或是同地獄勾結的呀？誰把這話告訴了你？

莫賽爾 哀哉，哀哉，兩種罪業都在心上頭放着的人！他更好是從不曾落了生的！但是請寬心吧，你是既無父，亦無兄弟了的啊！

弗郎刺 哈！——甚麼，這兩種之上，你無所知了麼？你再思想思想罷——死，天堂，永久，永劫之罰，漂盪在你的口舌的聲音上——兩種罪業之一無所知了麼？

莫賽爾 兩種罪業之一無所知了。

弗郎刺（倒入一椅中）。毀滅了！毀滅了！

莫賽爾 你快喜歡罷，你快喜歡呀！你讚美你是有幸福的吧！——你雖有這一切的暴虐行爲，你對於一位弑父者還是一個聖人哩。碰在你身上的這個詛咒，與那伏伺着這樣一個罪人的詛咒比較起來，還要是一種仁愛的歌聲哩——報復——

弗郎刺（跳起）。到那千百荒塚裏去罷。你這個梟鳥！誰叫你到這裏來的？去罷，我說，或者我把你整個的撞擊得粉碎！

莫賽爾 難道教士們的瞎說八道竟能把一個帶着這樣冑甲的哲學家給驅逐走了麼？

你可去用你那口裏的呼吸把牠吹走了罷！（走下。）

弗郎刺（倒身於坐椅中，作可駭之轉動，室內深寂無聲）。

（一僕役奔上。）

僕役 婀瑪麗雅脫逃了，那位伯爵忽然的失蹤了。

（達尼謫爾作驚惶狀上。）

達尼謫爾 仁慈的主人，有一羣火一般的馬隊，抄小路奔馳下來，大聲呼叫殺人了，殺人了——全村裏都吹起警號來了。

弗郎刺 去，叫他們把一切的鐘都打了起來，一切都要到教堂裏去——一切的要跪下——替我禱告——一切的囚犯都要釋放，令他們自由，我要把一切的增加三倍，加三倍的，再都給了貧窮的人們，我要，這你到是去呀——這你到是去把那位聽懺悔的教士喊叫了來，赦免了我的罪惡呀——你還沒有走麼？

（村中騷動之聲音愈顯著可聞。）

達尼謫爾 上帝寬赦我的重大罪過！這我應當怎樣的了解呀？你向來都是把可愛的

禱告扔出了一切的屋室的，都是把這許多的聖書，聖經扔到我的頭上來的，若  
是你捉着我正在禱告的時候——

弗郎刺 這樣的事情可沒有了——「死」！你瞧明白了麼？「死」？——這可是太晚  
了。（聞稅彩兒之咆哮喧騷聲。）禱告罷！禱告罷！

達尼謫爾 這是我常常向你說的——你却是這樣蔑視那可愛的禱告的——但是你注  
意罷，你注意罷！倘或危機一臨頭，倘或水一到了靈魂上頭，那你就要把世間  
的一切寶物爲基督教的一聲微嘆也都拿了出來哩——這你瞧見了沒有？你那時  
叱責我！這你可栽了跟頭了！這你可瞧啊？

弗郎刺（猛抱達尼謫爾）。寬恕吧，可愛的，黃金的珍珠達尼謫爾，寬恕吧——我  
要把你自腳根下穿戴了起來——那麼你禱告罷——我要使你爲結婚的新郎——  
我要——那麼你禱告呀——我哀戀你——我屈膝哀戀你——以魔——的名義！  
那麼你到是禱告呀！

(聞街市上暴動之聲。驚叫喊號——轟響噪雜——)

稅彩兒 (在小巷內)。向上攻啊！擊殺啊！闖了進去啊！我瞧見燈光了！他一定在那裏哩。

弗郎刺 (屈膝跪下)。聽我禱告吧，天國的上帝！——這是第一次——自然是要永久不施行的——聽我的禱告吧，天國的上帝。

達尼藹爾 我的呀！你作甚麼哩？這可是一種不虔誠的禱告。

民衆 (在小巷內)。賊盜啊！兇徒啊！誰這麼兇慘的喊叫在這正半夜的時候！

稅彩兒 (仍在小巷內) 把他們都打回去，兄弟——這是魔鬼來取你們的主公的——

稅奇和他的人馬在那裏呢？你圍繞宮邸的四週站立，格利木——衝擊圍牆啊！

格利木 你們去取火把來——我們上去，或者他下來——我要把火投入他的廳裏。

弗郎刺 (禱告)。我並不是一個尋常的兇手，我的上帝主子——我從不曾作過瑣屑

的小事，我的上帝主子——

達尼爾 上帝慈悲我們。連他的禱告也成了罪惡。（石塊，火把亂飛。窗戶玻璃碎落地上。宮邸開始焚燒。）

弗郎刺 我不能禱告——在這裏，在這裏！（向胸部及額部打擊。）全都這麼荒野——這麼枯槁（起立。）不，我也不要禱告了——這個勝仗不能叫那老天得了去，這個譏諷不能叫那地獄加到我的身上來——

達尼爾 耶蘇瑪麗雅！保佑啊——救獲啊——全邸都在火燄裏了！

弗郎刺 這裏，拿起這把短刃來。趕快的。把牠從身後給我刺入肚腹裏去罷，免得這羣野小子來了，凌辱我。（火勢愈烈。）

達尼爾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無論甚麼人我都不願把他太早送入天國裏去，尤其是不能太早了——（逃竄而去。）

弗郎刺（作非常之驚怖狀向其凝視，稍頓）。送入地獄裏去，你要說吧？——實在的！我已經覺出這麼點子味兒來了——這是你們的響亮的震聲麼？我聽見你們

噉噉的叱叫麼，你們這深淵裏的饞蛇？——牠們由那深淵裏擁了上來——圍攻  
耶門——爲甚麼我這麼躊躇不決呢，在這穿剗的尖刃之前？——耶門轟響起來  
了——倒塌了——脫逃不了了——哈！那麼你可憐我吧！（取下帽上之金絲  
繩，以之自行絞殺。）

（稅彩兒率匪衆上。）

稅彩兒 殺人的兇徒，你在那裏呢？——你們聽見他們都怎樣的逃竄了啊？——難  
道他竟有這麼少的朋友麼？——這個野獸爬到那裏藏着去了？

格利木（撞着地上屍體）。住了！甚麼東西在這裏擋着路哩？向這裏點個亮來——  
稅奇 他已經先自下手了。把你們的劍插入稍中去罷，他在這裏躺着同一支貓伸了  
腿的一般。

稅彩兒 死了！甚麼？死了？沒有我就死了——這是詐計，我說——你們留心罷，  
他怎樣急速的跳了起來，就跑哩！（伸手搖弗郎刺。）瞎，你！有一位父親可



謀害哩。

格利木 你不用費事了。他全死了。

稅彩兒（自屍體邊走開）。不錯的！他并不欣興——他全死了——你們都回去向我的頭領說：他全死了——我，他不能再見了。（舉鎗向額部發射。）

## 第二幕

塲所仍同前齣之最末後一幕。

出場人物：穆爾伯爵坐一石塊上。強盜穆爾坐其對面。林內衆匪盜往來

行動。

強盜穆爾 他還不來麼？（以短刃擊石出火。）

穆爾伯爵 寬恕是他的處罰——我的報復是加倍的慈愛。

強盜穆爾 不，當着我的憤恨的靈魂。這是絕不能的。我不要這樣的處置。這個大

的醜惡行爲他應當隨身拖入永久裏去！那麼我爲甚麼要殺死了他呢？

穆爾伯爵（眼淚湧流）。哎呀，我的孩子呀。

強盜穆爾 甚麼。你爲他落淚麼——在這座塔牢之前？

穆爾伯爵 慈悲呀！哎呀，慈悲呀！（作焦急狀猛擦兩手）。現在——現在我的孩子

可被審判了！

強盜穆爾（作猛吃一驚狀）。那個孩子？

穆爾伯爵 哈！這是一個甚麼詰問呀？

強盜穆爾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穆爾伯爵 那麼你是來和那對於我的悲傷的冷嘲的笑聲的麼？

強盜穆爾 洩漏心事的良心！——請你不要注意我的話。

穆爾伯爵 不錯的，我會苦惱過一個兒子，那麼一個兒子就應當再來苦惱我——這

是上帝的報復呀——哎呀，我的嘉爾呀！我的嘉爾呀！倘或你是穿天國着福樂

的衣服，在我的四下裏漂浮着的。那麼你就寬恕了我吧。哎，寬恕了我吧！

強盜穆爾（急速）。他寬恕你的。（作醒覺狀。）若是他堪佩呼爲你的兒子——他應當寬恕你的。

穆爾伯爵 哈！他爲我實在太卓越華美了——但是我要拿着我的眼淚，我的不眠的深夜，我的苦痛的幻夢，迎着他走去，我要抱着他的膝——要呼號——大聲呼號；我造了罪業在天國和在你的眼前。我不佩令你來呼我爲父。

強盜穆爾（作深爲所感動狀）。那麼你愛他麼，你的其他的一個兒子？

穆爾伯爵 這你知道，嗷，天呀。爲甚麼我竟令一個惡劣的兒子的陰謀把我給我迷惑住了呢？我一位爲人所稱道的作父親的，遨遊於人們的父親們之間。鮮艷榮盛的圍繞於我的身邊，我的充滿希望的孩子們。但是——哎呀，不幸的時運呀！——惡魔鑽入了我的第二個孩子的心裏；我誤信了這條毒蛇的話——於是我的兩個兒子都喪失了。（掩面悲痛。）

強盜穆爾（自穆爾伯爵身邊走至遠處白）。永久的喪失了。

穆爾伯爵 哎，我深深的感覺了婀娜麗雅向我說的話，報復的神由他口裏發言：你要白白的伸你行將僵直的手，去抓你的一個孩兒，你要白白的覺得是抓着了你的嘉爾的溫熱的手，他永不在你的床前站立了——

強盜穆爾（扭轉臉面，將手遞於穆爾伯爵）。

穆爾伯爵 巴不得你是我的嘉爾的手！——但是他却遠遠的在一所窄狹的屋舍裏躺着，已經去睡鐵板的睡夢去了，永久聽不見我的悲哀的聲音了——我好苦呀！在一位外鄉人的臂腕裏絕氣——無兒子了——無兒子可以來給我吧眼合上了——

強盜穆爾（作異常猛烈之激動狀）。這現在可是時候了——現在——你們都離開我吧。（轉臉向衆強盜）。但是——我還能把他的嘉爾再贈與他麼？——我總不能把他的嘉爾再贈與他了吧——不！這我不要作的。

穆爾伯爵 怎麼，朋友？你在那裏嚙嚙的甚麼呀？

強盜穆爾 你的兒子——不錯的，老人——（作吐語蹇難狀）你的兒子——是——

永久的喪失了。

穆爾伯爵 永久的？

強盜穆爾（作異常可怖之鬱悶狀朝天仰視）。哎呀，只這一次——令我的靈魂不要疲憊了啊——只這一次扶直我的軀幹呀。

穆爾伯爵 永久麼，你說？

強盜穆爾 你不要向下問了。永久的，我說。

穆爾伯爵 外鄉的人！外鄉的人！爲甚麼你自塔牢裏將我扯了出來呀？

強盜穆爾 那麼怎樣啊？——要是我現在把他的降福給他攫取走了——如同賊盜偷

竊的一般，并且我拿着這神聖的掠物悄然脫遁——父親的降福，人們說，是永  
久不能喪失的呀。

穆爾伯爵 連我的弗郎刺也喪失了麼？

強盜穆爾（急倒身跪於穆爾伯爵身前）。我曾將這座塔牢的鐵門給斬斷了——那麼你現在把你的降福與我吧。

穆爾伯爵（作酸楚神痛狀）。誰想到你必得去剷除了兒子，救父親的人！——你瞧，上帝在悲憫裏永不疲倦，那麼我們可憐的蟲豸們，同着我們的怨恨也寢息了吧。（將手放於強盜穆爾之頭上。）你這樣的有幸福吧，如同你慈悲哀憐一樣。

強盜穆爾（作哀痛狀起立）。啊哎——我的剛氣那裏去了啊！我的筋脾軟疲，七首自我的手內沈墜地上。

穆爾伯爵 多麼有趣呀，若是兄弟們和和睦睦的居住一處，那就同霧露一般，自赫蒙山峯落到濟融山峯——你嘗試獲得這一種的快樂吧，青年的人，那天國的安琪兒們也要在你的神光裏欣躍喧騰哩。你的知識應爲蒼蒼白髮的人們的知識，

但是你的心——你的心應當爲潔白無惡的赤子們的心。

強盜穆爾 啊，這一種至樂的豫感。你親一親我能，神聖的老人！

穆爾伯爵（吻嘉爾）。你試思，這是父親的接吻，那麼我就要想，我親的是我的孩

兒——你也會落淚麼？

強盜穆爾 我想，這是父親的接吻——哀哉我呀，若是他們現在把他弄來了！

（稅彩兒之侶伴排列爲肅靜之送葬行列，垂首掩面上。）

強盜穆爾 天哪！（作畏怯怯向後却退，欲將身軀隱藏狀。稅彩兒之侶伴乃自其

眼前以次走過。嘉爾扭轉臉面不敢正覷。四週深寂無聲。稅彩兒之侶伴等止步

立定。）

格利木（聲勢低沈）。我的頭首！（強盜穆爾不答，愈向後褪。）

稅奇 尊貴的頭領！（強盜穆爾復向後褪。）

格利木 這不怨我們的，我的頭領！

強盜穆爾（仍垂首不敢仰視）。你們是甚麼人？

格利木 你并不舉目瞧瞧我們。你的忠義的同人。

強盜穆爾 哀哉你們，若是你們是忠於我的！

格利木 你的奴僕稅彩兒的最後訣言——他永不返回了，你的奴僕稅彩兒。

強盜穆爾（跳起）。那麼你們不曾尋到他麼？

稅奇 尋到了死的。

強盜穆爾（作欣幸狀跳躍）。感謝呀，萬物的主宰——抱抱我吧，我的孩子們——  
從現在起「慈悲」是我們的信號——那麼連這一件事情也熬過去了——一切的  
都熬過去了。

（新強盜上。 嫻瑪麗雅上。）

強盜 瞎呀，瞎呀！一個俘虜，一個漂亮的俘虜！

嫻瑪麗雅（頭髮散亂，飛舞風中）。死人，他們大聲呼叫着說，聽見他的聲音復活



了——我的舅父活了——在這座森林裏——他在那裡呢？嘉爾呀！舅父呀！

——哈！（向老人前狂奔。）

穆爾伯爵 嫻瑪麗雅！我的女兒！嫻瑪麗雅！（緊抱嫻瑪麗雅於懷中。）

強盜穆爾（向後跳躍）。誰把這一幅畫送到我的眼前來了？

嫻瑪麗雅（脫出老人之胸懷，奔至強盜穆爾身前，面露異常欣幸狀，伸臂抱嘉

爾。）我可尋着他了，嗷，你們星宿們哪！我可尋着他了！——

強盜穆爾（將身體扯脫，向衆強盜白）。起身走啊，你們！人類元始的仇敵將我洩

漏了！

嫻瑪麗雅 未婚夫，未婚夫，你發怒麼！哈！是喜歡的緣故了！爲甚麼我這麼無感

情呀，在歡樂的正當中這麼冷淡麼？

穆爾伯爵（自地上將身體擰扎起來）。未婚夫麼？女兒！女兒！一個未婚夫麼？

嫻瑪麗雅 永久他的！永久，永久，永久我的！——哎呀，你們天國的勢力呀！給

我解除了這一種要命的歡樂吧，免得我溶化在這個重壓之下了啊！

強盜穆爾 你們把她給我自脖子上扯開了吧！你們把她殺死了吧！把他殺死了吧！

把我！把你們！把一切的！全世界都毀滅了吧！（欲逃走。）

娜瑪麗雅 到那裏去？甚麼？愛情——永久的！至樂——無邊的！那麼你逃避

麼？

強盜穆爾 走開吧，走開吧！一切結婚的女子之中最不幸的！你自己去瞧，自己去

問吧，聽啊——一切的父親之中最不幸的！叫我永久的躲逃去吧！

娜瑪麗雅 扶着我呀！為上帝的意志，扶着我呀！——我的眼前怎麼這樣成了昏夜

了啊——他躲逃！

強盜穆爾 太晚了！枉然的了！你的詛咒——父親——你不要再問我了！——我

是，我會——你的詛咒——你的錯誤的詛咒！誰把我引誘到這裏來了？（拔劍

迫近衆盜。）你們之中誰把我誘引到這裏來了，你們深淵裡的東西？那麼你就

去死吧，婀瑪麗雅！——死去吧！父親！因為我第三次去死吧！——這一切救你的人們都是些強盜和兇徒！你的嘉爾在這裏是頭領。（穆爾伯爵倒地死去。）

婀瑪麗雅（痴立不語，且凝然直視如彫像。全體匪盜均駭然靜悄無言）。

強盜穆爾（向一橡樹上奔撞）那正在愛情的麻醉裏被我絞殺的人們的怨魂——那正在神聖的睡夢裏被我擊碎了的人們的冤魂，那——哈哈！你們聽見那盛火藥的高塔在那產婦的坐椅之上轟響麼？你們瞧見那火燄纏繞乳兒們的搖籃麼？這是結婚的火把，這是結婚的樂聲——哎呀，他并不會忘，他會去連結了起來——因此離開了我，愛情的至樂！因此愛情爲我轉成了酷刑！這是報應啊！

婀瑪麗雅 這是真的，天國的主子！這是真的！——我曾作了甚麼呀，我這個潔白無罪的羔羊？我曾愛了這個人！

強盜穆爾 這實在是更多，比着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我曾聽見了那「死」由千支以

上的鐵筒中朝着我飛鳴，但是我却一步的寬窄不會退讓了牠，那麼我現在纔該着學習戰顫，如同一位婦女麼？在一位婦女前戰顫麼？不，一位婦女不能搖動我的肝胆——血，血！這只不過是婦女們的一次激動——血，我當飲——那麼這就可以過去了的。（欲躲竄他去。）

媼瑪麗雅（投入嘉爾之臂腕中）。兇徒！魔鬼！我不能撇捨了你安琪兒。

強盜穆爾（將其擲之一邊）。去罷，詐偽的長蛇，你要來嘲弄一位暴怒的人麼，但是我却是能把暴君加於我的危機硬給扭轉過來的人物——甚麼，你哭麼？哎呀，你們不實誠的，惡毒的星宿們呀！她假裝着落淚，假裝着好似有一個人爲我落淚。（媼瑪麗雅抱嘉爾之頸項。）哈，這是甚麼呀？她不啻我吐沫，不把我自身邊推開——媼瑪麗雅！你忘了麼？你也知道你所抱的是甚麼人哪，媼瑪

麗雅？

媼瑪麗雅 惟一的，不可分離的人！

強盜穆爾（作欣幸熱烈狀）。她寬恕我，她愛我！我同天空的精靈一般清潔了，她

愛我！——眼中出淚的感謝你，天國的慈悲者！（屈膝跪地上，作異常猛烈之

哭泣狀。）我的靈魂的安寧又恢復了，苦惱發瀉盡了，地獄過去了——瞧啊，

瞧瞧啊，光之子在哭泣的魔鬼們頸項上哭泣——（立起，向衆強盜）那麼你們

也哭罷！哭罷，哭罷，你們是這樣的有幸福的——嗷婀娜瑪麗雅！ 婀娜瑪麗雅！ 婀娜

瑪麗雅！（繫於婀娜瑪麗雅之口上，彼此默然無言互相擁抱。）

一匪（作兇忿狀走出）。且住，叛逆的人！——乘早撒開這支臂腕——或者我要向

你說一句話出來，使你徹耳的飛鳴，使你的牙齒驚得亂響！（將劍插入二人之

身間。）

一老匪 你想想波棉森林的事情吧！你聽見了沒有，你游疑麼？——你應當想一想

波棉森林的事情！無信義的人，你的誓言在那裏呢？一個人這麼容易忘了傷痛

麼？我們把幸福，榮譽，和性命，都爲你破上不要？我們爲你同牆壁一般穩

立，同盾牌一般招架致你死命的打擊——你那時不會舉起手來，宣鐵板的重誓，不會宣誓，「要永久不棄捨我們」，一如我們從不曾棄捨了你麼？——無羞恥的人！忘了信義的人！那麼你要背叛的麼，若是一個下賤的女子哭泣了起來？

——第三匪 呸，無恥的僞誓！被犧牲的「羅萊」的幽魂，你會自冥界中逼他出來爲你的證人的，對於這種的卑怯可要羞得面紅耳赤的哩，可要携着兵刃自墓穴裏昇了出來，教訓教訓你哩。

衆匪（紛亂喧囂，且將身上衣服撕開）。你向這裏瞧瞧啊，瞧瞧啊！你認得這些傷痕麼？你是我們的！我們用我們的血把你買成了我們的奴僕，你是我們的，即便使那天使總領彌諧爾和那兇神莫洛黑動起手來！——同我們走罷，「犧牲換犧牲」！妮瑪魔雅爲同黨！

強盜穆爾（撒開妮瑪麗雅之手）。這可完了！——我要回頭投奔我的父親去，但是

天國裏的那一位却發言說，這不應實現。（作神情冷淡狀。）我昏慣的愚人，爲甚麼我非得還要回頭呢？一個罪大惡極的人還能回頭麼？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不能回頭了，這是我久已都能知道了的呀，但是我却至今昏迷不悟——你安靜了吧，我求你，你安靜了罷！這樣也是對的——我不願意，當在他尋我時；現在我尋他，他却不願意了；甚麼是更公道的呀？——你不要這麼旋轉你的眼珠呀——他是用不着我的呀。他所造的萬物不是過於的充溢了麼？失掉一個人，他總不致感缺乏；這一個失掉的人就是我——來罷，朋友們！

嫻瑪麗雅（將嘉爾扯回）。住了，住了！給我一劍罷！給我一劍，刺死我罷！從新的被撇捨了！拔出你的劍來，可憐我罷！

強盜穆爾「可憐」鑽入熊皮裡去了——我不殺你！

嫻瑪麗雅（抱嘉爾之膝）。哎呀，爲上帝的意旨，爲一切慈悲的意旨！我不要愛情了，我很知道，那高頭我們的星宿彼此仇敵一般互相躲避——我的懇求只

是「死」。——被撇捨了，被撇捨了！你完全的了解這句話的可駭的內容罷，被撇捨了！這我不能熬了過去的。你可以瞧啊，這沒有一個婦女熬得過去的。我的懇求只是「死」！你瞧，我的手戰顫！我沒有刺擊的勇氣。我懼怕這耀耀閃動的鋒鏑——這在你是這樣容易的，這樣容易的，你是殺戮中的高手啊，拔出你的劍來吧，那我就是有幸福的！

**強盜穆爾** 你要獨自有幸福麼？去罷，我不殺婦女！

**嫻瑪麗雅** 哈，掐死人的猛漢！你只能殺戮有幸福的人們，惡生欲死的人們，你却反棄而不顧。（向衆匪前蛇行。）那麼你們可憐我吧，你們這些劊子手的弟子們！——你們的眼波裏有這麼一種喋血兇狠的悲憫，這在那憂苦絕望的人反是一種欣慰——你們的師傅是一個虛驕的，卑怯的誇口的。

**強盜穆爾** 女子，你說甚麼哩？（衆匪皆轉身走開）。

**嫻瑪麗雅** 沒有朋友麼？在這些人之中也沒有朋友麼？（立起。）那麼涕荷來



教我死法吧！（欲走去，一匪舉鎗瞄射。）

強盜穆爾 住手！你敢——穆爾的愛人只應死於穆爾之手！（舉鎗射殺瑪麗雅。）  
衆匪盜 頭領，頭領！你作甚麼，你發瘋了麼？

強盜穆爾（雙目凝視屍體）。她中子彈了！只還有這搖動了，這就要完了——你們可瞧吧！你們還有甚麼可要求的？你們給我犧牲了一條生命，一條已經不屬於你們的生命，一條充滿兇暴殘忍和恥辱的生命——我與你們宰殺了一個安琪兒。怎麼，你們正正經經的向這裏瞧瞧吧！那麼這你們都滿意了麼？

格利木 你是拿苛利來償還了你的欠債的。你作的這事，是無人爲他的榮譽要作的。來，現在向前走罷！

強盜穆爾 你說這話麼？不是麼，一位女聖人的生命換了惡漢們的生命，這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呀？——哎，我向你們說，若是你們個個都走到那處刑臺上去，令人們拿火紅的鉗子來一塊一塊的鉗你們的肉，這個苦痛一直延長十一夏日，

那這也無我這眼淚沈痛。（作苦笑狀。）傷痕，波棉的森林！不錯，不錯，這自然是要報酬的。

稅奇 安靜了吧，頭領！同我們走罷，這個景况不是爲你的。領着我們前進吧。

強盜穆爾 且住——我們起身之前，還有一句話——你們留心聽着，你們這些幸災樂禍，迎合我的野蠻號召的厮役僕隸——我從這個「現在」起中止爲你們的頭領——我滿心的羞慙和厭惡，在這裏把這支兇慘的指揮棒放下，在這支指揮棒之下，你們以爲你們有理由作惡爲匪，并且拿黑暗的作業來染污這天空的陽光——你們向左向右走開罷——我們永久不要共事聚首了。

衆匪盜 哈，無胆識的人！你的高尚的計畫在那裏呀？都成了肥皂水泡了；當着一個婦女瀕死的喘鳴，就破碎了麼？

強盜穆爾 噉，我這個狂妄的人，我妄想以「殘酷兇暴」改良世界，以「非法律」扶持「法律」。我說這是「報復」和「公理」——我僭敢，噉，上帝呀，要磨去

你的寶劍的豁口，要矯正你的偏頗不公——但是——咳，妄自尊大的兒戲——這我可站在一個可震駭的生命的邊岸上，並且驚得牙齒得得的響動，和哀號着徹悟了，「像我這樣的兩個人，就要把道德禮儀世界的全盤基礎破壞到底的」。寬赦吧——寬赦了這個橫來干涉「你的威權」的頑童吧——報復只是「你自己的威權」。你用不着人類的臂腕。自然是不在我的能力之下了，把過去的再追了回來——破壞了的，終究破壞了——我推翻了的，永久不能復直了——但是我還剩有一點甚麼，是我可以拿去和解被污辱了的律則，和再醫治被虐待了的秩序的。牠需要一種犧牲——一種展開人類秩序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在全人類之前的犧牲品——我就是這個犧牲品。我自己應當去爲牠死。

衆強盜 把他的劍給他拿開——他要自殺了。

強盜穆爾 糊塗的人，你們！被貶入永久昏盲裡的！那麼你們以爲：一個死罪，就可以爲諸死罪的代價了麼？那麼你們以爲宇宙的調和用這一種的戾音就可以恢

復了的麼？（作輕蔑卑夷狀，盡行將身上之兵器擲於衆盜之脚下。）他應當活活的把我弄到手裡。我去自首，把我自己交付於司法的手腕中。

衆強盜 把他用鏈子鎖了起來罷！他氣迷了心竅了。

強盜穆爾 并不是，好像我惑疑，他們終有獲得我的一日，若是高頭的全能者這樣的安排了。但是他們可以乘我不備，在睡夢中把我逮捕了去，或者在逃亡中把我追捕了，或者用壓迫和利劍圍抱着我；那麼我這點情願爲法律而死的功勞，就要喪失了的。我還要同一個賊一般，把一條生命更向下隱藏的甚麼呀，這條生命是已經在「天國的監視者」的會議中早就剝奪了去的呀？

衆強盜 讓他去吧。這是好高務遠的迷妄。他是要把他的生命喪送在虛妄的驚嘆上頭的。

強盜穆爾 爲這個緣故人們或許要驚嘆於我哩。（作略形沈思狀。）我記得，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曾遇見一個貧窮的漢子，他以傭工餬口，并且有十一個活活潑

潑的小孩子——他們曾出千塊路易多金幣的賞格活捉那個大強盜——這個人可以得助了(下。)

(終)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板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德 國 釋 勒

翻 譯 者 楊 丙 辰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印 刷 者 中 國 印 書 館

每册實價六角半

# 吳穉暉先生的老師『何

## 典』出版預告

張南莊著 劉半農校點 疑古玄  
同序 全書十回 分訂兩册 洋  
宣紙精印實價五角本連史印實價  
一元

『……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會屈我作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其有此理。」用那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自由，享言論的眞幸福。專門想作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犁地獄。』

這是吳雅暉老先生的親筆口供，見『猛進』第十期。我們現在將這書校點重印，至少也給欽仰吳先生的人送一個好消息罷。

# 華蓋集

這是魯迅的雜感第二集，他在自序中說，因為這是他轉輾而生於風沙中的癩痕，所以很愛惜他們，收集刊印。每集實價六角。

# 揚鞭集

這是北大劉半農教授的詩歌小品集，其中有一部分已在新青年新潮及語絲等刊物上發表過，其價值大家都已知道用不著我們再來介紹。全書分訂三册先出第一集實價四角五分

# 故鄉

這是許欽文的創作小說集，描寫生活的斷片，經魯迅在地百餘篇中精選出二十篇，且有魯迅作序，評衡本書的價值。每集實價七角。



## 竹林的故事

這是馮文炳先生的短篇小說集，

現已出版。馮先生說：『這是我的悲哀的玩具，而他又給了我不可名狀的歡喜。』現在想將這歡喜分給他的讀者。實價五角。

## 鳥的故事

這一集十之八九是鳥的故事，收羅甚廣，大都哀艷悽惻，是民間故事中之富於情調，想像及詩趣者，現已出版，編者林蘭。每册一角半。

## 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

六種 實價大洋二角

這些文件，都是劉半農博士從倫敦博物院中抄出的。雖只小小一本，却是極重要的史料。便是不研究史學的人買本看看也是極好的消遣品，因為其中有幾篇上諭，可以教人看一句笑一個前仰後合！

吶 喊（魯迅短篇小說集）七角

故 鄉（許欽文短篇小說選集）七角

心的探險（長虹教文詩集）印刷中

彷徨（魯迅短篇小說集二）印刷中

華 蓋（魯迅雜感第二集）六角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著）八角

苦悶的象徵（魯迅譯）五角

## 春 水

是冰心女士的詩集，出版後風行一時。現得女士之同意！將數年來所作之長詩，短詩精選數十首附在本書之後，頁數比以前增加一倍。現已印就，日內出版。

## 寄小讀者

這是冰心女士的海外通信，寫景狀物無不曲盡其妙。凡讀過女士的作品者都已知其作品之價值，用不著我們介紹的了。每集實價七角。

## 出版預告

飄渺的西南風（劉大杰小說集）

西湖畫信（孫福熙著）

昆蟲故事（林蘭女士譯）

遊記四篇（孫伏園著）

友人之書（金滿成譯）

痴 華 鬢（王品青校點）

英文選第一集（北大英文系教授  
林玉堂編印刷中）

呂洞賓故事（第二集  
（林蘭編）印刷中）

## 工業主義的倫理

這是華德博士在中國的講演，由簡又文先生翻譯而成。本書所討論的都是近今工業上及倫理上的重大問題，說理精深透闢，手置一編足使耳目一新。現已出版，定價四角。

## 雨天的書

周作人著  
實價八角

——大學及中學最良好的文學讀本！  
這是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共有五十篇，是周先生自己從他的作品中精選出來的文字，沖淡自然，且含有深刻的意味，爲近今美文中鮮有之佳品，實白話文學之最好範本也。

## 陀

### 螺

周作人譯  
實價八角

這是周先生譯的詩歌小品集均從各國名家的小品文中選譯共二百七十八篇譯筆精緻細膩將原文之風味完全保留凡愛好文藝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 微

### 雨

李金髮著詩集  
實價六角

李先生詩的體裁思想聲調是現時國內別開生面之作充滿人生的悲哀愛情的絮語以及夢幻一般的色彩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 赤俄遊記

這是抱朴的赤俄遊記及久田正雄的赤俄印像記的合集，足供注意蘇俄問題者之參考。下月中旬可以出版，定價二角半。

## 近代教育思想

劉炳黎著  
余家菊校

本書從盧騷講到杜威，對於各派教育思想的起源，變遷，及其貢獻，講述甚詳。讀之不僅足以明瞭新教育之由來及其真義，且能增加從事教育者之勇氣和努力：是一部極有實益的書。定價低廉，每冊三角。

### 熱

### 風

魯迅著  
實價四角

這是魯迅先生的雜感集，這裏面的文字大都是反對扶亂，靜坐，打拳「保存國粹」「虛無哲學」及上海之所謂「國技家」的總之是對於混沌的思想界下總攻擊。因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所以輯集成冊以廣流傳。

## 蘇俄的文藝論戰

這是任國楨君就俄國的雜誌中選譯的論文三篇，使我們藉此可以知道他們文藝上論辯的大概，別有蒲力汗諾與藝術問題一篇，可供讀者連類的參攷現已出版實價三角。

## 文學概論

這是潘梓年先生關於文學的講演集，對於文學的內容，形式研究的方法等都有細密的解說，讀了可以得一清楚明確的概念，實價三角。

## 大西洋之濱

這是孫福熙先生的遊記集，文字細膩熨貼，用筆生動活潑，富於陰柔之美。印刷精緻，日插有作者手繪之風景畫四幅，尤為美觀，實價二角。

## 結婚的愛

Y D 譯  
司托潑司女士著

周作人先生說，本書是家庭的藝術之提倡和傳授者。凡是將要結婚，想實現幸福的夢的青年們，或是結婚而感失望的夫婦們，都可以從本書中得到滿意的指導。原書有刪節本及完全本兩種，本書從完全本譯出，尤為難得。每冊實價五角。

## 兩條腿

李小峰譯

這是講人類生活變遷的童話，丹麥愛華耳特所作，乃是科學童話中的一種佳作，不但是講得好，便是材料也很有趣味的文學讀本。固然最爲適宜；即爲小學的文學讀本，亦能引起濃厚的興趣。現由李小峰先生譯成漢文，且有周迅先生比對德文，詳評本書之價值。現出二十餘幅，亦爲本書生色不少。現已出版，實價四角半。

## 蠻性的遺留

李小峰譯

這是美國人摩耳給某大學講的倫理學的前五章，單行出版，是說動物與人類之「蠻性的遺留」的，也將歷來宗教家道德家聚訟不決的人間罪惡問題都歸之於蠻性的遺留，是一部很有趣味與實益的書，人類的行爲風俗及制度中有許多現象，我們很覺得莫名其妙，讀了這本書都可以昭然不疑，以簡明生動之筆寫奇異難解之理，尤爲本書之特色。現已出版，全書二百餘頁，實價五角。

## 賢明的父母

水寧人譯

這是一部增進家庭幸福的書，作者爲英國司托潑司女士，對於節制生育的重要及方法，有精密的討論，出版後一年之內銷數達十萬冊，譯成各國文字，現由本局托人譯出，凡讀過女士所著結婚的愛一書者，不可不讀此書，實價二角。

## 情書一束

衣萍著實價六角

衣萍先生筆下的愛情，是活着的愛情，是有生命的愛情，是現實的血與淚交流的愛情。裏面有微笑，有悲哀，有瘋狂，也有嫉妬。衣萍先生在自序上說：「我的著作不是爲公子小姐的消遣而作的。只有深刻地嘗過愛的煩惱的人纔懂得我的著作的煩惱」。封面爲曙天女士所繪，極其美麗動人。書內附精美的插圖兩幅。

## 深誓

這是衣萍先生的一本詩集，是曙天女士替他編的。內中包括幾十首纏綿，悱切，悲哀動人的情詩。出版後即風行一時。每冊實價兩角五分。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 旅伴

林蘭女士譯

周作人先生說：「安徒生是個詩人，活了七十歲，却仍舊是一個孩子。他用了孩子的眼光觀察事物，寫出極自然的童話；一面却用詩人的筆去記述，所以又成了文學上的作品。他之所以爲古今無雙的童話作家，便是這緣故。」這部包含十一篇童話的集子——旅伴，篇篇從安徒生的童話集中精選出的。譯筆明雅，凡愛好文學者，不可不手置一篇。每冊四角

## 徐文長故事

林蘭女士編

徐文長！徐文長！徐文長是誰？徐文長是一大串有趣的故事的箭樑。顧頡剛先生把古史當作「徐文長故事」觀，其實民間傳說的真價值也就因爲可以當最古最古的古史觀。諸君要看看一大連串的有趣的民間傳說嗎？請看！請看！現已出一二三四集每集一角五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566B

上海書店	
冊數	1
售價	0.60

~~1609219~~

上海圖書館叢書